

林清祥在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地位

LIM CHIN SIONG IN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By

严秋霞

GAN CHIU HAR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Chinese Studies)
DECEMBER 2014

摘要

二战后至新加坡独立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时简称“马来亚”）政坛的震荡期。英国逐渐采取去殖民化的策略以便在殖民地国家宣布独立的政治进程尽量维护英宗主国利益。那年代，民间社会充满活力、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年轻人热血沸腾为能参与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努力。因此，政治左倾的反殖民地运动和英殖民地政府对运动的镇压构成当时政治的主旋律。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新加坡这新兴的城市国家是在反殖斗争中逐渐形成，人民自由参与各类型的组织和社团，左派社团特别是工会和政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草创期正是汇聚这群时代青年的想法，站在反殖民的前端成为执政党。1959年6月3日成为自治政府后，左右的行动党却打压这股来自民间的力量，扭转左派所打下的江山，使到左派必需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阵线”成为反对党。当时英国仍然控制着新加坡，左右两相较量的结果，取得政权的行动党独霸政党至今，也取缔左派工会的活动。历史向来由胜者所书，现在新加坡历史正是把左派边缘化，漠视左派的贡献。左派的历史是“他者”的声音，也是来自“民间”和快被“遗忘”的声音。

林清祥（1933年2月28日-1996年2月2日），在50-60年代中期，是新马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平民化的出生、坚持反对殖民主义，积极地

参与学运、工运、政治运动，并先后成为这些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带领民众争取“默迪卡”（独立）。短暂的从政生涯，他活跃于不同的组织使它们团结，跨越种族、社会阶层、语言和教育背景，他的公开演讲和政见是独立时代建立公平合理新加坡的愿景代表。当他在民间的威信越高，也成为英殖民政府和李光耀政权眼中最具威胁性的势力。

他从1954年21岁进入政治圈到1963年30岁经历“冷藏行动”直到1969年流放到英国，在政治活跃期的这10年中，他被囚禁在牢里的时间，比他在外界的时间更长。1970年代之后他的名字从政坛完全消失。纵然是政坛上的悲剧人物，他在民间的声望和地位却依然崇高。

本论文从林清祥的生平、左派工会及左派政党的起落三方面，来讨论一位左翼反殖民主义者对时代的贡献和局限。研究林清祥的意义在于填补新加坡国家主流历史中左派反殖运动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个人的遭遇是反殖人士在独立建国洪流中被牺牲的缩影；从中整理和呈献出他和左派朋友们对于一个新兴独立国家的理想，是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基础，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建国雏形。

关键字：林清祥、反殖民、左派工会、人民行动党、社会主义阵线

Abstrac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1963 was a turbulent era in Peninsul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n known as Malaya). The returning British strategy was to concede some form of political independence to its colonies so as to maintain its economic hegemony. In period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civil society was charged with energy; mass movement rose waves after waves; and youth enthusiastically joined in the enterprise to build a nation. Simultaneously, this Left-leaning political trend was met with repression from the British. Singapore as a nation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course of this anti-colonial struggle; the masses freely joined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Left wing unions and par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assumed significance in this era.

At its inception on 21 November 1954,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standing in the frontline of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crystallized the aspirations of this generation of youth and went on to become a governing party. However, after it formed the "self-government" on 3 June 1959, it turned right and suppressed the masses and usurp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Left wing, forcing the Left wing to form the Barisan Sosialis as an opposition party. At that time, British still control Singapore. In the ensuing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forces, the PAP emerged to monopolize the political stage of Singapore till today and controls all trade union activities.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written by victors

such that today the Left wing's history in Singapore is marginalized and its contribution, neglected. The Left wing's history is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and relegated to being the "other" - soon be "forgotten".

From the 1950s to mid 1960s, Lim Chin Siong (LCS) was a household nam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Born into a family of modest means, he steadfastly adhered to the anti-colonial path,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student, labor,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He was among the early leaders of these movements and led the masses in their demand for "Merdeka" (Independent). In his short political life, LCS was involved in various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consciously bridging the barriers posed by race, social class, languag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is public speech and political view call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air and equal society in an independent Singapore. As his popularity peaked among the masses, he was perceived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Lee Kuan Yew as a major threat to their power.

From 1954 (when he was 21) and entered the political arena till 1963 (when he was 30) and arrested in Operation Coldstore, till his exile in 1969 to U.K., in his 10 year's active political involvement the time he had spent in prison is longer than his time spent outside the prison. After 1970 his name completely disappeared from the political stage. Despite the tragedy that befell him on the on the political stage, the masses still hold him in high regard.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discuss LCS, in the ups and downs, of 3 major areas - his life, and involvement in left wing unions and left wing political parties – so as to evaluate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a Left-wing anti-colonial fighter to his era.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ing LSC is to supplement the position of the marginalized Left wing in Singapore's mainstream history. LCS's trajectory is, but a microcosm of the combined narratives of all anti-colonial fighter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country. Through this research, one can see the aspirations of Lim and his friends to bring into fruition, a new nation that is multi-culture and multi-language with the people as its base.

Keywords: Lim Chin Siong, anti-colonial, Left wing unions, People's Action Party, Barisan Sosialis

谢词

很荣幸能在大学毕业 10 年之后重返校门，重新体会学术研究的乐趣。要感谢工作及各单位的相辅相成，让我能寻找充实自修的管道。这四年来伴随而来的经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许多火花。学子生涯，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也更由于处在首都吉隆坡的环境，我有机会接触东南亚华人的事迹，相关的人、事、物可说是让历史跃然纸上。

如果说研究是一条探索的路，我庆幸这一路上，都有贵人扶持。引领我进行马新华人研究的何启良老师、在学术研究上仔细斟酌的张晓威老师。因为论文撰写的人物——林清祥，打开了另一扇门，透过亲朋戚友的相互引荐，从一个家族的故事，看到一个世代人，跨越不同族群的经历。叶静林、林清吉、林秀凤、林荣华、林清如、杨贵谊、杨锐林、傅树介、Juliet Chin、陈凯希、孔莉莎、Auntie Rose、严文灿、Diana Wong、赛·札哈里等。当他们侃侃而谈的与我分享着经历，可以了解冰封多年的“冷藏行动”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保鲜，生命的能量和缘份竟如此奇妙，他们把超过 50 年的烙痕，用各自的方式疗伤，在频频回首的同时，也努力在现存的环境找到立足点，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从包容到放下，更提醒我要心怀感恩。

在撰写论文过程中，若没有家人和朋友扶持、鼓励和关心，是不容易成事的。感谢我遇到能乐于分享的朋友，湧伽、凤娇、美芬、慧娴、筱丝、金霞、Emily、人民历史中心（Pusat Sejarah Rakyat, PSR）负责人等前前后后的支持。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林清祥在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地位为严秋霞亲自撰写，
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日期：_____

(张晓威副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 07.12.14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严秋霞（学号：10ULM02070）在中华研究院张晓威副教授兼院长指导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林清祥在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地位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严秋霞）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 名：严秋霞

日 期：07.12.14

目录

摘要.....	ii
ABSTRACT.....	iv
谢词.....	vii
论文核实书.....	viii
论文提交书.....	ix
论文声明.....	x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	8
第三节 研究成果回顾.....	10
第四节 史料介绍.....	19
第五节 研究方法.....	21
第六节 章节简介.....	23
第二章 林清祥的生平： 从“政治明星”到“不经审讯的政治拘留者”	
第一节 林清祥与新加坡的历史.....	25
第二节 林清祥与他的时代	
一、出生和局势（殖民政府：1933年-1948年）.....	32
二、从学运领袖到被开除学籍（殖民政府：1949年-1952年）.....	34
三、从政治明星到忍受单独监禁政治拘留者 （民选政府：1953年-1959年5月）.....	36
四、从政治秘书到政治流放者 （自治政府：1959年6月-1969年7月）.....	40
五、政治流放和返新后的平民生活 （国家独立：1963年3月-1996年）.....	45
第三节 一位左翼的反殖民主义者.....	50
第三章 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	54
第一节 左派工团与工运的起承转折.....	56
（一）“起”：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1954）.....	57
（二）“承”：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1959）.....	60
（三）“转”：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1961）.....	63
（四）“折”：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1963）.....	66
第二节 林清祥与左派工会的职能.....	68
第三节 林清祥对左派职工运动的影响.....	75

第四章 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政党（1954-1963）	78
第一节 左派政党的起承转折（1954-1963）	79
（一）“起”：人民行动党（1954）	79
（二）“承”：人民行动党（1959）	84
（三）“转”：社会主义阵线（1961）	87
（四）“折”：社会主义阵线（1963）	92
第二节 林清祥与左派政党的建党本意	96
第三节 林清祥在左派政党的影响	103
第五章 结论：林清祥在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地位	106
参考书目与资料	122
附件一：林清祥政治概念列表（整理自演讲稿）	133
附表：	
表一、新加坡历史与林清祥	31
表二、1933年-1948年林清祥出生和局势	33
表三、1949年-1952年从学运领袖到被开除学籍	36
表四、1953年-1959年5月从政治明星到忍受单独监禁政治拘留者	39
表五、1959年6月-1969年7月从政治秘书到政治流放者	44
表六、政治流放和返新后的平民生活国家独立（1970年-1996年）	49
表七、林清祥与新加坡职工运动发展总表（1953-1964）	77
表八、林清祥与新加坡大选议会议席表（1954-1963）	105
表九、新加坡政治人物类型总表（1963年）	108
表十、口述资料	130

照片：	
照片一：1948年15岁林清祥小学毕业照.....	34
照片二：1955年22岁活跃于工会和政坛时摄.....	40
照片三：出狱时所摄1959年26岁.....	45
照片四：在英国生活时，林清祥受雇于水果蔬菜店。.....	50
照片五：1993年清明扫墓的全家合影： 黄翠云、林子毅、林子宽、林清祥（60岁）.....	50
照片六：1996年联合早报挽词.....	53
照片七：1955年1月15日，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 巴耶礼巴站站务委员会成立职员就职典礼。.....	60
照片八：1955年5月12日爆发“福利巴士工潮”，林清祥（手执 公事包者）不顾警方阻拦，前往现场探望罢工巴士工友。.....	60
照片九：会务顾问林清祥（中）于释放后到访泛星工会会所。.....	61
照片十：会务顾问林清祥在泛星大会上演讲。.....	62
照片十一：改组后的新加坡职工总会10位秘书合影.....	62
照片十二：1962年5月1日，左翼工团在惹兰勿杀（Jalan Besar） 足球场举行盛大的劳动节庆祝大会。.....	63
照片十三：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每周出版《阵线报》 （1962年5月9日）.....	66
照片十四：1955年4月2日凌晨大选揭晓，中选者向欢呼的民众致意。 前排左一：李光耀，右二：林清祥。.....	83
照片十五：人民行动党中选的3名立法议员： 左起吴秋泉、林清祥、李光耀.....	83
照片十六：马绍尔率领新加坡各党派13人代表团 前往英国进行争取自治独立的宪制谈判。.....	83
照片十七：林清祥在吉隆坡举行的五邦社会主义大会上演讲。.....	91
照片十八：林清祥演讲，背景为社阵的党徽。.....	91
照片十九：全民投票前夕。社阵召开芳林公园大会， 林清祥带领3万群众高呼“默迪卡”及大会场面。.....	91
照片二十：社阵举行支持汶莱反英殖斗争群众大会。.....	95
照片二十一：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大逮捕， 林清祥首当其冲。.....	96
照片二十二：“人民行动党”和“社会主义阵线”的章程封面照片.....	98
照片二十三：1995年1月11日，在吉隆坡举行“50/60年代 职工运动领袖詹密星追悼会”。.....	120
照片二十四：1996年2月9日林清祥丧礼在新加坡举行， 林福寿在灵前致词。.....	120
照片二十五：“林清祥追悼会”在吉隆坡举行。.....	120
照片二十六：1996年3月17日，“林清祥追悼会”在吉隆坡举行。...	121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历史上的政治现象向来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中心。从研究内容来看，多以王朝兴衰等重大政治事件和帝王将相等政治精英人物作为基本题材；从史料史观来看，所依据的资料多为政治文书和官方档案，并将政治因素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研究目的来看，大多数具有为国家政治统治服务的“资政”功能。（李里峰，2009：80）

因此政权的历史会形成国家历史的主流论述，现有新加坡的国家论述是单元的线性叙事，且政治发展历史被官方所主导，着重于人民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People Action Party）自1965年马新分家而独立后把国家带入工业化、经济腾飞和现代化的过程。何启良在〈寻找新加坡政治“他者”的历史〉这么提到：

新加坡政治历史被官方领导的现象，有日益严重的趋势。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李光耀回忆录》的出版，作为新加坡大写历史（History with a big H），或者说大写的新加坡历史，这本著作是代表官方历史意识形态的重要里程碑。再加上新加坡政治人物的相继去世（林清祥逝于1996年，李绍祖逝于2002年），国民教育的推行以及近代来历史课本教材多次的更改，“行动党中心论”的历史图像和观念于是逐渐形成。（何启良，2003：64）

而新政治史则侧重研究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在研究方法而则倾向于对大众政治行为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李里峰，2009：83）了解政治史和新政治史二种史观的差异即可明白新加坡政治史上的林清祥如何在官方历史和群众历史呈献出二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要了解新加坡的建国史，在时间点上必需回顾行动党在独立前，甚至是自治之前的左派运动，这样才能更清楚的呈献新加坡是如何的摆脱殖民地的统治及如何形成现今行动党巩固其政权统治的历史缘由。未摆脱殖民统治之前，马新本是一家，“左翼”是当时流行的风潮，但是相关的研究无论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都非常有限。由于时代背景接近，互相参照二地的资料和研究有助于认清历史的原貌。在何启才的〈马来西亚历史上的左翼运动〉这么总结：

自 20 世纪迄今，左翼在马来西亚一直都保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和历史传统。他们既为受压迫的人民请愿，也对不公平的制度提出批判，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甚至都做好牺牲的准备。这样的精神与传统，陈芳明谓之“左翼传统”或是“批判传统”，即是一种对于殖民主义及其制度有自觉性的抵抗文化与批评文化。因为有了这样的左翼传统，马来西亚左翼才有着光荣的历史，而这种光荣是建立在捍卫人民权益和追求公义制度的基础下被赋予的。总概而言，左翼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位置自是不言而喻。多数研究马来西亚左翼的专家学者，都会认同左翼在国家独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唯独左翼独立后的角色，包括在推动新政治进程中的贡献等，在当前国家历史工程下却是乏善可陈。因此，书写可资平衡

右翼史观的左翼史也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通过书写左翼的历史，也能将左翼传统和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何启才，2012：1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军在联军名义下卷土重来，想要重新占领马来亚。在大战中英国政府欠下巨额美元债务，需要靠殖民地作为经济的来源以偿还。而马来亚盛产的橡胶锡矿是它换取大量外汇的重要来源。然而，马来亚与新加坡（以下简称“马新”）人民曾直接参与对抗日军，战争使民族认同感或民族独立意识空前提高。从国际层面看，当时的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战后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英国要重返殖民地统治受到重重的考验。

英国政府和各殖民地当局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采取各种镇压行动，如镇压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宣布工会和政党组织非法，逮捕与监禁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更有甚者是在殖民地发动殖民战争，如在马来亚(Federation of Malaya)、肯尼亚(Republic of Kenya)、塞浦路斯(Republic of Cyprus)、亚丁(Aden)，大规模地镇压与屠杀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殖民地人民。（张顺洪，1996：5）在马新1948年6月16日，英殖民当局开始实施《紧急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宣布一些地区进入“紧急状态”。6月18日，它又采取残酷的镇压行动，封禁所有反殖社团和工会等组织，扩大《紧急法令》的实施范围。并于20日，宣布全面进入实施《紧急法令》，在当天晚上大举出动特务、警察和军队，在全马来亚发动突袭大镇压、大查封、大逮捕。据悉，马来亚各地有6百多位反殖民主义者被捕，3百多个工会、左派社团被查封。此为

“6.20”事件。这是英帝国主义向马来亚人民发动殖民地战争的日子。这件事更加速了民间想要独立的“反殖民浪潮”。

面对来势汹汹的反殖民浪潮，英国只能无奈的采取“非殖民化”的方式渐渐的交棒。“非殖民化”主要是指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采取旨在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行动，包括各种撤退战略、策略与手法。这样的一种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的主动行为与活动就是“非殖民化”的真正含义。（张顺洪，1996：2）。

对殖民地人民反英斗争，英国首先采取的步骤是镇压与分化，当难以阻止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时，就采取让步措施，进行宪制改革。这个“宪制改革时期”是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从历史客观的角度看也是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当然，宪制改革不等于权力转移，但英国在殖民撤退过程中的权力转移，是通过宪制改革来实现的。早期宪制改革的目的是通过让步来维持和延长殖民统治。当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强大，英国政府预感到难以阻止殖民地独立时，它所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宪制改革移交权力以便尽可能地维护英国的利益，维持英国对殖民地的长期的影响。这就关系到把权力交给谁和如何交权的问题。（张顺洪，1996：6）。

新加坡在1950至1960年代确实也曾有一群左翼知识份子、热血青年参与反帝、反殖民运动，他们献身、奋斗、牺牲自己的年轻岁月，争取国家的独立。这群左翼人士有：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S. Woodhull）、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ry）、林福寿、傅树介等。但是后来，他们却被当局形容为“颠覆份子”或“共产党”嫌疑份子，对新加坡安全构成威胁。当时，所谓共产党活动成为当局摧毁反殖运动一个似是而非的

理由，成为逮捕他们的籍口。据统计，数以千计的反殖人士先后在内部治安法令和紧急法令下经历不经审讯的拘留或被驱逐出境。由于政治气氛的影响，这群人士在 20、30 岁时投身反殖斗争，现年都已古稀之龄，至今在历史上仍被蓄意边缘化。他们大部份离开政坛保持沉默。已故左派领袖林清祥正是其中的例子。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哈本 (T.N. Harper) 提到《新加坡的故事》这本叙述新加坡的历史记录这么描绘：

“林清祥只占据了一个不肯定的边缘位置。在叙述中，并不是完全看不到他的影子，但是，人们总是看到他站得远远的，都是通过他政敌的眼光去评价他，并认为，他代表的是一股力量，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哈本 (T.N. Harper)，2004：1)

面对这群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事与政权的历史呈献截然不同的一面。对新加坡而言，什么时候才是适合“他者”发言的时机？在行动党于政坛上独领风骚的这几十年，官方主导着国家历史。即便是在 2006 年 3 月，前政治拘留者陈仁贵和迈克尔·费尔南德斯 (Michael Fernandez) 在一场论坛发表会上谈到他们曾被拘留的事，内政部的反应是发表声明宣告前政治拘留者不被允许“重新书写历史” (The Straits Times, 8 March 2006)。至今年迈的左翼人士只能在朋友出版书本的发表会上，公开演讲叙述往事，或在老同志们丧礼的告别仪式上发表感想和意见。当同志们离逝时，往往以整版的报章篇幅来呈献讣文，吊念他们的同志名字总是密密麻麻地罗列。即使已是古稀之龄，他们的记忆和对当时年轻时所抱持的左倾信仰仍然坚守不渝。

“冷藏行动”已逾 50 周年，当时最年轻的拘留者现已年近古稀，在政治气氛不一样的马来西亚，或许应该跳脱新加坡主流论述一贯以“共产党”的角色否定他们，而是透过多元化的论述，让曾经真正有贡献的人被肯定。政治是一时的，而历史却需要严谨的论证。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这部份的史料尤其缺乏，不可磨灭的是这群华裔青年，在当时真正扮演凝聚群众的角色，为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努力。抢救在他们记忆中所参与的历史事件，从中拼凑出一个时代的全貌，成为极迫切且有意义的事。本论文拟以林清祥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从其所持的反殖民路线来评说其在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地位。透过“他者”的事迹和“人民”的认知，重新唤醒民间的集体记忆，探讨新加坡的建国道路，以提升新加坡的历史观，并为被污名化的名声平反。

梁启超在人的专史中提到：

“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梁启超，1911：145）

承此观点，林清祥不是一个个案，林清祥作为“冷藏行动”首当其冲的人物，最能代表那个时代人的集体活动，也是撰写本论文的动机。研究目的为：

- 一、填补左派被忽略的历史地位，以促进对左派这一群体的了解。
- 二、呈献出在反殖民的过程华人的贡献，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他们认同地并不是中国而是马来亚（含新加坡），林清祥是战后最有此鲜明意识的领袖。

三、了解林清祥和左派朋友们坚守反殖民的立场，从经济、政治到建国目标相配合的文化方案，进而形成独立国家建国理想的雏形。

本论文通过整理以下问题意识，梳理林清祥和他所处的时代关系，并探讨他对时代的意义：

一、林清祥平民化的出身、华校生在冷战的年代从教育、经济、政治上被受打压。他个人经历了从“政治明星”到“不经审讯的政治拘留者”；而在英殖民统治时期的大环境如何造就了他？又如何摧毁了他？

二、林清祥在领导新加坡的左派工会时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何贡献？他和左派工会的式微有什么样的关系？主流历史又是如何诠释他和左派工会的角色？

三、“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执政党，身为创党元老的林清祥当时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何又筹组“社会主义阵线”？这两个政党和英殖民部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本论文就从林清祥的生平、左派工会的发展、及左派政党的起落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位左翼反殖民主义者对时代的贡献和局限。作为一位政坛上被驱逐的英雄，他在民间的声望和地位却依然崇高。研究林清祥的意义在于填补国家主流历史中被边缘化的左派地位。他个人的遭遇是在独立建国时，反殖民人士在洪流中被牺牲的缩影；从中整理出他和朋友们对于一个新兴独立国家的理想，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建国雏形。

第二节 研究范围

时代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林清祥（1933年2月28日-1996年2月2日），他的一生经历日据时代、英国殖民统治、新加坡自治、马来西亚成立（马新合并），新加坡独立（马新分家）时他已被拘留。在马新独立运动热潮纷涌的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和左翼思潮兴起的年代，林清祥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一面旗帜，带领大家要走的方向。在1950至1960年代中期，是马新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投身于反殖民地的大洪流，积极地参与学运、工运、政治运动，并先后成为这些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身为土生土长的华人，左翼思潮对他有着启迪的作用。这样的一个局面，直接造成大英帝国的非殖民化过程中，去除林清祥所领导与代表的替代阵线的重要性。（《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委会，2002：29）。

林清祥的政治活动中心是在新加坡，在1940至1950年代的人心中，马新二地同样隶属于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独立为一个国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1948年在英殖民当局成立“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但没有把新加坡纳入在内。当时林清祥所提倡的国家是建立一个包括马新二地的民族国家。但前提是必需摆脱英殖民的统治。

本文把时间点集中在1954年到1963年，这是林清祥投身工会“各业”和“泛星”、政党“行动党”和“社阵”活动最活跃的时期，直到他在“冷藏行动”被逮捕为止。1959年是转变期。无论是在工会或政坛，作为一位左翼的反殖民者，他的一生极具代表性，时代造就了林清祥成为政治明星，也是时代让他成为在被拘留者当中对付得最残忍的一位，如被拘留时必需要忍受单独监禁。在经历了冷藏行动，1969年远赴英国，之后他的

名字就在政坛上完全消失。另一个时间点是 1996 年去世后的国家社会、政坛各界人士对他的评价。

从他的生平、如何在群众运动中崛起、在马新独立时期政坛上的活跃表现、与英殖民地政府的关系、与行动党的关系作一综合叙述。从大时代的变化反映到他个人生涯的起落，作为一位政坛上的悲剧人物，希望对他这一段历史地位给予重新的审视和肯定。

第三节 研究成果回顾

在 1950 至 1960 年代，林清祥是马新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左派工会、政党、群众大会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对于这位身份特别的领袖，主流历史把它视为具有颠覆性的危险人物。时至今日，由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C.M.Turnbull）所著的《新加坡史 1819-2005》在 2013 年 8 月出版，此书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所认可，可以看到主流历史对于这段时代的描述：

“马绍尔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顽疾感触颇深，渴望尽快着手处理战后岁月中大多被掩盖和忽视的这些关键问题：本土语言教育、多语言的地位、公民身份、以及马来亚化。新政府太弱，无法处理好这事务，极左翼很快就抓位了这一点大做文章，而人民行动党内的温和派也同样热切地期望政府能迅速处理这些问题，以便让党内的左翼失去煽风点火的工具。

这种种情况相加造成的结果是狂风暴雨般可怕的争斗，虽然这种争斗在日后古怪地产生了确定并持久的正面影响，但在当时，新加坡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林清祥和其他极左翼领导人无视宪政框架内的途径，选择发动学生和劳工运动，最后汇合成一场浩大的直接武装运动，充满了暴力，造成了破坏。就在选举前夕，约 1 万名华文中学的学生举行了一场罢课活墙，要求将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注册为正式的合法组织。华文中学的学生虽人数不多，但充满热情，他们集结起来，积极活动，在大选期间为人民行动党摇旗呐喊，此后又继续支持各种暴动和劳工的罢工活动。1955 年 5 月，学生们与工人们一道，把福利巴士公司的一场罢工演变为

了一场暴动，制造了一个恐怖之夜，导致多人死亡。马绍尔不听总督的建议，拒绝动用军队恢复秩序，最终，这场罢工以新加坡巴士劳工联合会及其盟友新加坡工厂和商店劳工联合会的胜利告终。”(C.M. Turnbull, 2013: 350)

以上这段历史话述概括了主流历史对林清祥的描述是较为负面的。由于他退出政坛之后非常低调，以至大家对他仍保有神秘的色彩，本节透过学术界所进行过的相关研究来了解其来龙去脉。

新加坡在要摆脱殖民地统治，需了解“去殖民化”（或“非殖民化”）的过程。历来东西方学界的研究有不同的论述。一种观点认为，非殖民化是英国与殖民地人民积极协商的结果。这种看法在英国学界甚为流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国在战后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实行的帝国非殖民化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殖民撤退”与“固守”相结合的政策。亚非前殖民地国家学者多持此看法。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两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针锋相对的，它们的分歧就在于对“非殖民化”概念理解的不同：前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在非殖民化中宗主国的主动性；后一种观点则更强调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与宗主国对殖民地政策的互动作用。（刘广斌、宋飞，2003年：145）就此，西方左翼学者在研究殖民主义史时，能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对西方殖民主义者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谴责殖民国家对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并指出宗主国在镇压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民族主义。（张顺洪，2005：114）张顺洪则对“非殖民化”提出一个关键问题“殖民统治的终结究竟是谁活动的结果？”，他认为英国学术界那些主流学者一直就以各种方式或直截了当或转弯抹角地表明，

殖民统治的终结者是宗主国活动的结果，殖民地的独立是宗主国自愿给予的。而客观历史事实是，殖民统治的终结主要归功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撤出殖民地是被迫的，在殖民统治的终结这一历史进程中，他们没有任何功劳，相反，他们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殖民统治的终结。（张顺洪，2005：115）张氏也提出用“民族解放运动”来表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本研究的人物——林清祥，恰如其分证明殖民地宗主国百般阻挠各国的独立，殖民地的独立是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下瓦解。

而要了解新加坡建国史，“本土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去殖民化”这一体的两面可窥视其端倪。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各种族除了宗教和文化不同，也缺乏认同感、归属感或根植于岛国的信念。二战之后民众清楚意识到新加坡是可能被宗主国抛弃的，只有左倾和反殖民主义为诉求的政治团体可以在这个新的环境求存。华巫印各源流的人士开始自发的成立政党，加强了在地的认同。Albert Lau 的研究〈新加坡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the Decolonization of Singapore”即可视为官方代表。从 1955 年的宪制改革大选马绍尔（David Marshall）筹组联合政府、1956 年林有福接任、1959 年行动党取得自治邦的执政权的过程，历来新加坡历史呈献的是：

“李光耀为首的温和派，他们的目标是想透过制宪途径以达到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马来亚，而林清祥所率领的激进派并不反对使用暴力，来实现其成立共产主义马来亚的愿景。在当时，双方彼此互相需要对方。李光耀需要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支持，而林清祥则要人民行动

党的掩护来从事其颠覆行动”（Albert Lau, 2004: 195）¹总的来说官方处理建国史的普遍论述把权力角逐呈献两极化二分法：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缺乏客观的理解。

这样单元化的论述多年来为新加坡官方，甚至历史教育课本所垄断，形成主流。然而透过国民教育和政要回忆录的论述，与广大群众的生活经历相去甚远。到了1990年代，大多数的“他者”依然沉默噤声，有人对这样的历史观提出反思。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与圆切线所联合主办“解/构历史”讨论会即提出这种现象

“才一代的工夫，整个社会的转变却是这么大，失忆的情况竟如此严重，如果今天我们反省新加坡的民间缺乏迸发力，年轻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冒险精神，那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这些并不一定是新加坡社会天生没有的。”（李慧玲，2003：2）

卡尔·巴柏（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与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这本专书就讨论到历史会有全然不同的面貌的可能性。巴柏认为一个开放社会的特征是保护弱势者，能对自由和理性的批判。相对的，一个封闭社会却是维护政权的正当性。历史就成为这些政权的工具，政权的历史也就一直被提升为世界历史。（卡尔·巴柏（Karl Popper），1962）

2008年孔莉莎和黄坚立的 *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Singapore and Its Pasts*（Lysa Hong, Jianli Huang, 2008）对新加坡

¹ While the moderates under Lee wanted to reach their objective of an independent,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Malaya through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the more radical elements led by Lim Chin Siong were not averse to the use of violence to achieve their vision of a communist Malaya. For the moment, both needed each other. Lee needs the mass-based anticolonial front that was under the communists, while the latter needed the cover provided by the PAP for its subversive activities. (Albert Lau, 2004: 195)

强调经济成就,而有关“与共产党之争”的历史仍是禁区的现象进行探讨。作者追溯新加坡历史的论述,对特定问题的讨论,如执政者所书写的历史,在普遍论述中所形塑的国家英雄,种种变迁如何塑造成现代的新加坡华人。从呼唤历史的真相,呈献出新加坡过去所模糊的历史,可作为检视目前的建国史的论述。

对新加坡历史提出不同看法的另一本著作作为《未走出的路径:战后新加坡的多元政治》*Paths Not Taken: Political Pluralism in Post-war Singapore* (Michael D. Barr, Carl A. Trocki, 2008) 1950至1970年代的新加坡是多元化、思想和政治充满活力的时代。学生、工会、雄心勃勃的政治竞争者和来自各族的代表都对新加坡的愿景提出看法。此专书所探讨的议题是从各层面了解政治未定型前的新加坡,曾出现过一段百家争鸣的时期。他们所主张的意识形态、观点和社会的愿景是新加坡主流“官方”论述中没有出现的,内容揭示了当时复杂的情况,其间的起落,让新加坡走入另一个不一样的轨道。这样的研究正是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其中,有关这部份资料的诠释,迈克尔·费尔南德斯(Michael Fernandez)和罗家成所联合撰写的“新加坡的左翼工会1945-1970”“The left-wing Trade Unions in Singapore,1945-1970”说明要了解左派工运的历史,必要超越官方把它们视为“共产党颠覆份子”而转向“反殖民”的角色。职工运动中中华校生跨越种族、社会阶层和职业类别,所激起的反殖民浪潮,强调社会正义和工人所凝聚的团结精神,除了是物质和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提升个人尊严和对各行业的尊重。(Michael Fernandez ,Loh Kah Seng ,2008: 206-226)从这个角度理解左派职工运动的起落是新加坡建国史的重要环

节。这样的研究点出了需要从这群人的作为和影响力，探讨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意义，以弥补这段历史的空白。

面对汗牛充栋的主流论述，随着档案的解密、网路资料的发达，迈入古稀之龄的“时代青年”感于需要对自身的经历有所交待，自2010年来打破官方言论的研究陆续出版，有：《〈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马新政治的影响》（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编，2010）、《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The May 13 Generatio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陈仁贵、陈国相、孔莉莎，2011）、《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傅树介、陈国防、孔莉莎，2013）。这一系列书的出版，以学术论文论述史实、加上个人回忆录的篇章，包含了宏观和微观的层面，达到有叙、有论、有评的目标，呈献那一代知识青年的辉煌与失落，三本书推介时以中、英文同时出版，这样的安排即是反映中文和英文源流左派在1950反殖民统治年代的特殊意义。

《华惹时代风云》是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主编，记录了五六十年代马新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历程，他们坚定地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先是反对英殖民的统治要争取国家独立，之后则与背弃反殖民路线的李光耀及行动党政权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史实。《情系五一三》内容概括殖民者重返的政治新局面、在地认同与国家意识的兴起、教育政策与华校生的处境、中共政权的胜利与本土左翼政治的勃兴。而《新加坡

1963年的冷藏行动》是为纪念50年前（即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而出版。透过档案文件各方各面的角度和左翼人士自传式的叙述，反殖领袖等与李光耀從事反殖民主义斗争、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1959年5月30日年立法议会全国大选（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左派人士帮助李光耀取下压倒性的胜利，1963年2月2日为对付异己，以内部安全法令“冷藏行动”逮捕不同政见的人，当时有百多位名反对党、公会、乡村组织的领导层、南大学生和校友会负责人遭拘留。此书的撰写人傅树介、陈仁贵、陈国防，都曾是政治拘留者，书中也列出历年来被拘留人士的清单。此书是左派人士铤而走险的以重写历史的立场表明，将他们在年轻时是响应号召，投入反殖民主義洪流；愿意接受挑战，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却被蓄意曲解的事实纪录在案。在白色恐怖的影响下，这三本书为沉寂多时的新加坡左翼历史注了活力。为反殖民运动中的独特时代背景及发展演变和人物呈现了重要的诠释。

左派领袖林清祥精彩而短暂的政治生涯，极具传奇性，现有国家论述评价不多。要在主流历史之外，有关他的研究首推英国学者哈本（T.N.Harper）和其他人一起合著的《闪烁在我们天空的一颗彗星——林清祥评传》*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这本书是在他去世之后于2001年出版。这本学术著作可说西方学者是第一本以解构国家历史的角度，引用档案文件来为林清祥找到主流历史之外的定位。在他去世后，2002年朝花企业所出版的《林清祥与他的时代——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这套书共分上下二册，上册为英国学者对林清祥的研究 *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 之中译，包括林清祥的历史照片和相

关剪报。下册分为二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林清祥的文章与讲演录》，这部份资料对于林清祥及那个时代其有一定重要历史意义，从中可了解他的思想内容和特定历史意义。第二单元为《回忆与怀念》，附上林清祥战友们在葬礼上对他的讲词和谈话。这些资料以历史记叙、学术研究、亲身经历和个人感受等反映林清祥的生平、思想、政治斗争、个人风范，他所开拓的事业功绩及影响，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历史面貌。另外，*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 于 2004 年另出中译本改题为《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2014 年 7 月在其弟林清如所写的《我的黑白青春》，附录中收集 1992 年 7 月间由林清祥所写的《答问》遗稿片段为林在事过境迁之后的反思，是极为珍贵的现身说法资料。

收录在 *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 的其中一篇由 Greg Poulgrain 所发表〈林清祥在英属东南亚非殖民化中的角色〉“Lim Chin Siong in Britain`s Southeast Asian De-colonisation”的研究指出林清祥这位具有草根性和本土意识的领袖，最直接危害到英国的利益。于是殖民政府密谋让他无法坐上行动党的领导位子。这样的行为最早始于 1956 年，林有福以煽动暴乱为由，使林清祥在公共安全法令下被扣留两年。1959 年以当民选政府竞选时，“颠覆分子禁令”课题——禁止前政治拘留者参加选举——对结束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以及李光耀的崛起是非常关键性的。

（Greg Poulgrain, 2001: 119）能顾及英国利益的李光耀无疑成为英国的代理人。他成功扮演双面人的角色，既与英国挂勾，在群众面前又与左派合作。当 1963 年的“冷藏行动”对林清祥的提控是跟汶莱的叛乱联系起来。1962 年 12 月，阿查哈里（M Azahari）领导汶莱人民党展开反马来西亚

的武装斗争，最后遭英军扑灭。总总似是而非的言论，充斥整个主流论述的发言权与政治局势的发展密不可分。

林清祥被边缘化这么多年，要重新找出林清祥的资料，若非得到他的家人、友人多年来所保存的资料、剪报，绝非易事。此外，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当年曾叱咤风云的左派人士，近十年陆续出版自传性的回忆录，为自己说出亲身经历，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提及与林清祥接触的事迹，计有：

《人间正道——赛·扎哈里政治回忆录》（赛·扎哈里，2004）

《方水双回忆录——20世纪50、60年代风云纪实》（方水双，2007）

综合以上资料，大致可以呈献以下的特点：

- 一、 政权的历史往往是胜者的历史，形成“官方”的论述。新加坡的政治史倾向于官方立场，“去殖化”和“建国史”的论述都着重于行动党在新加坡独立之后经济上的成就，少有以左派为研究对象，其中学术界从华人社会的立场去研究新加坡殖民时代左派运动更为不足。
- 二、 探讨新加坡的建国道路，有助于提升新加坡的历史观、唤醒民间社会的集体记忆、透过个人回忆录、口述历史，“他者”的事迹和“人民”的认知，整理零星的集体记忆，如：对“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本土化”的认同，能够呈献出广大群众对于历史的另一面有一致性的理解和诠释。
- 三、 为被污名化的名声平反，左派领袖如：林清祥在建国史中的贡献实有商确的必要，其中被扭曲的事实更是需要厘清，以还这群人一份公道。

总而言之，从摆脱殖民统治时期左派在建国历程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左派实际上在建国历程的发展占有一席之地，还可以了解新加坡执政者的如何取得统治权及如何巩固其政权。

第四节 史料介绍

本论文所使用和参考的史料，主要是参考报章，英国国家档案馆所收藏的殖民地时期的资料，再加上口述历史互相印证。以下就史料加以说明。

（一） 档案资料

透过殖民政府时期的档案资料，记录新加坡最高专员与英国之间的电报来往记录，这份资料是英国汇报殖民地各项情况的详实档案，记录了双方所讨论的事、谈话内容。从政党代表与殖民部官员的互动，让笔者了解政策面及透过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以掌握英殖部对时局、事件和人物的了解。

（二） 报刊

本文所收集到的剪报可分为二个时段：

1955年-1961年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新报》

在马新分家之前，《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的主要发行地是在新加坡，报导了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新闻，这些报章详实的报导当社的社会动态。举凡英殖民政府的施政，如：宪制改革、宪制谈判、对左派领袖的大逮捕、新加坡成立半自治政府时期、马新合并议题等都能透过报章报导了解风起云涌时代的政治局面；而《新报》是当时左派的报章可了解左派工会的发展。从这部份的资料显示摆脱英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在地政治意识成长和左派在1950-1960年代在的民间所形成的风潮。

1996年2月到3月之间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明日报》、The Straits Time。

林清祥自1963年从政坛中陨落之后，沉寂30多年未曾在报章出现有关他的报导。1996年2月在他心脏病逝世后，在短时间内却成为马新两地各大报章所竞相报导的“红人”，透过这些报导及政要人士在出席他的葬礼、追思会时发表与他相处过的经历，足以见得他曾经在民间所发挥的影响力。

（三） 口述历史

本论文要收集官方历史之外的声音，所以口述历史是佐证本论文的重点之一。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是对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或口头采访而取得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文献史料工作者相比，口述史料的获得具有鲜明的特色。他们流露自然的感情和想法，历史由此呈现出民主及富有人性的一面。由此导出这样一个结果：在某些领域，口述史学家能够在比文献史料、实物史料更广阔的天地中有效地实践战后史学大众化、整体化和新社会史理论，开创“失语者”历史的重建。

（邬情，2003：78）

经历政治上的白色恐怖，时至今日许多人仍保持沉默选择“噤声”以对。笔者有幸藉由长辈们的互相引荐访问到这些历史的见证者，包括：林清祥的家人（如：林清吉）、与他密切接触的伙伴（如：傅树介、赛·札哈里）、曾与他处在同时代的人物（如：叶静林、Rose女士、严文灿、丘长生、陈凯希），他们的年龄介于67岁到85岁之间，庆幸的是他的记

忆力和表达能力良好，有些访问是以中文进行，有些则是中、英文交互进行。从他们的叙述中能更全面的了解林清祥的特质、待人处事和他所处的时代。除了对个人的经验、回忆进行统合整理，通过访谈，不仅留下他们的声音及历史，透过老一辈人的言谈发掘少为人知的历史，呈献大时代中的另一面。也藉由他们的回忆反映马新在摆脱殖民统治到新加坡独立这段时期平民百姓的社会心理，丰富左派在马新史的内涵，进一步深化了马新建国史的理解及时代意义。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文以林清祥在新加坡政治史上被忽略的地位为主题，结合政治体制，整理出个人生涯、左派工会和左派政党起承转折的时间点，以呈献出一个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特性。

为了呈献历史的多元面貌²，本文把论述将分为三种（一）以官方的立场论述政权历史，通常由胜者所书，以行动党右派为代表人物（二）他者的历史，是在政权斗争中失败的一方，通常成为官方历史被边缘化的一方，在本文为左派的被拘留者（三）一般人民的历史，除了胜败之外，论述在时间序列中同一代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何受其影响。此外，透过整理 1954-1963 期间工会的统计资料和历次大选的议席分配，呈献群众对于当时的社会参与。

有关林清祥及其事迹是贯穿全文的叙事主线，透过探讨左派工会和政党成立的兴衰始末，回溯左派工会和政党成立的本意，本文在同一个事件

² 历史的多元面貌：笔者在 14-12-13 出席非营利组织“人民历史中心”(Pusat Sejarah Rakyat,PSR)所主办的口述历史工作坊中，黄永宝教授(Prof.Diana Wong Ing Boh)提出将历史分为三种：1) 官方历史 (official history) 2) 他者历史 (alternatif history) 3) 一般人民的历史 (people history)，方能呈现同一时代的多元面貌。

中，透过“官方”的论述、“他者”的言说和“百姓”们的认知，增加多元的诠释角度，以了解历史的真相。过去主流历史话语只关注政治精英阶层或社会经济趋势，忽略了普通民众，因此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兴起使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备受争议。但口述历史恰恰弥补了上述缺陷：历史学家经由口述历史能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因而能更好地保存和描述出过去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历史成为保存历史全貌的工具。（方仪力，2011：85）

对于这位在主流历史上的边缘人物，年长左派人士的记忆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这一多数选择“噤声”的族群，本研究在资料的收集上，笔者幸得长辈们的相互引荐，透过访问在左翼运动时期活跃于工会和政党的人，或曾与林清祥合作或有深入接触的人，了解他们年轻时的信仰。林清祥的家属所收藏的剪报、他的朋友们所提供的资料，笔者所要梳理的是材料，包括官方报告、报章报导、档案、网路资料，与文献资料、民间的记忆和印象，从这些资料折射出当年新加坡社会与经济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实况。

第六节 章节简介

在章节安排分为五章。把林清祥放在他所处的时代。个人生涯的起落、左派工会和政党的兴衰息息相关，他一生中有三次的大起与大落，皆与英殖民地政策有决定性的关系。

第一章为绪论，说明研究动机、研究范围、研究成果回顾、史料介绍、研究方法和各章节简介。

第二章为林清祥一生的起落与反殖民的事业息息相关。主要论述在不同政治体制时期，历经日据时期、殖民政府、民选政府、自治政府、马新合并，对林清祥的影响。让他从“政治明星”到成为“不经审讯的政治拘留者”的起落。因此，本章尝试整理出新加坡独立建国时期一位左翼的反殖民主义者的生涯演变，以期能为这个群体作补遗的记录。

第三章为林清祥在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的角色和影响(1954-1963)。本章主要是论述左派工会兴衰的时代背景，对林清祥带领工团的努力经营作深入论述。从中探讨林清祥与左派工团的职能、角色和贡献，以理清“左派职工运动”这个“他者”的历史。

第四章为林清祥在新加坡左派政党的角色和影响。身为“人民行动党”和“社会主义阵线”的创党始人之一，1954年当行动党创党初期，面对殖民部行动党是在野党，早期这个政党秉持着“反殖民主义”的路线；1959年，行动党筹组自治政府之后，党内不坚持反殖民的立场，党内角色的嬗

变导致党内分裂，1961年林清祥等人分道扬镳而筹组“社会主义阵线”。因此，本章将会对林清祥与这两个政党的关系作出分析，左派人士对于“反殖民主义”如何落实在这二个政党的“建党宣言”，其间有又什么样的异同，以期在研究中呈献林清祥在政坛的发展和影响。在反殖民时期林清祥与新加坡政党的关系。

第五章为结论，整理林清祥及他的同伴们从协调劳资关系到筹组政党所建构的文化方案，总结在他短暂从政生涯所留下弥足珍贵的政治遗产。除了促进对左派反殖民这一族群有进一步的研究，也肯定其领袖在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地位。

第二章：林清祥的生平——从“政治明星”到“不经审讯的政治拘留者”

第一节 林清祥与新加坡的历史

二战后英国殖民地掀起了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潮，其突出表现是新的民族主义政党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工会运动蓬勃兴起，反对殖民主义的罢工斗争与游行示威此伏彼起，同时在一些殖民地还爆发了武装斗争。英国采取了各种抑制、分化和镇压措施。（张顺洪，1996：4）国际局势处于冷战的年代，帝国主义拥有亚、非、拉各殖民地的统治权，亲英美帝国主义路线和亲共产中俄社会主义路线成为当时的二大强势路线。

政治局势未定型，在新加坡并入马来亚之前，曾有一段“众声喧哗”的时代，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为争取国家独立，以期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段时期呈献多方面的“多元”：在种族方面，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协手合作；在教育背景方面，华校生和英校生互相交流；人民自由参与各种类型的组织和社团，这一股声势是由热情奔放的年轻人所发出的共鸣。这些群众组织历经殖民统治者从教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打压，感受到不公平对待，而成群结社成为反殖民运动的生力军。行动党创党初期正是汇聚了这样一群时代青年的想法，站在反殖民的前端，而成为执政党。成为自治政府之后，路线转右的行动党却打压这股来自民间的力量，扭转了左派所打下的江山，使到左派必需另起炉灶成立“社阵”。二相较量的结果，取得政权的行动党独霸执政权至今。

在新加坡的历史分期，结合教科书上所传达的讯息，可分为：殖民时期、政治觉醒期、共产主义威胁、合并之争、合并的年代、独立建国到走进现代化的过程。吴新慧（2003）的研究指出人民行动党在增进年轻人的

历史认识时,对 1950-1960 年代的新加坡历史,是以当年的种族暴乱(1950 玛丽亚事件³)、导致人命伤亡的工潮(1955 年福利巴士工潮⁴)、河水山大火灾⁵(1961 年)和全岛大制水⁶(1963 年)等为主要内容。一群持有不同政治理念,但抱着同样理想,要争取新加坡独立,改进社会不平等制度的青年,如何产生新加坡在 1950 与 1960 年代的历史和改写它日后的命运,却没有在这些国民教育的素材中反映出来。(吴新慧, 2003: 44)

若从时间轴来回顾这一时期新加坡的政治历史,人民群众参与的重大事件有:反黄运动⁷(1953-1956)、华校生反服兵役的五一三事件(May 13 Student Movement)⁸(1954)、英校生反对殖民统治的华惹(Fajar Case)

³ 玛丽亚事件:十三岁的印荷混血女子玛丽亚,因荷籍的亲生父母和回教徒养父母二个家庭争夺她的抚养权;荷兰人认为身为一名白人女子,必须在欧洲家庭里成长;回教徒则认为白人侵犯了玛丽亚的宗教自由,双方所触及的敏感问题,爆发一场大规模的种族冲突。1950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持续两天针对白人的暴乱事件造成 18 人死,173 人受伤,119 辆汽车被破坏。

⁴ 福利巴士工潮:1955 年 4 月 28 日的福利巴士工潮警察袒护资方,用警棍水喉对付工人。原本是一场罢工行动却演变成 4 死 31 伤的暴动事件。警方的任务本在维持治安,但殖民部当局介入罢工的方式是对付工人和工会领袖。6 月中警方甚至引用籍以对付共产党人的“紧急法令”,转而用到工人群众身上,以构成内部安全的威胁为由,拘捕职工会数领袖。为了抗议职工会领袖被捕,数万工友群起罢工,市区交通严重受到影响。林清祥领导“各业”和职工联合会发动签名运动“用华巫印英四种文字书写请愿书,致首席部长要求释放二职工领袖”。工人们得到学生的支持,反殖爱国华校学生运动围绕在支持工运事件的政治活动上,成为新加坡战后政治和工运史上的重要事件。殖民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力量压制工运,激起民间对殖民主的反感。遭扣留者,在各界强烈抗议下获释。这合作经验可说是全新人民决心摆脱殖民地主义的胜利。(星洲日报,1955 年 5 月 14 日)和(新报,1955 年 6 月 14 日)

⁵ 河水山大火灾:1961 年 5 月,河水山木屋区发生大火,三万个居民无家可归。这不幸的遭遇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史上,为重要的转折点。随后,建屋发展局(HDB)便展开了首个大型建屋计划。

⁶ 全岛大制水:1963 年 4 月 23 日至 1964 年 2 月 28 日,新加坡面临严峻的水供问题,强制制水达十个月。

⁷ 反黄运动:1950 年代色情文化泛滥,1953 年新加坡发生数宗奸杀案,华校生、青年、工友、妇女团体,发起反对黄色文化,并会同其他民族一道开展反对色情文化的社会运动,以端正社会风气。

⁸ 五一三事件:1954 年 5 月 13 日,逾千名新加坡华校生聚集市中心游行赴总督呈请愿书,反对殖民地政府“抽壮丁”(推行服兵役)。在皇家山公园外,却遭警方出动镇暴队镇压,发生警民冲突。过程中,有逾 40 名学生被逮捕,被喻为“新加坡五一三事件”,是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斗争,也是当时华校生本土意识的强烈表现。

事件⁹（1954）、人民行动党(People Action Party)成立¹⁰（1954）、林德宪制(The Rendel Constitution General Elections)选举¹¹（1955）、福利巴士工潮(Hock Lee Bus Riots)（1955）、南洋大学创校¹²（1955）、独立代表团大会¹³（1956）、首次宪制谈判¹⁴（1956）、解放行动¹⁵（又称“九一八事件”）（1956）、自治选举¹⁶（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1959）、教育部长周瑞麒的贪污案¹⁷（1959）、芳邻补选(Hong Lim:by-election)¹⁸

⁹ 华惹案：1953年在马大校园一群左翼份子成立“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以反殖和争取各民族团结作为目标，出版刊物《华惹》（Fajar）。1954年5月《华惹》因刊登一篇《对亚洲的侵略》社论，编辑部人员被逮捕，并被控告煽动罪。这8名学生在李光耀及女皇律师的辩护下于8月终获无罪释放。这件事证明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反殖民的政治活动。

¹⁰ 人民行动党：1954年11月21日华校和英校的精英联合成立，从新加坡于1959年的第一届选举开始就组织自治政府。1963至1965年当新加坡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行动党是其中一个党，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成为至今唯一的执政党。

¹¹ 林德宪制选举：或称立法议会选举（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在1955年4月2日举行。英殖民地政府鉴于新加坡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各種进步力量不断发展，宣布增加新加坡立法议会的民选议员的席位，这揭开新加坡民选议会的序幕。

¹² 南洋大学创校：由于英殖民政府极力推崇英文教育，华校中学生在1949年中国成立后没有进修的途径。1953年初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建议创办一所以中文为主的大学，他首捐500万，之后东南亚各地区、各阶层的华人也积极响应。1955年-1980年在新加坡裕廊西云南园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20多年培养12000多名毕业生。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一所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¹³ 独立代表团大会：1956年3月18日英国国会代表团到访，要求独立的各党派和全新人民在加冷机场举行万人群众大会要求独立，为将在伦敦举行进一步讨论宪制进展的会议，争取更大的自由。

¹⁴ 首次宪制谈判：1956年4月以首席部长马绍尔所率领的13人各政党代表团到英国伦敦为争取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谈判。为时一周为新加坡的自治独立的谈判，在内部安全的问题上，林清祥与马绍尔始终站在同一阵线，与李光耀见解不同。林清祥自己的分析主要原因是英国方面对新加坡的内部治安控制权毫不退让；而代表团内部的步调各异也是一大弱点。（南洋商报，1956年4月28日）

¹⁵ 解放行动(又称“九一八事件”)：1957年9月18日起至10月近300人在林有福政府时期被逮捕。

¹⁶ 自治选举：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的自治选举中李光耀获选当总理。

¹⁷ 教育部长周瑞麒的贪污案：林有福执政期间政党已贪污腐化，1959年2月，在大选举行前三个月，杜进才揭发教育部长周瑞麒的贪污行为接受了70万元的巨款。

¹⁸ 芳林补选（1961年4月29日）：行动党领导层发生内讧，芳林区议员王永元，也是第一任民选市长公然摆出反英国人的姿态，引起殖民政府不满。王永元于是辞去芳林议席，并在补选中击败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易润堂而当选议员。王永元一向是行动党领导层内最右翼的代表，他所提出的“十六项原则”却是左派所秉持的立场，尽管当时林清祥知道本身身在人民行动党的处境困难，但仍本着“左翼团结”的原则呼吁选民支持行动党候选人，希望党的路线不要偏离。

(1961)、安顺补选¹⁹(Anson:by-election) (1961)、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成立²⁰ (1961)、全民公投(Merger Referendum)²¹ (1962)、冷藏行动²²(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1963)。

历史向来是由胜者所书，国民教育采用的历史素材和在《李光耀回忆录》当中提及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基本上都成了新加坡人吸取历史教训的题材，目的性强，价值判断元素无数，许多标签式的字眼如“暴民”、“共产党邪恶的手段”、“颠覆”等，贯穿了李光耀追述 1950 与 1960 年代历史的许多篇章。(吴新慧，2003：45) 由于左派未取得体制内的合法政权，左派和群众们曾参与建国的事迹在主流历史完全被漠视，甚至在新加坡的历史被当成负面的教材。现代新加坡历史的另一面正是对左派政权的镇压，左派的历史正是“他者”的声音，也是来自“民间”和快被“遗忘”的声音，极需要重新定位。

林清祥(1933年2月28日-1996年2月2日)，在19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马新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平民化的出生、与同时期的华校

¹⁹ 安顺补选(1961年7月15日)：安顺区一名行动党议员逝世，必须补选。行动党派出的候选人以“马新合并”为口号对抗马绍尔的“争取独立”纲领，结果马绍尔获胜。林清祥曾指出“马新合并”关系到二地人民长远的利益，不应马虎行事。在当时谈的“合并”二地人民存在著两种不同等级的公民，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仅要求保有劳工和教育的自主权。左翼当时认为这是不符合新、马、婆人民利益，是一项不公平的合并。马绍尔批评“大马来西亚指陈合并前途地位难望平等星加坡只是“婢女”并非“太太”。这个议题最后导致左翼与行动党决裂。(星洲日报，1961年7月10日) 工人党马绍尔险胜人民行动党的阿末阿旺。形势：执政党 PAP 3 9 席，反对党阵营 12 (SPA 4, UPP 3, UMNO 3, WP 1 Ind 1)

²⁰ 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于1961年9月3日式成立，这是林清祥和13名原属人民行动党的议员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立意为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最终目标是和马来亚合并，以通过民主、合并及宪制手段达成。这个纲领深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许多行动党的基层党员跳槽到社阵，许多工会也由社阵控制。1965年12月7日社阵宣布抵制国会。

²¹ 全民公投：行动党政府声称要通过《马新合并白皮书》方式加入“大马来西亚”而使新加坡独立。给予选民三种都接受合并的 A、B、C 选择。1962年9月1日举行投票，结果是赞成票有 70.8%，空白票 25.7%。

²² 冷藏行动：1963年2月2日，由英、马、新三方联合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展开“冷藏行动”，百多人都被扣上“亲共份子”和反“马来西亚”的罪名被捕。

生在冷战的环境下从教育、经济、政治上被受打压，使他投身于反殖民地的大洪流，积极地参与学运、工运、政治运动，并先后成为这些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从他 1954 年进入政治圈，到 1963 年遭受第 3 次逮捕，分别在殖民政府、民选政府和自治政府历经一共三次的拘留。他从民间掀起反殖民统治的声浪，遭到殖民部打压的写照。²³从政期间，他被囚禁在监牢里的时间，比他在外界的时间更长。在经历了冷藏行动，1969 年远赴英国，之后他的名字就在政坛上完全消失。他的一生可说是变化多端，在这一起一落也正是林清祥作为一名反殖民主义者的生涯。他成了独立后特定的政治环境的牺牲品。（方壮璧，2007 年：198）他把青春献给反帝反殖运动，可说是马新政治舞台上的奇葩。林清祥这位今天被新加坡现代史缩小到只是在区区注脚出现的人，却是独立的设计师和建立公平合理新加坡的愿景代表。（许艾丁，2002：226）

本论文依据政治局势演变的情况，结合林清祥的生涯分成五个时期，参见表一：新加坡历史与林清祥：

- 一、殖民政府（含日据时期）：平民百姓的出生和局势（1933 年-1948 年）
- 二、殖民政府：从学运领袖到被开除学籍（1949 年-1952 年）
- 三、民选政府：从政治明星到忍受单独监禁政治拘留者（1953 年-1959 年 5 月）
- 四、自治政府：从政治秘书到政治流放者（1959 年 6 月-1969 年 7 月）
- 五、国家独立：政治流放和返新后的平民生活（1963 年 3 月-1996 年）

²³ 林清祥被扣留了三次，分别是：（1）1951 年 8 月 13 日，扣留一个星期；（2）1956 年 10 月 26 日凌晨至 1959 年 6 月 4 日，扣留二年八个月；（3）1963 年 2 月 2 日至 1969 年 9 月，扣留 6 年 7 个月，而于 1969 年 7 月 28 日流放到英国。

这种时间的分法能让笔者了解左派在不同时间点的兴衰起落。其中始于 1954 年在“民选政府”和“自治政府”这二个时期是本论文集集中讨论的背景，1959 年是关键年，1961 年左派需另成立政党“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Barisan Sosialis）和工会“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简称“沙都”）（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 SATU）是转折点。1963 年则是左派完全被打压的时候。探讨左派在不同时间点的起落和诉求，也呈现执政者的转换和左派坚持反殖民主义所应对的方式。林清祥个人经历了从“政治明星”到“不经审讯的政治拘留者”；而在英殖民统治的大环境如何造就了他？又如何摧毁了他？从中探析左派工会和政党创建的初衷，及在后来的历史如何被曲解。透过林清祥跌宕起伏的生涯，具体呈献一位左翼反殖民主义者在大时代的写照。

表一、新加坡历史与林清祥

新加坡的历史分期			政治体制	林清祥的生涯
年份	新加坡的故事：克服一切困难	官方所介绍的初中（特别班/快捷班）历史教学大纲，2006		
1300-1819	不包括	1819年之前的新加坡		
1819-1942	殖民时期（包括提到1300年至1819年，英国的占领，位处岛国的战略位置，自由贸易和移民的重要性，英国统治的特色，日本侵略中国，日军入侵和英国于1945年重返）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作为英租界地的新加坡现代化的成长与发展 把新加坡建立为英国贸易的据点 移民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在新加坡的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影响新加坡的事件：工业革命、苏伊士运河开始运行、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经济大萧条		
1942-1945		动荡的年代		平民生活（1933年-1948年）
1945-1954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它对新加坡的影响	1945-1954 殖民政府	学运领袖到被开除学籍（1949年-1952年）
1945-1955	“政治觉醒期”（专注于玛丽亚事件的骚乱和“共产主义威胁”）		1955-1956 民选政府；马绍尔政府	工会领袖（“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1954年5月到1957年2月）；政治明星（人民行动党议员，1955年4月-1959年）
1955-1961	共产主义威胁	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动乱：共产党领导的暴动和罢工；玛丽亚事件的骚乱。 自治的斗争。	1957-1958 半自治政府；林有福政府	政治拘留者（扣留期：二年八个月1956年10月26日凌晨至1959年6月4日）
1961-1963	合并之争		1959-1963 自治政府	工会顾问（“泛星工友联合会”，1959年6月-1963年10月底）；政治秘书（人民行动党，1959年6月-1961年7月）
1963-1965	合并的年代		1963-1965 马新合并	政治拘留者（扣留6年7个月，1963年2月2日至1969年9月，而于1969年7月28日流放到英国。）
1965-1971	独立建国：从求生到先进国	在新加坡独立，建设国家的努力	1965-现在 新加坡建国	政治流放和返新后的平民生活（1966年-1996年）
1971-现在		不包括		
未来	未来在我们手中	不包括		
Barr & Skrbis(2008) 新加坡的故事：建立一个国家的迷思 The Singapore Story:Constructing a Natioanl Myth ,Constucting Singapore , P22				

笔者整理自：

Barr & Skrbis(2008)*The Singapore Story:Constructing a Natioanl Myth ,Constucting Singapore , P22*

第二节 林清祥与他的时代

一、出生和局势（殖民政府 1933 年-1948 年）

在林清祥出生前 1929 年世界经济大恐慌，马新一代受到整个局势的影响市场萧条。1931 年日军发动 918 事变，整个世界的局势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动荡不安。林清祥 1933 年出生于大坡直落亚逸街的一个小商贩家里。父亲林廷玉是福建晋江人，母亲洪柿娘。在 12 个兄弟姐妹当中，排行第二。本来在新加坡生活，在他 3 岁时林家就搬到柔佛州(Johor)的小笨珍（Pontian Kechil）南峇村（Rambah），在那里开了一间杂货店。林清祥的童年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入侵世界各地之际，如：1937 年日军侵入芦沟桥、中日爆发“七七事变”，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席卷南洋一带的支援中国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已深入社会各界。

童年他唯一的叔叔林廷贵常抱着他唱《中国不会亡》等抗日歌曲，向他讲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启发他伸张正义的理想。后来，叔叔在他 6 岁（1941 年）响应华社领袖陈嘉庚的号召，毅然前往中国参加抗日。1941 年 12 月日军南侵，学校被迫关闭，林清祥失学。家园在日军纵火下被毁，林家避入附近的丛林开芭种地。这期间，在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也几次经历了几乎被日军抓的危险，林清祥的政治和民族意识大为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军在联军名义下卷土重来，想要重新占领马来亚。在大战中英国政府欠下巨额美元债务，需要靠殖民地作为经济的来源来偿还。而马来亚盛产的橡胶锡矿是它换取大量外汇的重要来源。然而，马新人民曾直接参与对抗日军，战争使民族认同感或民族独立意识

空前提高。从国际层面看，当时的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战后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英国要重返殖民地统治受到重重的考验。

1948年，英国强行采用“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取代众人反对的“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宪制安排，在这个计划下，新加坡分割开来成为直辖殖民地。马新各族人民强烈抗议却换来英殖民当局在马新实施《紧急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一些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这期间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据悉，全马各地有6百多位人士被捕，3百多个工会、左派社团被查封。这个“去殖民化”的手段加速民间想要独立的“反殖民浪潮”。

林清祥即生长在这样的大时代，在与他同一时代的人都希望能摆脱英殖民的统治和恢复马新的统一。相较于一般从政者有达官显要的关系，作为从中国南来的第二代移民，林清祥出生在平民百姓之家、家族中既没有政治背景，也不是富商，没有“背景”的他却能彰显出他的草根性。

表二、1933年-1948年林清祥出生和局势

1933年	诞生	林清祥1933年2月28日诞生于新加坡大坡直落亚逸街的一个小商贩家里。父亲林廷玉，母亲洪柿娘。在12个兄弟姐妹当中，排行第二。
1936年	3岁	由于当时经济不景气，他的父亲便搬到柔佛州的小笨珍南峇村。
1939年	6岁	林清祥进入小笨珍的培群小学读书。
1942年	9岁	随着日军南侵，学校被迫关闭，林清祥失学。家园在日军纵火下被毁，林家避入附近的丛林开芭种地。这期间，在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也几次经历了几乎被日军抓的危险，林清祥的政治和民族意识大为加强。
1945年	12岁	日军投降后，林家搬回南峇村经营杂货店，他得以继续上学。

资料来源自：

- 1) 〈林清祥生平年表与时代背景纪略〉，《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
- 2) Tan Jing Quee, Jomo K.S(2001): *Comet in our sky-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 INSAN.

照片一：1948年15岁林清祥小学毕业照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2。

二、从学运领袖到被开除学籍（殖民政府1949年-1952年）

1950年代，马来亚华社的本地政治意识更加强化。许多华人都愿意永久定居在马来亚，而把它当作第二故乡（颜清湟，2005：5-8）。此时身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就读的林清祥结交了不同的朋友，更加感受到时代的氛围。1951年因抵制殖民教育政策下的会考制度，而组织“反对初三会考同学会”主张争取社会正义、自由、独立、反对殖民统治。同学间分工合作，训练组织团队、鼓动情绪的能力和演说技巧。这时期林清祥成为活跃的学生领袖，与同学方水双建立深厚的情谊，学运成为培养职工运动的温床。

好友方水双在他的回忆录提到：

“当时我和林清祥不再全神贯注在学业，我们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如校外野餐和学习小组，我们相信应该投身学运，反对殖民地政府所实施不公平、歧视华文的教育政策。殖民地政府禁止华校学生到中国大陆深造，切断了华校生考取大学学位的途径。当时的华校生面对困境，促使他们都响应号召，加入罢考的行列。”（方水双，2007：29）

这些活动引起政治部的注意，1951年8月13日起他被扣留一星期，初尝铁窗滋味。同年10月，又因罢考事件被扣留。被释放后，他和初中三的108位同学起被开除。学生时代林清祥就遭受英殖民不合理的政策而罢考失学。这是华校中学生就教育相关的课题与殖民政权展开的第一轮抗争的起点，而第二次抗争则是1954年的“五一三”学潮。同学之间因为受殖民政府压迫的集体经历转化为摆脱殖民主义的追求。

当时在笨珍只有小学，林家兄弟姐妹们先后都到新加坡读中学。在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大环境，当时年轻人都以维护正义之姿，纷纷走入左派的阵营，如：林家的清如、秀凤、清福。另外，与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后来成为林清祥太太的黄翠云、弟媳林金燕也都投入时代的洪流，在工会组织中成为当时的中坚份子。

大哥林清吉追述“当年在笨珍顺昌洋行工作期间，清祥力求上进，他参加新加坡世界书局邮购部，买书自修。我记得他阅读很多徐訏的小说。转入华中以后，他也爱读苏联作家的作品，如《罪与罚》、《母亲》、《被侮辱与被损伤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等。”²⁴林清祥喜欢的作家有：鲁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茅盾等，这加强他浓厚的爱国主义、援华、救亡等思想。他的同侪们都认同左派。虽然林清祥初中都没有毕业，但在当时教育资源的缺乏，能读到中学就已是精英份子。林清祥是透过不断的阅读，也爱与同伴分享其中的知识，并与受英文教育的同伴讨论，建立起他的信念。

时代造英雄，身为土生土长的华人，左翼反殖民主义思潮对他有着启迪的作用。当时，新加坡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得不到公民权，新加坡中华

²⁴ 笔者与林清吉的访谈。日期：2011年10月21日，地点：新加坡林清吉住家。

总商会向英国政府提呈备忘录，要求放宽公民权限制、推动民众参政和废除议会语言限制等等。（《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委会，2002：29）他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亚、非、拉人民主要任务，是场正义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独立自主的。虽然他曾多次公开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至今也没有找到任何他是党员的证据，但他并不反共。他也从不讳言自己早期曾是“抗英同盟”的一员，但这个组织很快就解散，在当时这是唯一合法的抗英组织。

在马新独立运动热潮纷涌，也是民族主义和左翼思潮兴起的年代，林清祥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一面旗帜，但他从没利用自己在反殖运动中所具有的地位为共产主义进行宣传，而是带领大家走向马新独立的方向。

表三、1949年-1952年从学运领袖到被开除学籍

1949年	16岁	报读新加坡的天主教学校。
1950年	17岁	正式转入武吉知马的华侨中学初中二甲班。
1951年	18岁	因抵制殖民教育政策下的会考制度,八月份他跟大多数的初中毕业生一起被警方政治部拘捕,扣押一个星期;十月份教育部也迫使学校当局把他开除。担任兼职老师,到黄昏班进修英文。

三、从政治明星到忍受单独监禁政治拘留者（民选政府 1953年-1959年5月）

为了争取独立，马来亚和新加坡二地的人民都是在华、巫、印精英份子的领导下筹组政党，带领群众。1954年是反殖民的关键年，华校生反对服役的“五一三事件”、英校生的“华惹案”（Fajar Case），年轻学生们的政治觉醒骤然提升，民间激起了从学生到工人的反英情绪。迫于局势，英国改变对新加坡的统治方式，而于1955年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 进行立法议员改选。行动党成立。善于沟通和组织的林清祥穿梭在不同的团体之间。

1953 到 1959 年, 是林清祥在投身工会, 在群众中崛起成为公众人物, 是奠定他地位和成就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在民选政府马绍尔 (Marshall, David) (1955 年-1956 年 6 月) 和林有福(Lim Yew Hock)(1956 年 7 月-1959 年 5 月) 执政的时间都不长, 可说是英殖民政府政权转移到马新独立的政治过渡期。二个民选政府对殖民地的态度截然不同, 促使林清祥在政坛上经历攀升与滑落。

离开学校后的林清祥加入工会的工作, 这个阶段林清祥已全心投入工人运动。1954 年“各业”成立后, 林清祥被推选为秘书长。他在群众运动中发挥号召力, 演讲的魅力, 成为迅速崛起的公众人物, 并与李光耀等人共组“行动党”, 近而成为林德宪制选举时的政治明星, 22 岁的他代表参选成为最年轻的立法议员。当选为议员后, 仍过着平民化的生活: 身穿行动党员象征廉洁的白衣白裤、与工农群众一起吃着咸蛋配白粥、晚上与职工会的朋友们一起睡在密驼路 (Middle Road) 工会的办公室、没有车子代步。

马绍尔担任首席部长期间政治较开放而多元, 他坚持反共, 立场是要帮新加坡争取独立。据马绍尔说:

“林清祥是李光耀介绍给我认识的。李光耀到我简陋的首席部长办公室来见我, 我的办公室位于楼梯底下, 只有两张椅子, 一张写字台, 一盏光秃的电灯。他对我说: ‘见一见新加坡未来的总理’, 我望着林清祥笑了起来。他说: ‘不要笑, 他是新加坡最好的华语演说家, 他将成为我们未

来的总理。’”（苏群松， 2002 年：207）

与行动党筹组联合政府时期，民间的群众结社活络，工会和学生组织纷纷成立，且欣欣向荣的景像。这群年轻人相信他们有权力主宰国家的走向。左派有丰富而多元的发展，逮捕的事件较少，殖民部给马绍尔的权力有限，让他难有大作为。

亚非会议在林德宪制选举的二个星期后在印尼的万隆举行，在反殖民、反帝国的立场，亚非地区的人民体现了团结一致的精神。亚非会议刺激了独立运动，林清祥在职工会的群众运动和公开演讲教育民众认清殖民地统治。这时期职工运动、独立代表团大会都在高喊“默迪卡”。他也代表出席首次宪制谈判。林清祥平民化的背景和言行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所能认同的。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用着当时民众所常说的福建话带领和教育群众，唤醒人民的政治意识。从他待人处事的原则和信念，可以发现他深受左翼思潮和社会主义的影响。

总结 1953-1959 年这六年，前三年多是年轻的林清祥投身工会运动、政党，实行他人生的抱负的关键期，后二年多身陷牢狱中。这段期间，林清祥有四重身份：“各业”秘书长、行动党副秘书长、立法议院民选议员、首次宪制谈判代表团团员，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也是整个反殖运动的中心人物。投身反殖民事业的理想和决心俨然成形。这样的一个局面，也是直接造成大英帝国的非殖民化过程中，去除林清祥所领导的替代阵线影响力的原因。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后向反殖运动进行蛮横的镇压，以迎合英国一直以来想扑灭新加坡的左派（所谓的亲共）势力，以扶持另一股能为英国人接受的势力接管政权。林清祥在“紧急法令”下所执行的“解放行动”，

经历第二次坐牢,年初,他被关押在中英警署密室,之后被解往樟宜监狱,忍受长达2年半的单独监禁。²⁵

这时期他充分利用时间,努力学习和掌握马来语文。马来作家群包括:乌斯曼·阿旺(Uzman Awang)、克里斯·玛斯(Keris Mas)、马苏里(S.N Masuri)、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等,还有印尼小说,如:《教养错误》、《西蒂·奴峇雅》、《无神论者》。这让他能在出狱后用纯正的马来语,在传统的巫统堡垒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公开演说。(陈仁贵,2002:128)

林清祥了解这是在反殖民地统治为民族事业奋斗的遭遇。如同那个年代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在思想上作好被殖民统治者镇压(被捕坐牢、驱逐出境,甚至牺牲性命)的准备,而且在往后的反殖斗争的实践中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南洋商报,2001年8月26日)。林清祥的起落转折正是左派人士在反殖运动的写照。

表四、1953年-1959年5月从政治明星到忍受单独监禁政治拘留者

1953年	20岁	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樟宜分会受薪秘书,随后兼任巴耶里巴分会秘书。
1954年	21岁	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于四月成立,被选为秘书。华校中学生因抵抗国民服役制度而引发“五一三”事件,在这场示威活动中,学生被控告非法集会和引发骚乱。八月份《华惹》编辑部的8位成员以引发煽动叛乱的罪名被提控。十一月廿一日人民行动党正式宣告成立。
1955年	22岁	林清祥代表行动党参与林德宪制立法议会选举,当选武吉知马区议员。五月十二日福利巴士工人罢工引发爆动。
1956年	23岁	3月19日万人群众大会向来访的英国议会代表团提出争取独立的渴求,率众高喊“默迪卡”。4月林清祥与李光耀代表行动党参加以马绍尔为首的13人各党派代表团,前赴伦敦与英国方面举行关于新加坡宪制的谈判。这项谈判由4月23日开始在5月15日宣告破裂。马绍尔宣布辞职,由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

²⁵ 单独监禁:是最残酷的精神虐待之一。详见:林福寿(2013):189。

		自 9 月 18 日至 10 月 26 日，在殖民地军警的配合下，林有福向反殖力量发动连续进攻，“各业”等左派工会、农会、文教团体、“中学联”等青年学生组织共近百个团体被强行封禁，终于引发全岛大暴动，这是林清祥第二次坐牢。
1957 年	24 岁	8 月 21 日警方再度发动另一波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包括 6 位被新委任为人民行动党的中央干部。12 月 22 日，行动党赢得了市议会的选举，王永元当选市长。
1958 年	25 岁	坐牢进入第 3 年。

照片二：1955 年 22 岁活跃于工会和政坛时摄



资料来源：家属提供

说明：此张照片为 Comet in our sky: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 的封面

四、从政治秘书到政治流放者（自治政府：1959 年 6 月-1969 年 7 月）

1959 年大选，行动党取得胜利组织“第一届自治政府”，内定总理为李光耀，仍保有左派色彩的行动党相信林清祥在群众当中声望极高，于是宣布 8 名与行动党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拘留者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蒂凡那等八人重获自由。在他们走出樟宜监狱，群众夹道欢呼，这时林清祥 26 岁，有一张家喻户晓的照片，是他被释放时拍的，挂着花环，笑容满面，正释放着和平鸽。投入工会和政治活动之后，林清祥一直与朋友为伍，他们思考着群众的事，这时他、方水双和兀哈尔在外租房子一起住。

1959年是关键的一年，行动党已不再依循创党的宗旨，变更了反殖立场后，仍依然坚守反殖民主义的左派受到重重挑战。面对党内分裂，工会的发展也受挫。这个阶段是新加坡的政权面临左右分野的关键时期。左翼和右翼在（一）内部安全委员会的废存（二）释放政治拘留者和（三）马新合并上的安排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芳林补选”和“安顺补选”这两场补选在二个月内相继进行，补选的结果显示广大群众默默认同的是左倾反殖民主义，而行动党右倾的举动让党内两股势力形成对立。而“马新合并”议题是林清祥从“人民行动党”到筹组“社会主义阵线”历程的转折点。

1959-1963年，当新加坡政局从左转右，是林清祥再次将反殖事业推向高潮和跌入谷底的关键期，他直接参与政党发展的重要时段。“社会主义阵线”于1961年成立时，他接触的人已从工人阶级到参与立法议会的政治菁英；语言的使用从福建话、华文到英文；他的朋友群融合着中文教育到英文教育。游走于在不同的组织之间，这是他从政生涯最辉煌的二年，在马新合并时期，他的演讲就像一堂精彩的政治课，每一个时局的变化，他都引导民众认清时局，并在关键时刻指出一条明确的路，他仍然是以群众为依归。

社阵成立前，林清祥发现房子曾被人潜入，在好友傅树介的建议下而搬到他的家住。傅树介这么提到：

“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间房子，我们不常见面，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外出。有一天，他刚好要到立法议会大楼出席会议，当时我的妻子林义真批评说清祥和他的朋友总是穿着白色衬衫和裤子；他们其实可以看起

来更帅气。然后，她把我的西式领结给他。我和清祥都意识到当他佩戴上这西式领结，意味着林清祥已不再只是一位受华文教育的工会份子，他已经进入到说英语的世界。（傅树介，2013：143）

衣着即是身份认同的象徵，李光耀在立法议会与林清祥碰面时也注意到这转变：

因此他在立法议会发表了这样的评论，社阵的秘书长“他是一个伟大的工人代表，也是一位无产阶级，穿着大衣，结上波点丝质的领结来到立法议会的交谊厅（CPA room），这看起来多么不一样，他不再是衣衫褴褛的无产阶级。”李光耀的言论表示“每个人都想脱离他原有的角色，每个人都想看起来跟他原本的样子不一样。”（SLAD 12 July 1962, col. 430）

26

傅树介对这作了更详尽的说明：

事实上林清祥可以从中文源流跨越到英文源流的中产阶级，这样的现象被他们视为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吓到那些人使他们想方设法，让林清祥永远不能在新加坡的政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傅树介，2013：143）

在1960年早期的演词中，他常把本地事件，不只和其他殖民地世界各国事件连系起来，同时，也和其他国家，如：南非、韩国、土耳其和日本的事件连系起来，而且在演词中所采用的是中性的词汇。（T.N.Harper，2004：28）他以出色的演讲家著称，足以呈献他在反殖民斗争时期的国际观。马新合并的讨论更是他演讲的精彩时期。这段时期与行动党和李光耀

²⁶ The message was not lost on Lee Kuan Yew, who commented on it in the Assembly that the Barisan secretary general ‘who was a great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kers, the proletariat came to the CPA room with a polka-dotted silken scarf and a coat, looking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No longer the ragged proletariat.’ Lee remarked that ‘ how different everybody wants to appear from his normal role. Everybody wants to look something from what he actually is.’ (SLAD 12 July 1962, col. 430)

争峰相对的辩词，正是自由论战的时期。已成书刊的演讲记录一共有 19 篇。从他的演词可以看出，相较于早期的激昂演说呈献不同的风格。他已发展成为一个较为严肃、深思熟虑，精于分析的演说者。（陈仁贵，2002：128）。

林清祥浑身充满政治的血液，他不断的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对周边国家的反殖民都采取支持的态度。在官方的文件中，提到社阵声援汶莱的武装斗争，成为大逮捕的理由。左派人士认为即使不声援支持汶莱，他们仍然会被捕，因为英国想要逮捕的计划早已蕴酿多时。

“社阵”刚刚开启了新加坡的二党政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左派领袖都感受到将会面临大逮捕，但他们没有人逃开。一年多的时间社阵领袖经历“内安法令”下的“冷藏行动”，1963年2月2日，林清祥再度被拘留。这是他再度从最耀眼的政治舞台中坠落。新加坡的政治终结所有的反对势力之后，演变成一党独大实行大家长式的民主。

那是恐吓和压制的年代，被嫌疑和共产党有关联系的、受华人教育的活动份子，受到最为残暴的对付。……新加坡脱离大马后，他成为他的政敌行动党囚徒。他在狱中精神崩溃，心情抑郁并且有自杀倾向。（拉惹古马(M.K.RajaKumar)，2002：167）林清祥忍受了6年多的牢狱折磨，就像所有政治拘留者需要签署自白书或上电视。²⁷1969年，他写信给当时社阵秘书长李绍祖公开宣布放弃政治，之后就流放到英国。

²⁷ 受访者：林清吉，“李光耀曾在总统府接见他。后来用总统府的信笺写了封信给清祥，回忆二人之间的友情。他在这封信中，说清祥写日期都不记得是什么日子。此时的清祥精神已有错乱。这封信是清祥到英国之后，我去到监狱收拾他的东西时看到的信，但是后来遗失了。不然就能证明清祥所写的声明书其实不是在他清醒的情况写下的。”2011年10月21日，下午2点-4点，新加坡林清吉住家，采访者：严秋霞。

表五、1959年6月-1969年7月从政治秘书到政治流放者

1959年	26岁	5月3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行动党取得胜利，赢得51个席位中的43个，准备上台组织第一届自治政府，内定总理为李光耀。6月4日，在内定内政部长王邦文连同新任议员黄信芳的带引下，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蒂凡那等八人走出监狱进入市区。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被委任为“政治秘书”，用以“安抚”广大群众因眼见新政府逐步右倾而正在高涨起来的不满情绪。蒂凡那则被李光耀所重用，安插在改组后职工总会的领导位子上。
1961年	28岁	4月王永元在芳林补选中取得胜利。5月27日：东姑阿都拉曼提出“马来西亚”计划，把马来亚、新加坡、汶莱、沙巴、砂劳越进行大合并。7月安顺补选行动党败给马绍尔，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李绍祖被行动党开除。8月林清祥呼吁反殖民斗争的方向是要积极的实现全面内部自治政府。9月17日召集群众大会以筹组社阵。10月3日社阵推选出李绍祖成为主席，林清祥成为秘书长。
1962年	29岁	9月1日：针对合并举行全民公投，社阵所提倡的投空白票占了25.7%。
1963年	30岁	2月2日，由英、马、新三方联合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展开“冷藏行动”，大肆镇压新加坡反殖力量。《社阵》、人民党以及工人、农民、学生、文化、教育、妇女运动的领袖计120人被捕（林清祥、方水双、傅树楷、林福寿、兀哈尔、詹密星、林使宾、巴尼、詹姆斯·布都遮里等，都被扣上“亲共份子”和反“马来西亚”的罪名），另有数百人则因被追捕而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当年30岁的林清祥被监禁在樟宜明月湾监狱，开始他的第3次长达6年多的囚禁日子。10月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随后即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虽然身陷囹圄，林清祥很关注监狱外的斗争。当“马来西亚”于9月16日宣布成立时，他就指出这个决定是迫使新加坡以不平等的地位加入“马来西亚”，无疑是对马新历史发展的伤害，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共同长远目标的统治集团各派系，他们之间的争夺只会日益加剧。
1964年	31岁	新加坡发生种族冲突。
1965年	32岁	8月9日由联合邦政府副总理拉萨提议且在财政部长陈修信附议下的所谓将新加坡脱离出马来西亚的议案，在国会火急通过，并立即生效。
1969年	36岁	5月13日马来西亚发生种族冲突。7月28日，林清祥带着多病的身体，含泪离开亲爱的乡土马新，前往英国伦敦，开始其长达10年的“流放”生活。在动身之前，林清祥曾发出信件，表明他已经辞去自己在“社阵”里的一切职务，从此脱离新加坡的政党政治舞台。

照片三：出狱时所摄 1959年 26岁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9。

五、政治流放和返新后的平民生活（国家独立：1970年-1996年）

在英国林清祥经过家人、友人的照料，健康渐渐恢复，一年后（1970年）他与工会伙伴黄翠云结婚。他当过搬运工人，在水果店当工人、妻子则在纺织厂工作。在伦敦的10年里，他常常为了不能继续为自己国家的自由与民主事业献出一分力量而感到难过。²⁸

二个孩子林子毅和林子宽分别于1973年和1977年出世，夫妻俩考量到要让孩子们接受中文教育而于1979年返新。他们秉持着做人要有正直的品德教导二兄弟。返新后，林清祥与家人住在新加坡实龙岗，过着平静

²⁸ 受访者：林清吉，“清祥在1969年流放到英国后曾开玩笑说‘自己不失工人本色’。他曾写信回来，内容是在他当清道夫时，他遇到一位新加坡的年轻人，他问对方‘在新加坡你最尊敬的人是谁？’对方的回答竟然是“林清祥”。这位旅人不知道时移世易，眼前的这位清道夫正是林清祥。”这段谈话说明了年轻的林清祥是许多新加坡人理想的化身。2011年10月21日，下午2点-4点，新加坡林清吉住家，采访者：严秋霞。

的生活。曾在弟弟林清如和好友陈仁贵合开的律师馆帮忙²⁹、当过房地产经纪、塑胶厂经理。邻居不知道他是当年的政坛红人。偶尔出现实龙岗花园的小贩中心，这时期的林清祥有点发福，对人仍然谦和，只有老一辈的人会认得他。他仍然爱阅读，举凡政治学、经济学等他都有兴趣。晚间或周末或节日，许多以往的职工会同事和从政的朋友常到来拜访。屋子充满了欢笑和同志情谊。（陈仁贵，2002：140）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没有完全的恢复。³⁰1980年，当他与大哥林清吉在中国上海旅游时，心脏病首次发作。在晚年，他仍然照顾老友们们的生活。

1996年1月，前《新午报》的总编辑和他进行一次访谈时对他讲，有人认为假如政治发展不同，他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林清祥凝视他好久，然后说：“这真叫我难堪，我从来就没有做总理的野心，我只是做我必须做的事。”他用青春推动了反殖民的统治，至于要如何经营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他并没有机会去执行他的抱负。今后的新加坡将更需依赖英美经济势力，这正是殖民主义者梦寐以求的，而却也是林清祥等反殖人士所不愿见的。

在那“愤怒青年的时代”，他是最年轻的民选立法议员。或许由于任期过于短暂，又缺乏经验，所以在国会记录中，他并未留下太多的痕迹。他没有写过值得留念的革命文章，也没有写过深奥难懂的哲学论文。但是，他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工作者和朴实的天赋演说奇才。他所发出的声音，是

²⁹ 受访者：Rose女士（陈仁贵夫人）“仁贵多方面扶持着这位老友。无论是在英国或是回到新加坡之后，他和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合开律师馆，林清祥回到新加坡后就曾在那里帮忙。”，2013年5月29日，下午4点-5点半，吉隆坡富贵纪念馆。采访者：严秋霞。

³⁰ 受访者：陈凯希先生，“林清祥从英国回来后到过吉隆坡时，我曾见过他二次，都是朋友带他来，一次是他的好朋友林使宾。另一次到办公室来，我们还有一起拍照。他的胃口不好，讲话更少。大部份时间是听的多。他看起来有点忧郁，不开朗。”2012年1月14日，上午10点半-下午2点，吉隆坡海欧大厦。采访者：严秋霞。

那个时代殷切需要的希望和改革。他的理想主义和牺牲自我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优秀品质。（陈仁贵，2002，144）

关于他对自己前后被政治部拘留三次，于1969年流放到英国宣布不再涉足政坛的遭遇，他曾在1992年留下以下的书信（林清祥，1992）：

客观地说，我已为我的过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个人遭遇来说，我所经历与付出的更是一般人不敢也不可能想像得出的。……在现阶段，若有人定要问我的过去，我只能理直气壮地说：“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社会，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家庭。当然，活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稀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我也不能例外，我仅是个平凡中稍微不平凡的平凡人，一个历史产物。必不可免地印上历史的烙印，会犯错误，下意识或意识地，但作为一历史产物，由于每个阶段历史的局限性，若我确曾犯上某些错误，我大可问心无愧地，抬起头继续往前走。因为历史巨轮总是不停地向前走，而人，每个人最终必须向历史负责，而人们创造的历史，自然会有公断，历史不会永远也不可能永远由一个人或社会某个集团创造或垄断写出的！……”

宽厚仁爱的林清祥自1979年返新过着低调生活，对于亲人和过往合作过的伙伴，每年他都寄上亲笔写的贺年卡慰问，包括把他视为政敌的李光耀。在他心脏病爆发前他寄给亲人的一张贺年卡中，他写到“让我们为实现2020年国家宏愿，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繁荣，没有种族压迫的平等社会而努力。”他从年轻掀起的反殖浪潮到老年仍秉持相同的愿望。

1996年2月5日下午，林清祥在新加坡死于心脏病，享年63岁。林

清祥逝世的消息，在马新各中、英文报刊上都有详细报导；远至香港、泰国和台湾的报刊也有登载。治丧期间，在野与在朝的政坛显要、社会名人、社团代表，以及来自马新与周边地区、中国、北美等地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亲临或来函吊凭吊，并敬送花圈、挽轴，刊登挽词等等，千多人出席他的追悼会。李光耀资政赞扬林清祥品格高，为目标而献身。（联合晚报，1996年2月9日）台北《联合报》的标题则是“林清祥本应是新加坡“开国元勋”左派华人领袖、星洲独立运动人物凋零”。（联合报，民国85年2月14日）他的好友方壮璧和海外的朋友对他的挽言是“茅庐初出将相才一身横祸究可哀英雄有恨谁之过功业流芳自天来”。身边熟悉他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待人接物都是谦冲有礼，他的人格和智慧都让与他交往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南洋商报，1996年3月17日）2月9日出殡时，新加坡各界知名人士（新明日报，1996年2月9日）及他的好友700多人齐集火化场（南洋商报，1996年2月11日）热泪盈眶地送别。3月17日，在吉隆坡举行的追悼会上（星洲日报，1996年3月18日），500多名各民族当年战友同声赞扬林清祥高风亮节和对马新人民左派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³¹。出席者发出共同的心声：林清祥是各民族人民子弟的好榜样。（南洋商报，1996年3月18日）

³¹ 受访者：陈凯希先生说“多米尼·布都遮里(Domini Puthuchery)找我举行追悼礼。我问他大概有多少人会出席，那时他告诉我1-200人，结果来了5百多人，站着的人都很多。我后来对于这么伟大的人物，没有找大一点的地方觉得有点惭愧。多米尼也说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来。大概都是因为精神上的共鸣。在那个场合里，没有种族歧视，如果有这一批人，是国家的幸福，可惜这些人都未被重用。”2012年1月14日，上午10点半-下午2点，吉隆坡海欧大厦。采访者：严秋霞。

表六、政治流放和返新后的平民生活国家独立（1970年-1996年）

1970年	37岁	在伦敦，林清祥与亲密战友黄翠云于1970年结婚。他俩是在1959年认识的。当年黄女士是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简称“泛星”）的总务，清祥为会务顾问。1973年长子子毅出世，1977年子宽出世。
1975年	42岁	11月下旬，父亲林廷玉病逝，林清祥偕同翠云与幼儿赶回老家奔丧。
1979年	46岁	举家搬回新加坡。林清祥在弟弟林清如和好友陈仁贵合办的律师馆里工作。
1980年	47岁	林清祥同大哥林清吉在中国上海旅行时首次心脏病发作，进入上海华东医院急诊，住院20多天。
1982年	49岁	进入澳洲悉尼的圣·芬生医院，由著名的张任谦医师完成心脏绕道手术。二人一见如故，林清祥还帮张医师翻译了二本医药小册子，一本是心脏绕道手术说明书，另一本是绕道手术后须注意的事。
1994年	61岁	林子毅将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就读医科，林清祥准备陪孩子上路时，由于心肌绞痛，只好留在家里服药养病。由于经常探望马新两地的好友，是年他同陈凯希、赛·胡先·阿里、陈仁贵、塞·札哈里、多米尼·布都遮里等组成一个委员会，以便筹划照料一些老友所面对的生活难题。
1995年	62岁	7月9日，母亲去世。在母亲弥留之际，林清祥带领子毅赶到吉隆坡守护在病榻前。之后他们又同兄弟们一起护送母亲遗体到小笨珍老家安葬。母亲去世后不久，老友陈德华患癌症进院；另一位较年轻的好友蔡细春也病倒。林清祥不顾自己病体的安危，四处为他们而奔波。
1996年		2月5日下午，林清祥到医院作例常检查，没想到刚回到家里，却心脏病爆发，抢救不及，与世诀别。享年63岁。林清祥逝世的消息，在马新各中、英文报刊上都有详细报导；远至香港、泰国和台湾的报刊也有登载。
		治丧期间，在野与在朝的政坛显要、社会名人、社团代表，以及来自马新与周边地区、中国、北美等地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地，或亲临或来函吊凭吊，并敬送花圈、挽轴，刊登挽词等等，以示哀悼。
		2月9日出殡时，新加坡各界知名人士及林清祥生平好友700多人齐集火化场，热泪盈眶地送别。3月17日，在吉隆坡举行的追悼会上，500多名各民族当年战友同声赞扬林清祥高风亮节和对马新人民左派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出席者发出共同的心声：林清祥是各民族人民子弟的好榜样。

照片四：在英国生活时，林清祥受雇于水果蔬菜店。图示他与雇主以及另一名雇员在水果摊前。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 19。

照片五：1993 年清明扫墓的全家合影：黄翠云、林子毅、林子宽、林清祥（60 岁）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 21。

第三节 一位左翼反殖民主义者

二战后，民族国家独立建国初期的年轻人，无论是出生地点、教育背景文化认同，或思维方式，社会归属与政治认同，已经是在马来亚，与中国的政治完全脱离，可说是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主流论述呈现偏颇的历史，把左派完全归为“共产党”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抹煞他们的贡献。

如果以“共产党”来概括这群人，倒不如从这群人的思路历程来审视他们在这段时期的作为，从资料和口述历史来检视左翼反殖民主义者这个群体的内涵，可以找出一些特徵：

1. 大多是在马新两地出生，当时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
2. 没有宗教信仰，怀有要把青春献给祖国，为民众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情操。
3. 无论是来自中文或英文源流的教育背景共同的目标是“摆脱英国统治”，渐渐的他们摸索出适合本地区的治国理念，要釜底抽薪的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概念中的国家是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
4. 认为独立建国之后的共同语言是马来文，而受中文教育的青年比受英文教育者更主动学习马来文。
5. 他们投身工会活动、发动群众运动，持有“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各族人民是超越“左右”一起争取国家独立。

要独立，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在大英帝国“去殖民化”手段的每一个政治变革时期，当英国和转右后的行动党合作，右派顺理成章的成为英国的代理人，而越激进的左派在群众呼声越高，越是受到严苛的对付，最后被迫驱逐出政坛。有些左派人士并不清楚什么是“共产党”，有关当局即以此理由拘留他们。

事实上，林清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笔者这几年所接触的长辈中提到，那个年代的母亲们其中一个主要的话题是“我的孩子如何被英殖民地政府对付”。关于独立后民族国家的治国理念，林清

祥是战后最先呈鲜融入多元种族生活的领袖。然而，白色恐怖让这一群人多年来都保持沉默。³²从报纸上所记录与他同期被逮捕的人数 1957 年 10 月“解放行动”近 300 人，1963 年 2 月“冷藏行动”近 120 人。而资料显示，自 1959 年开始，行动党就利用公安法令，精心策划了一连串的镇压、逮捕、扣留和监禁了成千上百的左翼人士，解散了无数职工会和其他左派团体。2011 年 11 月 23 日副总理张志贤以书面回答非集选区议员罗文丽的询问时透露：“政府在 1959 年至 1990 年，这 31 年内共扣留了 2460 人，其中 1045 人是在维护公共安全法令（PPSO）和内部安全法（ISA）下遭扣留的。”（卢妙萍，2013：351）了解左派在整个时代的作为和起落所代表的意义，能够重新梳理出建国史的脉络。由此可知这群在独立建国史中缺席“左翼反殖人士”，无论是在人数或精神层面，实际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³² 受访者：Rose 女士（陈仁贵夫人）“由于白色恐怖的影响，在新加坡要找林清祥的资料少之又少，因为太多人太怕了，更多的人是不愿意再提。仁贵是早期为这位朋友写文章记录的人之一。”2013 年 5 月 29 日，下午 4 点-5 点半，吉隆坡富贵纪念馆，采访者：严秋霞。

照片六：1996年联合早报挽词



黄翠云女士 令夫婿
林清祥先生千古
我们在此谨向
为争取独立的英勇战士
林清祥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广州市

陈国伟 蔡作成 林石塔 庄焕庭 萧荣华 王金星 温鸣鸣 林进志 陈水官

香港

高扬 顾合利 郭大英 王才安 王宁 许丕建 陈贡元 张少军 吴文斗 邓觉民
冰梅 卢朝基 卢大通 赵钰思 蓝勇东 邢福源 梁再明 林有为 蔡伟杰 李侨生

马来西亚

Mr & Mrs S.Woodhull 林史宾 曾超卓 叶树仁 史立虎 陈嘉福 何金辨 李朝明 林耀明
欧笑作 周雅明 吴念真 周国香 李凤德 伍厚安 卢毅昌 郭孝谦 郭孝信 郭老祥 陈德华

新加坡

林福寿 陈宗孟 陈承发 李绍祖 傅树楷 陈仁贵 邓亮洪 张福源
王清彬 梁景胜 林廷饴 卢巨焕 王万宝 莫泰熊 卢裕萃 陈水生
苏英练 陈华煜 许振松 李诗东 卢朝基 张木杉 陈荣耀 林安沪
张开发 林福坤 李苑宁 张秋壮 吴永水 杨承南
傅孙力 傅孙民 赵甘照 许长寿 郑祺全 刘天成 杨维华 吴学葆 吴谦德 方学荣 王淑聪
叶永明 邝玉珍 李清华 林爱玉 朱振南 况庚 黄辰思 陈国本 郑怡隆 黄仲仁 陈琼琼
陈悦盛 王英展 朱团好 林兆明 李济舟 白庚 林水彬 陈友娟 王钦 李素芬 徐金聪
陈文贵 许汉杰 林猷英 苏飞凤 方韵琴 何佩珠 李崇南 黄秀华 黄宝凤 钟文灵 徐禄娣
陈国防 陈从今 黄玉书 邱有才 陈巧珍 曾广营 蔡伟藩 李腾喜 陈世鉴 陈素霞 符祖锦
邱嘉庆 李国彬 孙罗文 王炳煌 李静君 李金龙 王淑明 张受人 叶汉枪 林锡坚 何复
卓中华 陈根源 刘明华 顾维国 陈纺绩 陈世聪 庄吧生 陈春林 冯俊田 方汝奎 云美爱
蔡世柏 吴耀城 曾梅蓉 蔡舜英 李发振 林笃英 林春香 戴明忠 蔡洁莲 蔡伟荣 洪素茵
汪永祥 詹威玲 黄琴心 钟文彬 方来华 屈志明 谢和成 谢木财 许月清 萧芳春 陈合源
李美玲 黄清心 林祥德 周金旋 李强兴 冯俊英 李平灵 蔡亨和 罗瑞珍 黄金武 吴您金
黄慧心 陈蒙鹤 曾云鹤 曾素琴 黄明治 李瑞宽 莫水生 池益芬 王润福 洪君平 卓元龙
蓝焯群 杨光雁 林祥香 林光 林格泰 王兴美 钟顺茂 郭刚和 莫泽熙 蔡团根 薛锦梅
蔡纪成 周玉娥 杨俊贤 李承宗 陈陆驰 吴荣发 黄文典 张少梅 沈两湖 林宝顺 杨勤才
欧继芳 周柔 郑添明 郑良水 郑良水 吴亚华 王成奇 林水固 林瑞源 方水双 陈丽英
Anna Lee 王振吉 连如顺 杨贵道 陈松沾 王金发 郭森雄 林昌同 周小梅 周丽俐 林旭
曾松坤 林美云 陶祚强 张铭恩 陈子权 黎才群 Mr.A.Mahadeva 王业裕 侯友华 陈观胜 叶奕田
陈仰荣 杨大弟 符策文 郭巨山 蔡滋源 莫泰豹 朱汉英 许文钊 冯文华 曾天助 谢银花 沈细全
方子秋 郑旅才 杨南燕 林其南 梁天棠 许加坤 陈宝枝 冯文华 周俐明 许坤福 孔桂莲 何景祥
周树番 郭仁滨 林锦雄 方冠华 陈东林 谢世兰 黄衍水 黄衍水 潘晓琴 陈森煥 杨宝泉 洪炎奎
郭兰英 梁枝顺 洪桂树 郑则耀 郑慧玉 黄亚国 潘开富 李永福 游家翔 谢中麟 江春禧
刘荣国 许永江 赵南 余志祥 叶英兰 郭瑞盛 潘开富 李永福 游家翔 谢中麟 江春禧
曾玉清 陈振汉 许炎清 林巨生 蒋维万 王金溪 叶金生 游家翔 谢中麟 江春禧
王淑英 陈瑞金 陈蒙星 陈勇青 陈良河 纪水万 黄英茹 郑越东 谢亚四

同敬挽

资料来源：家属提供。

第三章：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1954-1963)

工会是林清祥展现他生命关怀的地方，左派职工会的兴衰与林清祥的起落生涯共谱成反殖民浪潮的主旋律。1954-1963 年是新加坡政治史和工运史的转折期。离开学校后他在工会中崛起成为领袖。林清祥在左派工团的角色有：1954 年担任“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Singapore Factory and Shop Workers' Union, SFSWU)的秘书长；1959 年自治政府时期，被释放出来后在“泛星工友联合会”（简称“泛星”）(Singapore General Employees' Union, SGEU)成为顾问。1961 年 8 月离开“人民行动党”创“社阵”时，他与同伴成立“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简称“沙都”）(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 SATU)，担任秘书长。

他代表着来自草根的工人，把受压迫的劳工组织起来，在职场上争取合理的薪资、福利。除了在工会办学习班，担任议员期间充份投入工会会务的推展，也代表工会工友与资方谈判，直到谈判无效，才以罢工为最后手段。在他们的努力下，新加坡工人的薪资结构朝稳健的方向改善。工会领袖在教育政策和政治立场上引导民众认清时局，极力合作争取国家独立，从中促进工人的觉醒。由此可知，经济是他们的目的，政治是一种手段：唯有摆脱殖民地的统治，人民才能自由，左派工团由始至终都秉持这个立场。然而主流历史却扭曲左派职工运动的本意，把激进左派标签为：“鼓励劳资对抗，不断通过组织罢工等极端工业行动谋取利益”（郑振清，2009：74）这个观点虽备受挑战，却为官方所推崇。

因此，本章节将研究范围集中在 1954-1963 年，透过官方的统计资料和相关法令的拟定，文献资料、报章、统计资料和口述历史验证和对比，是说明左派工运的成立始末与兴衰的最好证明。从中探讨林清祥与左派工团的作为，以理清“左派职工运动”这个“他者”的历史。

第一节 左派工团与工运的起承转折

新加坡工会和工运的发展与独立前后的政治时局息息相关，其中1954-1963年是新加坡政治史和工运史的转折期。战后，左派团体已在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开始工运活动。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之后，工人群众在被压迫的环境中，蕴酿着渴望改善生活的情境。1950年代劳工还没有牢靠的“国家”概念。只有受激发的反殖独立意识，他们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要求往往夹杂在一起。（郑振清，2009：40）1954年，由新加坡职工会总会带头的工人运动陷入日益分裂的境地中。有关工会只会迎合政府利益的指责广泛流传。事实上，工会在减轻会员的苦难方面毫无表现。（许艾丁，2002：222）私会党也渗透在工会组织中。近80%的中下层华人和少数族群印度裔劳工或商业雇员在共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和争取改善工作薪资条件行动中逐渐凝聚了共识。工人群众自发形成一个新兴的力量。1954年工会运动复兴，左派工会成为带领大家反殖民的枢纽。

林清祥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工会领袖：1954年担任“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的秘书长；1959年自治政府时期，被释放出来后在“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简称“泛星”）成为顾问。1961年8月离开“人民行动党”创“社阵”时，他与同伴成立“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简称“沙都”）担任秘书长。当时左派工团是由不同种族、不同教育背景的领袖组成，如：林清祥代表“各业”、方水双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Singapore Bus Workers Union, SBWU)、兀哈尔（Sydney Woodhull）代表军港工友联合会（Naval Base Labour Union, NBLU）、蒂凡那（Devan Nair）代表新加坡教师公会（Singapore Teachers' Union）和

詹姆斯·布都遮里 (James Puthucheary) 代表海港局职员工会(Singapore Harbour Board Staff Association,SHBSA), 在反殖民的大目标, 这群工会领袖互相合作, 是林清祥和他干劲十足的青年朋友们推动工作所发挥的催化作用。当时新加坡职工会迅速成长和发展, 正反映了急速跳动的时代脉搏。(陈仁贵, 2002: 103) 透过群众运动、座谈会、党报及访问运动等方式, 使他们成功在群众发生效能。

(一) 左派工团与工运的“起”：“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
(1954)

“各业”运作从 1954 年 5 月到 1957 年 2 月, 为期 2 年 9 个月, 初期会员仅 200 多人, 林清祥被推选为秘书长, 在他的努力和形势的影响, 第二年共组织了 3 万 2 千名工友, 是规模最大的工会, 共与雇主签订二百余张合约, 参加“各业”而改善生活待遇的包括一百余间工厂工友, 会员多为华人、另有约两千五百位马来人和印度人。总会所在密驼路(Middle Road), 在武吉智马(Bukit Timah)、乌敏岛(Pulau Ubin)、惹兰卡石(实里打)(Seletar)、巴耶里巴(Payer Lebar)等共设有四个分会, 支部办事处多达十一个。他与好友方水双、陈世鉴白天工作或进行劳资双方谈判, 晚上睡在总部桌子上。这群华校生朴实和奉献的精神深入人心。当选行动党议员后他仍常在工会, 这是他感到最自在的地方。“各业”成为众多左翼工会的核心, 他们认为唯有透过团结各工会团体的力量, 反对殖民统治, 工人们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

初任首席部长的马绍尔在政治上没有实权而难有作为，国外资本家和英国殖民部的立场一致，与劳工是对立的关系。工会服务的对象是普罗大众的工农阶级，兼负改善工友生活和教育工友的任务。³³当时职场多年轻工人（新报，1955年7月26日）³⁴，碰到的问题有：生活低劣、工时长、薪水低、被无理开除、需在公共假期工作等，参加工会是要改善被剥削的不合理待遇。（新报，1955年6月9日）³⁵这期间共掀起200多次罢工行动（南洋商报，1955年4月30日）³⁶，多半成功达到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目的。其中“福利巴士工潮”（星洲日报，1955年5月14日）最具代表性。1955年是工运蓬勃发展的一年，工友组织学习班、联谊，讨论时事，工人阶级在反殖民主义政治斗争中成熟起来，这些努力也争取到立法保障：如：《劳工法令》(The Labour(Amendment) Ordinance)(1955)、《店员就业法令》(Shop Assistants Employment Ordinance)(1957)、《书记员就业法令》(Clerk Employment Ordinance)(1957)。³⁷

³³ 工会的工作有：到工厂召开工友大会、随时与各厂资方谈判改善工人待遇，组织工友参加各种学习，如识字班、歌咏、文艺、野餐等活动。

³⁴ 林清祥出席纺织工友一周年活动演讲，提到“纺织工友们多为十余岁的青年，今日聚集一堂，使人还以为是学校学生的举行庆祝会，依照工友们的这种年龄，本来都应该是在求学的，但是，为了生活，他们却不得不出而谋活，殊使人为之惋惜。”（新报，1955年7月26日）

³⁵ 工友被欺压的情况从以下内容可知：谦拜公司是东南亚数一数二出产水喉的公司，新市甚至马来亚一些大工程所用的水喉，都是由此家公司出产，同时，它也出产一些大桥基，如此次在大世界附近正在建筑的桥基，也是这个公司供给。它一共分成几个部门：水喉部、纸皮部、电器部、铁厂部、桶部、灰喉部。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西人资本经营的公司，其给工友薪资低微，实相当使人惊讶！此公司可说是一个重工业，各部门工作都很粗重，然而，学徒的工资每日仅有二元，杂工每日三四元，正式工资只有五元二角。并且星期六半工也只给半工薪资，星期日不给工资。同时，大多工人为临时工人，厂方随时能任意辞退。如遇工友意外受伤，厂方不但不给以医药上的治疗，还限定工友两日内出示医生证明书，否便加以辞退。（新报，1955年6月9日）

³⁶ 罢工行动：对手无寸铁的人来说，抗议的方式就是平静的罢工。然而罢工动员和受影响的人数可高达上万人，有时会造成全市瘫痪，如：巴耶里峇工潮、福利巴士工潮、谦拜工潮、海港局职员工潮等。在受压迫的环境，除了一般店员和基层劳工，白领职员也展开罢工行动。（南洋商报，1955年4月30日）

³⁷ 在左翼工团的带动下，工人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法律上1955年立法议会通过之“劳工法令”是项里程碑，普遍惠及新加坡工人，如每周44小时工作制，有薪公共假期，

1956年林有福执政正值东南亚反殖民主义热潮高涨，职工运动风起云涌。林清祥代表着来自草根的工人，把受压迫的劳工组织起来，既团结充满分歧且有政治部和私会党渗透的工运，说服工人加入他的事业，并积极融入不同的族群，成为新加坡史上首次能领导群众和成功团结支离破碎工团的领袖。³⁸这股动员自民间的力量在殖民部眼中却构成威胁，1956年10月林有福执行“解放行动”，林清祥等活跃分子遭逮捕入狱或驱逐出境。“各业”被强行关闭吊销注册，导致3万多名工友顿时失去工会的保护。本来“各业”会员要上诉，但身陷囹圄的林清祥明白胜算的可行性不高，转而劝告工友们为自身的权益，参加其他的工会。（新报，1957年3月14日）³⁹这次大扫荡左派标志着新加坡现代政治的分水岭，一度强大的密陀路工会集团遭摧毁殆尽。二年间，身为工会领导人的林清祥在群众中树立起平民领袖的形象。⁴⁰

年假和病假。1957年通过二项立法，《店员就业法令》、《书记员就业法令》，内容有：劳工每日固定工作时数、店员和文员一天工作8个小时、列星期天为公休日，公共假期工作有薪金。这二项法令惠及白领阶级，广大劳工仍仰赖工会为他们争取福利。

³⁸ 林清祥所号召职工会活动的诉求呈献出殖民统治下群众的渴望，举例如下：

- a) “华印巫工人团结的标志各业工会周年会盛况号召劳资团结主张废除紧急法令二万余工友捐薪一日赞助南大”（新报，1955年8月16日）
- b) “数职工会领袖代表数万工友向殖相波德呈备忘录请注意本邦工人问题，从工人生活谈到一般法律政治，支持自治及废除语言限制动议。”。（新报，1955年8月18日）

职工运动的发展和罢工如火如荼的展开，激进左派在台上激烈的喊着“打倒法西斯”“默迪卡”的口号，马绍尔指工运是由“渴求独立、情绪近如火山行将爆发的无耐心青年”所支配着。在许艾丁：<被历史遗忘的人>提到私下与林清祥接触的人对他却有不同的印象。据当时在新加坡担任记者的沙马尼·阿敏回忆林清祥深受群众拥护时说：“我们管叫他‘点头佛’，因为他对求助者都是有求必应的”。（许艾丁，2002：222）

³⁹ 林清祥这么表示“被扣留或未被拘留的各业中央执委一致决定不向部长会议进行上诉，我再说一次，我这决定并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你的决定，（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表示抗议），而是由于我们认为与其使各业会员浪费几个月时间等候必被驳回的上诉的结果，不如让他们早日自己重新组织起来。”（新报，1957年3月14日）

⁴⁰ 受访者：林清吉，大哥提起当年到牢中看望他的印象“他依然有长者的风范。当时父亲、我和二妹会到监中看望他，他会照顾难友，有时交待我们要带什么东西给谁，或是帮忙照应一下谁的家人”。2011年10月21日，下午2点-4点，新加坡林清吉住家，采访者：严秋霞。

照片七：1955年1月15日，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巴耶礼巴站站务委员会成立职员就职典礼。总会总务方水双(F)、总会秘书林清祥(L)、总会法律顾问李光耀(Y)、总会主席黄福传。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3。

照片八：1955年5月12日爆发“福利巴士工潮”，林清祥（手执公事包者）不顾警方阻拦，前往现场探望罢工巴士工友。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3。

（二）左派工团与工运的“承”：“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1959）

“泛星”（1956-1963）是林清祥在狱中且工会被封查后，由弟弟林清如等重新号召工友而组成的工会，总务是黄翠云、主席陈德华，拥有近10万会员。“各业”和“泛星”一脉相承，办事处都在密驼路149A。在

群众中仍深具影响力的林清祥 1959 年刚获释时，受委任为财政部政治秘书，随即担任“泛星”顾问领导工运。

照片九：会务顾问林清祥（中）于释放后到访泛星工会会所。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 11。

1959 年自治邦大选，行动党是在左派的全力支持下而上台的。自治政府仍保有左派色彩，标榜亲工人，劳工阶级和民间自发性组织的运动仍在发展中。1960 年政府第一次把五月一日定为劳动节公共假期；大会上，宣布重组“新加坡职工总会”（Singapore Trades Union Congress, STUC，简称“职总”），秘书团的十位成员被称为“十强人”⁴¹，李光耀拉拢蒂凡那为秘书长，林清祥被选为秘书团之一。左派工会领导人谨慎地避免引起工业纠纷，英国人注意到，左派工会在为工人争取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谈判签订新合约时，行事稳健。签订的合约期限，大多数是两年。宪制谈判在 1963 年到来时，合约即将重议。（H.G.L Poppit, assistant labour adviser, 'The Labour scene in Singapore, August 1961', May 1961, CO 1150, 'Political situation, Singapore, 1960-62'.）此阶段劳资政对立的关系获改善，工人地位提升。

⁴¹ 十强人：1960 年 4 月 30 日新加坡职工总会（STUC）秘书长甘达三美(G.Kandasamy)公布秘书团名单共十人，这份名单在新加坡工运界被称为“十强人”，包括：甘达三美(G.Kandasamy)、兀哈尔(S Woodhull)、詹密星(Jamit Singh)、方水双、林清祥、多米尼·布都遮里(Domini Puthuchery)、蒂凡那(C.V. Devan Nair)、欧庆都(Ow Kheng Tor)、布旺(Buang Omar Junid)和巴尼(S.T. Bani)。

与此同时，行动党的一些措施，如：取缔黄色工会⁴²与零星的分裂性工会，颁布扶助工运政策号召促进“统一工运”，将原有的 200 百多间工会，透过《职工会（修订）法案》规定，由一个总工会代表按 19 个行业成立的工会，各工会必须拥有最少 250 名会员，必须注册并隶属在“职总”名下。这样一来，“泛星”和林清祥的影响力就被削弱。虽然党内左派和右派合作，但二派间的合作在二年间有许多歧见，最终为 1961 年的党内分裂埋下伏笔。

照片十：会务顾问林清祥在泛星大会上演讲。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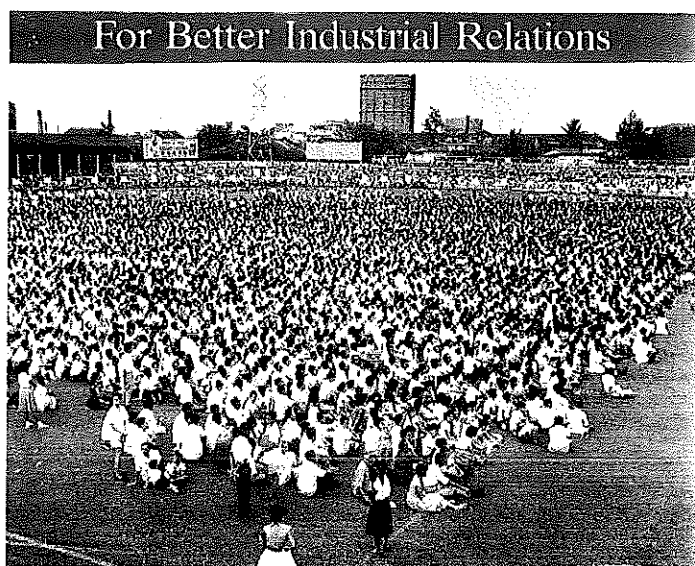
照片十一：改组后的新加坡职工总会 10 位秘书合影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 12。
左起依次：马末·布旺(Buang Omar Junid)、多米尼·布都遮里(Domini Puthuchery)、方水双、林清祥、甘达三美(G.Kandasamy)、兀哈尔(S Woodhull)、詹密星(Jamit Singh)、巴尼(S.T. Bani)、欧庆都(Ow Kheng Tor)（蒂凡那(C.V. Devan Nair)不在影中）。

⁴² 黄色工会：意指工会组织是受雇主所控制，以保护雇主，不是员工的利益。

照片十二：1962年5月1日，左翼工团在惹兰勿杀（Jalan Besar）足球场举行盛大的劳动节庆祝大会。



资料来源：家属提供。

（三）左派工团与工运的“转”：“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1961）

英国为解决其北加里曼丹三邦（汶莱、砂拉越及沙巴）的非殖民化问题，以“合而治之”的新殖民主义，让其代理人出面提出。1961年5月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Shah，简称“东姑”）提出马来西亚计划，“职总”声明反对这个计划后于7月25日遭解散。“职总”被撤销注册，新加坡工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况。各左派工团反对政府解散“职总”和控制工运的行为。7月，被李光耀集团开除的左派领袖另组“社阵”。8月16日林清祥与同伴申请注册成立“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简称“沙都”）。“沙都”的成立和声势说明当时新加坡工运仍处于左派时代，强烈的反殖反帝情绪成为大家共同的目标。“沙都”与“社阵”的领导层基本上重叠，巴尼、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詹密星等都是要员。李光耀未能如愿夺取工会

的控制权，林清祥等左派工会领袖在广大中下层劳工和商业雇员中的影响力充分显示了出来。

“沙都”⁴³的成立未获批准，但会员人数却持续增加；自治政府则在8月另成立“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 NTUC，简称“职总”）⁴⁴，蒂凡那任首任秘书长，得到行动党右派的支持，与“沙都”争夺新加坡工运领导权。“行动党”与“社阵”政治上的较量，是新加坡政治斗争最为关键的一年，也是决定工会“沙都”和“职总”未来发展的关键。对于自治政府排斥左派工团的种种举措，林清祥站在群众的立场，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⁴⁵1961年罢工次数剧增，然而“沙都”所领导的罢工比“职总”少，且较有成效。⁴⁶1962年左派工团联合庆祝五一劳动节时，出席活动的有近七万人。（阵线报，1962年5月9日。）据1963年统计，29个左派工团就拥有超过10万名会员，占当年有组织的工人人数的三份之二，表示左翼工团仍然深入人心。

⁴³ “沙都”旗下的工团，除了“泛星”以受中文教育者的工农为主、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简称“巴士工联”）；也包括受英文教育在私人领域服务的白领阶级，如：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简称“商行雇联”）等

⁴⁴ “职总”与行动党的关系良好，会员多是受英文教育的政府雇员工会和白领技术职员。

⁴⁵ 1961年7月27日林清祥受邀于商店工联会演讲领导大众认清时局这么表示：“对我们来说，目前最主要的是反对殖民地主义的问题，是新加坡今后将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人说是完全独立，有人又说是马新先合并，或者是新、马、婆、汶、砂，五邦先大合并后才独立的问题。但是对职工运动来说：我们是主张在一九六三年宪制检讨的谈判中，争取一个真正的完全内部自治的新加坡，这是最低的要求。但是不管怎样，这三种发展是和反殖民地主义问题分不开的，这些都是要向主要的敌人殖民主义者斗争才能得到的，要这样做，就须要广大人民和左翼的团结，就须要对妨碍这种团结的人展开斗争，将左翼运动中那些表现违反左翼运动的份子暴露，这就是这次行动党内部闹意见的主要原因。”（林清祥，1961：74）

⁴⁶ 傅树介在其文这么表示“在1962年的第一季度，我在新加坡雇主联合会（Singapore Employers Federation）秘书办公处的一份文件看到一份记录，指密驼路工会（Middle Road Unions）比人民行动党的工团能更合理的处理事情。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 NTUC）的领袖和长期在人民行动党基层服务的议员何思明也承认这一点。他回想起来NTUC所采取的立场是更具有抗争性，实际上在1961年至1963年期间，他们比左翼SATU（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 新加坡职工总会）带动了更多场的罢工行动，虽然他还是坚持SATU的罢工是出于政治动机。”（傅树介，2013：144）。

历经从经济到政治的“反对新殖民主义”，左派工团为表达“反对大马计划”以争取完全自治的诉求，在1962年9月新加坡举行“全民公投”时，“社阵”以左派工运为主导，组成五党（即社阵、人民党、工人党、自社党、民主联合党）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和平宪制的方式领导群众以“投空票”反对“全民公投法案”。这次发动全民性反殖群众运动，提高政治意识，形成一股持续高涨的群众力量。然而在“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显示，支持合并白皮书计划占71%，投空白票占25%。当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成为事实后，林清祥再次表达他对宪制斗争的立场和观点，引导左派工运的发展，指出往后的斗争范围将从新加坡扩大到五邦地区，并提出以下三项原则与方针：

1. 只要和平宪制斗争的条件还存在，（我们）就必需坚持和平宪制斗争；
2. 加强搞好民族团结的工作；
3. 在以工农阶级为基础上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

照片十三：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每周出版《阵线报》（1962年5月9日）



资料来源：林家家属提供。

说明：首页全版刊载新加坡左派工团联合庆祝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浩大场面的照片报导。出席当天盛大活动有近7万人之众，充分表现了二战后新加坡劳工阶层的动员力和组织力。

（四）左派工团与工运的“折”：“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1963）

随着1963年2月2日英、马、新三方联手所进行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林清祥和120位左翼份子被拘留。行动党政府透过对“社阵”和“沙都”的镇压，左派政治力量被大大削弱，为了巩固执政地位，行动党政权把种种立法转为对民间自发力量的限制，使工会组织的权利、活动、劳资关系的处理原则都纳入法制管道⁴⁷。透过《职工会法令》(Trade Unions Act)、

⁴⁷ 在法律上采取“统一工运”的策略：

- 1959年9月，增补《职工会法令》；提升注册官拒绝注册或撤销注册的权力，以保证工会的代表性和避免工会间的纠纷；通过政府公告放松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工会活动的限制，允许他们加入市议会和其他机构雇员参加的工会。
- 1960年5月13日，《职工会（修正）法令》在立法议会三读通过，此法令以“统一工会”为最高目的，规定：今后新加坡所有工会都必须附属于新加坡职工总会之下；现在的行业总会、联合会都必须在此法令下重新注册，如果不申请注册，或者注册被拒绝，则将被视为非法组织。这法令违反职工运动不应接受任

《职工会修正法令》(The Trade Union (Amendment) Act)、《劳资关系法令》(Industrial Relations Act)等，控制工会的活动，逐渐将工会收编为国家机制的一部份。行动党也透过拘捕和封闭组织，钳制左派团体的生存和发展。在“沙都”及“职总”两二相比较量的过程，左派工会的权力及在新加坡政治体系中地位的衰减经历了一个先从政治功能被剥夺再到经济功能被弱化的过程。（孙景峰，2005：187）。

初期加入“沙都”的会员比“职总”多。随着人民行动执政地位的逐渐稳固，“沙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职总”与执政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法令上对社团和工会的注册严加控管，工友的活动都在职总掌控中。1963年11月职工会注册官正式宣布拒绝“沙都”的注册，失去了合法存在，再加上领导层被拘留，在1962年和1963年间许多附属工会被吊销注册，“沙都”旗下拥有近六万名会员的七间左派工会⁴⁸都在1963年11月被取消注册。造成了左派职工运动的崩溃，许多隶属“沙都”的工团及被吊销注册工会的会员都只好转而加入“职总”。“职总”成为控制工运的半官方组织。最后，“职总”取代“沙都”成为工运中心机构，在政治上受行动党政府控制。

何形式政治指挥的原则，在左派领袖眼中视为企图排斥左派工团。1963年在这法令下认可“职总”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总工会，并成为镇压“沙都”的基础。

- 9月15日《劳资关系法令》生效，提供处理劳资关系的机制，并通过集体谈判、协商和仲裁处理劳资纠纷，以实现政府关于“公正的工业和平”的政策。这法令作为之后在1965年《工业关系（修正）法令》(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Amendment Act)和1968年《雇用法》(The Employment Act)以保障资方管理权限，不容工会谈判，削弱工会的传统谈判职能。

⁴⁸ 左派最具影响力的七间工会：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简称“泛星”）、新加坡全国海员工会（简称“海员工会”）、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简称“商行雇联”）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简称“建筑工联”）、星洲砖业工友联合会（简称“砖业工联”）、巴士车工友联合会（简称“巴士工联”）和新加坡机械工程雇员联合会（简称“机械工联”）。

纵观左派工团在 1954-1963 年起承转折的发展，可拼凑左派在当时的一个缩影：有广大的群众基础、领导人深具领袖魅力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局给出一个具体的方向、多元种族共同携手争取摆脱殖民统治。行动党执政前，是借助左派工会的力量取得政权，行动党和工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殖民统治时期，双方都力求废除不公平的制度，以创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对于左派工团的镇压，在殖民政府时期先是透过把对付“共产党”的“紧急法令”强加在工会领袖身上；自治政府之后，行动党政府即利用手中的行政权拖延、拒绝或取消“沙都”及其部分所属工会的注册，又根据殖民地政府遗留下来的“内部安全法”镇压“沙都”和“社阵”的政治活动。（郑振清，2009：57）左派工团遭受政治手段的种种压迫是措手不及的，在官方的历史，这动辄上万人的左派活动却是建国史中完全被遗漏的图像。

行动党执政后，新加坡工会的职能已经大力转变，其传统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已不复存在。而履行的新职能是与行动党配合，以维护外资工业秩序，成为政府政策的推行者。1961 年-1968 年政治上“人民行动党”和“社阵”，工会组织“职总”和“沙都”的竞争，是当政者压制工运在新加坡独立后的延续。工会原有反殖民的政治色彩已大为减弱，但仍保留着某些传统职能，如：为维护工人利益而进行谈判。1968 年后工会运动已被行动党政府有效控制。此后，折翼的左派工团已无立足之地。

第二节 探析左派工会的职能

关于左派工会曾在民间兴起的风潮，经历过这段历史并曾任新加坡外交兼劳工部长的拉惹勒南(S.Rajaratnam)却这样诠释：

“殖民地时期，在政府与资本家联盟的情况下，工会运动不得不走向抗争。由于当地没有民主，工人只能通过议会外方式对政府和雇主施加压力——罢工、暴力行动、威胁，甚至破坏生产。在这样的一个反民主的殖民环境下，工人觉得这不是他们的国家，也就不需要表示忠诚……在新加坡工会运动早期，工会领袖是不会在意他所采取的行动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什么后果的。他会觉得，没有义务要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以巩固偏袒资本家的殖民政府的统治。相反，工会领袖认为，政治经济局势越不稳定，就能够越快也削弱殖民者与资本家联盟的钳制；这种钳制削弱越快，就越有可能组织起强大有力的工会。工会领袖得带领劳工既与殖民政府战斗，又打击资本家雇主”。（陈庆珠，1987：227）⁴⁹

根据《辞海》“暴行”指的是“凶恶残酷的行为”。（商务印书馆，2010：1583）

从这样的定义来看，必需了解左派工会在当时的作为。在50年代，“罢工”有当时客观环境，所表现的集体停止工作是无产阶级对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一种斗争方式。在“各业”成立一周年时，林清祥接受《新报》访问时谈到对工会目标、在劳资关系和罢工的立场如下：（新报，1955年8月13日）

- 工会目标是协调劳资合作：

“团结各民族工友，争取各民族工友的福利。……在改善劳资关系方面，他们是采取劳资两利的立场，他们主张，工友的生活待遇合理化，但也得照顾资方的处境。他们计划各行业设计总干事

⁴⁹ Chan Heng Chee (1987) eds, *The Prophetic & the Political: Selected Speeches & Writings of S. Rajaratham*. 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td. P.227 转引自郑振清，2009：41。

部，调查各方行业工友生活的情形，以及各行业资方的经济情况。以避免资方在目前这种困难的处境内更增加一份困难。同时他们也希望经常与资方举行联谊座谈会，以改善劳资关系。对内方面，他们将成立一个总干事部，培养更多人才，使工作效率能更加提高。在可能的情形下，他们将使工友学习各种健康的文艺和娱乐，并设教育班让工友有受教育的机会。”

- 本地和外资的劳资关系方面：

“需了解本地和外国资本家的差异。外国资本家占有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优势；本地资本家没有政治上应有的保障，在工业品成本、开费、销路都有困难。所以职工运动的手段不宜用以对付当地的厂商。⁵⁰

- 罢工行动多以改善待遇为目标：

工会代表与资方多次磋商，在达致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下避免罢工行动。当一切谈判无效，工潮无可避免的发生。在紧急法令的限制下，要组织罢工需要在二个星期前准备罢工通知书给资方。

“工潮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这社会的经济制度不健全，广大人民的生活痛苦没法解决所必然要造成的。这即使在英国、美国也是司空见惯的”。（新报，1955年8月16日）

罢工对劳资双方都不利，时间长必使经济受打击，市民生活受影响。工会领袖深明时势，为协调整个局势，曾以断然的态度终止

⁵⁰ 傅树介提供工会是站协调立场的例子：当时曾有一家本地经营的橡胶厂工人罢工，工友们希望他们的薪水跟美国最大的橡胶公司 Firestone 的工人薪水相同。林清祥和詹姆斯·布都遮里（James Puthuchery）清楚这样的要求不可能达到。最后，他们争取到跟本地的橡胶厂南益公司的工人有相同的薪水。（傅树介，2013：144）。

罢工，1955年新市大罢工，林清祥、蒂凡那、兀哈尔发表声明，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暂时复工两星期，以待当局澄清拘捕职工会人员事件”（新
报，1955年6月18日）

在主流历史的论述中，激进左派所呈献的形象是：

“鼓励劳资对抗，不断通过组织罢工等极端工业行动谋取利益”。（郑
振清，2009：74）

笔者却收集到林清祥以英文在当时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所出版的《华
惹》发表过的文章〈隐藏在危机背后的真相〉说到：

“大部份的工人每个月只能挣取足够的薪水来养活他们的家人。任何
工会领袖如果要他的会员进行不负责任的罢工将会马上被淘汰出局。”具
体的说明工会领袖深知罢工行动的进退尺寸。（林清祥，1955：4）⁵¹

笔者认为当“官方”论述建构起的历史，与“他者”的言论形成极端
的对比时，开放的角度除了是从胜者和败者的角度，从民间的立场来诠释
他们所参与过的时代，实为另一个佐证，因为这代表着广大群众基础的真
实生活历程和观点。在马新一代，左派的史料记录大部分出自民间社会的
集体记忆，曾参与工会活动的叶敬林先生则认为工会为工友带来多方面的
成长：⁵²

“识字班有分初级、中级和高级班。高级班的课程会讨论时事，关心
政局的发展。工友们都是利用晚上到会所上课，一个星期约三至五天。这

⁵¹ “Most workers only earn enough each month to keep their families alive for that month. Any trade union leader who calls his men out on irresponsible strikes would be thrown out in no time.” Lim Chin Siong(1955) “The Fact Behind the crisis” *Fajar*: p. 4.

⁵² 受访者：叶敬林先生，2011年9月17日，晚上8点-11点，吉隆坡叶敬林住家，采访者：严秋霞。

样的课程提升工友们的知识和文化,较积极参与的人就会成为工会的干部。工会在这样的方式下运作,背后有好几千人都在推动。”

叶先生参与过多场职工会运动,这么叙述群众大会的本意:

“群众运动的目的是要教育、唤醒大家的意识,绝对不是为了起冲突。群众运动有一定的条件,要有理(有正当的理由)、有利(选择有利的情况,有群众参与)、有节(有所节制),不要与政府或警察起正式的冲突。”

在单元历史主导多年后,刘燕燕在〈课本与身分建构的政治——教材中建构的历史叙事与集体认同〉综合了新加坡历史和社会学的教材,认为:

对在我国(指新加坡)教材中谈到建国时候,缺席的一群人,是在二战以后倾向于共产主义或信仰共产主义的华人,包括华校生和工人等。在我国中、小学教材中,共产主义者被描述为苏联的爪牙、滥用暴力的恐怖份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利用低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策划“叛变”。马来亚共产党组织罢工的目的是“制造经济与政治混乱,以期英国政府承担后果”,并“将自己装扮成自由的斗士”……。(刘燕燕,2003:12-13)

53

她对于罢工的工人、支持共产党的华校生或大批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人民,被呈现为一群缺乏独立主观意志或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提出质

⁵³ 在刘燕燕的研究〈课本与身分建构的政治——教材中建构的历史叙事与集体认同〉中,具体的呈献了官方的论述。她指出,这类言辞普遍地出现于新加坡历史与社会学(Social Studies)教材中,参考的教材包括:

Tan,S.I.,'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Singapore: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1972)
Tan,D.E.,A Portrait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Singapore,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Singapore: Longman Singapore,1984)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ivision, Understanding Our World Books 1A-6B(Singapore:Federal Publications,1999)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ivision, Understanding Our Past Singapore:From Colony to Nation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1999)
Champion,M.mOdyssey:Perspective on Southeast Asia-Malaysia & Singapore 1870-1971(Singapore:EPB Publishers,2000) (刘燕燕,2003:12-13)

疑，认为这样的描述抽离了当时的生活情境，忽略了工人的精神面貌。（刘燕燕，2003：12-13）她也指出在这类描绘，没有充分解释当时工人的生活条件和人们不惜代价争取福利，反对英国政府的原因的情况下，参与罢工或支持共产党的人们显得愚而野蛮，轻易地允许自己被政治势力所利用，结果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而英国政府竟成了共产党和追随他们的无知人民的受害者。

多元的论述证实了官方的言论违背了左派工团的原意，更加说明了历史的真相有待进一步还原。这样的言论对左派工团的贡献有着莫大的曲解，可以肯定官方历史的陈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并非左派工团创立时所履行的职能。

林清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说：

“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制改革的转捩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极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捩点。

在这样的历史转捩过程中，新兴力量与旧势力、旧习惯、旧传统的斗争往往更为激烈。一些出轨的行动，如不合程序、法规、惯例等的“骚扰”或“暴乱”也就必然浮现。渐渐地，当新势力完全战胜或克服了旧事物，新的处事程序、法规、惯例便形成并被接受，社会也自然安稳了。”（林清祥，2014：382）

总结而言，在官方或历史教科书中左派工会领袖、工友和工会活动所呈献极度负面的形象是有待理清的误区：

- 工会的领袖号称为“从事政治颠覆活动的职工运动者”，被视为是滋事份子。⁵⁴
- 工友们是失序的、丧失理性的、动辄使用暴力的，罢工行动是暴民引发。
- 罢工是极端的工业行为，且没什么作为。罢工造成无谓的人身损伤和经济损失，造成 94 万 6354 个工作日的流失，许多学生也浪费了宝贵的上课时间，足见罢工是徒然的行为。⁵⁵

把林清祥从“各业”、“泛星”到“沙都”的作为和经历来进行梳理，可以理出他和左派工会的理念及经营，为历来偏颇的论述进行平反：

- 林清祥和他左派工运领袖在这 10 年中所形成的“密驼路工会集团”媒体给他们的称号有“九五工团”、“十强人”、“工运四杰”⁵⁶、“工会六巨头”，足以见其在当时工会运动和民间心中的轻重。事实上工会领袖极力争取国家独立，只有反殖民，才能把人民从被压迫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处境中解放。

⁵⁴ 根据主流历史的描绘：1955 年五六月间，在尚武派的煽动下，劳工们频频挑起事端。新加坡工厂和商店劳工联合会（指“各业”）的会员人数急剧增加。6 月，极左翼劳工领袖试图将海港局的一场劳资纠纷升级为总罢工。劳工阵线政府先发制人，逮捕了包括方水双在内的五名领导人，阻止了事态的升级。但这次事件却表明，马来亚共产党企图利用工会组织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且此招还颇具威力。马绍尔指责人民行动党的立法会议员们，“公然试图用暴徒的政府职代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C.M. Turnbull, 2013 : 353）

⁵⁵ 根据刘燕燕的研究这是教材给学生的讯息。资料来源为教育部网上的国民教育内容：<http://www1.moe.edu.sg/ne/SGstory/HockLeeBusRiots.html>

⁵⁶ 工运四杰：详见网页：蔡存堆 08-08-07
<http://www.ehornbill.com/v12/2012-11-06-11-34-34/2012-11-06-11-36-04/85-2012-11-06-16-11-57>

- 工友并不是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乌合之众。工友是以平静的方式罢工，会发生骚乱往往是政府警方率先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如：福利巴士工潮⁵⁷、谦拜罢工⁵⁸。
- 罢工行动是工友为争取自身权益的重要指标。要组织一场罢工行动，其实并不容易。罢工是当资本家不愿意谈判协商时，工人所能采用的最后的手段。⁵⁹在左派所领导的罢工行动往往都能为工人争取到合理的待遇，且工人的薪资是稳健成长的。罢工次数最多也是工运成就的高峰，分别是在 1955 年 275 次和 1961 年的 116 次，这二年即他所代表的“各业”和“沙都”成立。有关职工会数目、成员数、罢工次数、工资数据参见表七、林清祥与新加坡职工运动发展总表（1953-1964）。

第三节 林清祥对左派工运的影响

林清祥生活在一个与之前全然不同的大环境，工会超越种族，与先辈们以血缘、宗族为依归的帮派不同。《马来前锋报》的创办人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这么形容林清祥：

“他代表新加坡工运经验的转折点。他摧毁讲英语精英所牢控的新加坡政治。他给新加坡的反殖斗争带来了新的品种，新的元素，那就是以华人为本和以新加坡为导向。”（许艾丁，2002：226）

⁵⁷ 福利巴士工潮：福利联合巴士公司工潮发生剧变六巴士公司罢工抗议警方派镇暴队莅场驱散罢工工友十五名工友被殴伤前往慰问者达数千人（南洋商报，1955年4月28日）

⁵⁸ 谦拜罢工：武力对付和平罢工工友重演，谦拜厂门前警员行动百余工友被分批拘捕工会领袖交涉准予继续纠察。（新报，1955年6月11日）

⁵⁹ 林清祥在立法议院发言时说明了面对英殖民部时工人的困境“生活在绝境中的工人们，最后武器是罢工。但就是这件武器也在紧急法令之下，失去了效能。在紧急法令下所需要的十四天罢工通知书，给雇主有充足的时间雇用破坏罢工者及其他种种措施以破坏罢工。雇主在紧急法令下享受到种种利益，因为法律是直接与劳动阶级对敌的”（《南洋商报》，（1955年4月22日）。

林清祥的意义在于他能掌握当时反殖民的潮流并融入建国的行列，除了成功为工人阶级争取基本的生活福利之外，也与各族人士组成政党，更重要的是能与英殖民部沟通，并影响政策的改变。有鉴于殖民统治时期，左派领导人和工团曾在民间发起的动员和号召力，行动党取得政权后却压制这股势力，工会的传统职能已强制嵌制入国家机关，新加坡的工运从激进、中立到倾政府，这样的转变却让左派被边缘化。林清祥和左翼同伴们自发于民间的职工运动在1950年代挑战政治体系已经与1963年之后政治局势大不相同。从左派工会在殖民地到争取独立期间，林清祥扮演着新加坡政治史上工会领袖的地位，在引领华人在地化政治历程的转变，不容否认的是他所完成的任务是带领群众从认同中国到本土意识的提升和国家意识的整合。目前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林清祥在新加坡工运中的贡献，可归纳成以下几点：

- 一）在工会组织方面，凝聚松散的各工会团体。
- 二）对工人来说，有形的改善工作的福利、无形中也提升工人的地位和自尊。
- 三）推动反殖民运动，增强民间对政治的认识。

表七：林清祥与新加坡职工运动发展总表 (1953-1964)

年份	职工会成员及工会成员人数		1955-65新加坡的罢工次数和原因				1953-65新加坡的工资		政治体制	左派工运的发展事迹	相关法令	林清祥的生涯
	职工会 数目 Total Unions	职工会成员 数 Total membership	工会 成员 人数 No. of employee unions	职工会成员 数 No. of employee members	由于经济因 素而引发的 罢工 % of economic strikes	由于同情因 素而引发的 罢工 % of sympathy strikes	他因素 而引发的 罢工 % of others	主要行业的 体力劳动工 人的平均一 周的新薪金 (元) (值)				
1953	176	78,806	133	73,566				31.00	63	1945-1954 殖民政府	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之后, 工人群众在被压迫的环境中, 蕴藏着渴望改善生活的情境	工会领袖 (新加坡各业工 厂商店职工联合会, 1954 年5月到1957年2月); 政 治明星 (人民行动党议员 , 1955年4月-1959年)
1954	181	81,741	136	76,452				33.04	65	1955-1956 民选政府; 马绍尔政府	左派政党的出现, 展现民主的气氛, 为整 体环境提供有利条件推动工运的发展。工 人地位提高。	1955年《劳工法令》
1955	236	145,112	187	139,317	40.0	49.1	10.9	36.80	74	1957-1958 林有福政府	林有福政府大镇压, 工运活动陷入低潮期	1957年《店员就业法令》 《书记员就业法令》
1956	265	163,137	205	157,216	58.6	0.0	41.4	37.12	77			
1957	277	147,132	216	140,710	66.7	3.7	29.6	37.98	79			
1958	281	135,255	218	129,159	72.7	0.0	27.3	36.67	79			
1959	238	152,639	176	146,579	70.0	0.0	30.0	36.88	80			1959年9月 增补《职工会法令》 1960年5月13日《职工 会(修正)法令》 9月15日《劳资关系法 令》
1960	190	150,554	130	144,770	62.2	0.0	37.8	38.49	81	1959-1963 自治政府	自治政府仍保有左派色彩标榜工人 , 新加坡职工总会 (STUC) 重组。 新加坡职工总会 (STUC) 设立十人秘书 处。	工会顾问 (泛星工友联合 会, 1959年6月- 1963年10月底); 政治秘 书 (人民行动党, 1959年6 月-1961年7月)
1961	184	170,193	124	164,462	59.5	0.0	40.5	38.54	80			
1962	178	194,904	122	189,032	73.9	0.0	26.1	42.82	88			
1963	170	148,641	112	142,936	70.2	0.0	29.8	43.89	89			
1964	160	163,128	106	157,050	71.8	0.0	28.2	43.49	89	1963-1965 马新合并	1963年“泛星”取消注册 11月职工会注册官正式宣布拒绝“泛星”的 注册	政治拘留者 (扣留6年7个 月, 1963年2月2日至1969 年9月, 并于1969年7月28 日流放到英国。)

*经济原因包括增加工资, 任意解雇, 裁员和服务条件。
注: 一个星期有6
个工作日。
整理自网路资料: 庄明潮: 〈廿世纪六十
年代
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纪念“二
·二事件”五十周年〉
来源: 编译自新
加坡的年度报告19
53年至1965年。
资料来源: 编译自新加坡1955-
65年度报告
1946-65。
编者整理自:
Michael Fernandez, Loh Kah Seng (2008) "The left-wing Trade Unions in Singapore, 1945-1970". *Paths Not Taken: Political Pluralism in Post-War Singapore*, NUS Press, P. 206-226.
网路资料: 庄明潮: 〈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纪念“二·二事件”五十周年〉 15-01-2013
http://suaramj1.blogspot.com/2013/01/50th-anniversary-of-operation-cold-store.html

第四章：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政党（1954-1963）

要了解新加坡的建国史，必需把对行动党的认识推前到取得政权之前。历经林德宪制、马绍尔联合政府、林有福政府、自治政府、马新合并，英政府的政权是如何转移的？这期间不能忽略左派政党在反殖斗争的角色和贡献。作为左派政党的领袖和发起人，林清祥参政的目的是争取国家的独立，而他使用的方法是要遵循宪制途径和在汇集广大群众的力量，摆脱殖民统治。

主流历史的论述，左派都被归类为共产党，将以武装斗争来争取国家独立，这也成为当权者拘留左派人士的似是而非的理由。然而，从历史的另一面来观察，执政党时期的行动党，在成立之后逐渐退去“反殖民主义”的外衣才是嬗变的关键。

1954年“人民行动党”和1961年“社会主义阵线”成立，林清祥身为这二个政党的创党元老，这两个政党都是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成立，二相较量的结果，行动党取得自治政府的执政权，而社阵成为反对党。之后行动党及马来亚联合邦和英国联手实行大逮捕，强行镇压左派反殖民势力，统治至今。

本章节将以林清祥在1954-1963年活跃于政坛的时期，即新加坡左派政党由盛到衰的过程，整理其活动脉络。透过“行动党”和“社阵”的建党宣言，文献资料、报章、演讲稿和口述历史验证和对比，着重于左派政党所坚持的反殖民主张及作为，从而探讨林清祥在新加坡左派政党的角色、意义和影响。

第一节 左派政党的起承转折

从开埠到建国，早期新加坡由英殖民部统治，而其执政者有其历史形态的演变，首先是战前白种公务人员领导层，大部份是一群高官厚禄，莫测高深，没有脸孔的人物。他们无需接近群众，亦为群众所畏惧。其次是战前的亚籍参政者，这群人是富商和英文教育源流的精英或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亚籍代议士多为各族社会贤达、社会活动者，他们属于各民族社会之上层阶级。在选举制度未出现前，这些代表们完全没有群众基础，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发动群众支持。殖民地政府所选择的参议员首先必须是忠诚可靠的人物，其次是利用其语言工具，有效地弥补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鸿沟。战后，商人参政亦曾风行一时，而工人成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但到了行动党执政时，以才智论英雄的知识份子和有群众支持的职工领袖便取代了商人而获得政权。（杨进发，1969：35）

当时的执政者，大部份都倾向英，且是英殖民部挑选的对象，他们不需要争取群众的支持。然而二战后重返马来亚是殖民统治最腐化的时期，对群众从政经文教上的种种压迫，也撼动了他们的政权。

（一）左派政党的“起”：人民行动党（1954）

1954年华校生的“五一三”反对国民服役斗争事件；英校生的“华惹”事件，华校生和英校生都面对殖民部的压迫共同掀起“反殖民”浪潮。1954年11月21日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政党“人民行动党”成立，是新加坡政治史上新篇章。林清祥和李光耀合作把占多数支配经济的受华文教育者和占少数但在政治上有过大比重的受英文教育者正式联系起来。李光

耀、林福寿、方水双和林清祥等人成为当时的的风云人物。在面对殖民部时，大家合作无间。当时《人民行动党宣言》包括：

“不使用武力以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我们必须缩小财富分配不均，保证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获得他们在工业和企业中的丰硕果实”等。（孙景峰，2005：26-27）

从建党宣言可见行动党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独立国家。而其中对经济上制度力求努力让它平等。除了建党宣言有在党员间达成共识之外，之后林清祥并没有参与其他党内决策。他最大的角色是号召群众支持政府的纲领。⁶⁰而李光耀以担任工会法律顾问的形式，成功在左派群众建立他的声望。

这时期反殖的主张是：

- 一）解除紧急法令，让人民恢复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 二）维护民族教育，让各族文化有自由发展的权利、改善华文教育受压迫的情况，
- 三）调整劳工法令的不合理和废除劳工纠纷法令，发展工人运动。

⁶⁰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都提到林清祥在一次武吉知马区群众大会的经验：“有四万人，全神贯注于林清祥的演说中，他打趣地说：‘英国人说你们不能用你们的两只脚站起来。证明给他们看，证明你们怎样能站起来！’于是，四万人迅速站立起来，全身闪烁着汗珠，无数个拳头在空中挥舞着，一起高喊‘默迪卡’。”这位年轻，敢怒敢言、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唤醒了人民的政治意识，用着当时民众所常说的福建话带领和教育群众。他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工会带来了活力，最初参政的动机本是为民服务的热诚，想改革政治。语言的亲近性，让他与一般被压迫和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隔阂。更重要的是他以热忱和勇气痛斥和指责殖民统治下的压迫和不公平现象。

1955年4月2日林德宪制选举（The Rendel Constitution General Elections）⁶¹当时总共25个席位，大卫马绍尔领导的劳工阵线（Labour Front, LF）得10席。行动党派出4名候选人参选得3席，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 PP）得4席，华巫联盟（UMNO-MCA Alliance）得3席，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DP）2席。独立人士31席。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在广大选民的支持下，行动党的李光耀、林清祥、吴秋泉，除了蒂凡那之外都获选进入立法议会（星洲日报，1955年4月3日）。

林清祥成为最年轻的立法议员，血气方刚的他在立法议院首次发言即语惊四座（南洋商报，1955年4月21日）。可以说，林清祥的中选打破了精英集团对新加坡政治的控制，威胁到跟英国结盟的当权集团”（许艾丁，2002：225）。

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领导劳工阵线联合政府，放宽紧急法令的约束给予政治活动较大的空间。二个星期后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1956年3月的万人独立代表团大会⁶²刺激新加坡人对于独立的追求。（星洲日报，1956年3月19日）。1956年4月以首席部长马绍尔所率领的13人各政党代表团到英国伦敦为争取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谈判。⁶³（南洋商报，

⁶¹ 林德宪制选举或称立法议会选举（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当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为选举提名日。这一天，林清祥刚满22岁，正好符合提名资格，这时人民行动党成立不到半年。在1955年4月2日举行。

⁶² 独立代表团大会：1956年3月英国国会代表团到访的群众大会，林清祥和李光耀再次带领群众高喊“默迪卡”。前报人马哈迪哇（A.Mahadeva）忆起当时情景“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在加冷旧机场举行的独立群众大会。大会进行途中，讲台塌了，造成了紧张和混乱，人们冲向前面，呼天唤地，惊慌失措。忽然，我看到一个瘦个子爬上一辆货车，拿着麦克风传令群众静静坐下。秩序恢复了，群众坐下，避过了一场灾难。那位控制场面的正是林清祥，那真是棒极了的表现”。据报章记载，林清祥当时喊着“要默迪卡者，请静坐。”之后他和李光耀先后号召群众喊“打倒殖民统治”和“Merdeka”（独立）口号。

⁶³ 林清祥和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动党争取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谈判，英殖民政府就已经注意到林清祥的角色，报章记载“宪制谈判第三次只费廿五分钟五一始提反建议不接受英殖

1956年4月28日)在内部安全的控制权未达成共识而谈判破裂,马绍尔因未能兑现对民众的承诺而辞职。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后却向反殖运动进行蛮横的镇压。(南洋商报星期刊,1956年10月28日)左派领袖被拘留期间,李光耀引进“干部党员制度”修改“人民行动党”章程,即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干部党员。根据1958年11月30日的第四版党纲“密驼路工会集团”再也没有任何人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

这段期间群众政治崛起、现代政党产生、独立呼声高涨,随着殖民统治的褪色,新兴国家成立在即,谁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二年多来林清祥争取基层组织的信任,号召工人群众支持行动党,目的就在于落实他从经济到政治的反殖民理想;作为整个反殖运动的中心人物,林清祥已有四重身份:“各业”秘书、行动党副秘书长、立法议院民选议员、首次宪制谈判代表团团员,却在以名为“解放行动”的“紧急法令”下经历第二次坐牢,即可证明在去殖民化的过程,决定这个政权的主宰者有其客观因素,并非群众的主观意愿所能改变。

相所提供管内部治安之建议可能代表团最后摊牌林清祥被誉为“强人”殖相赠以红玫瑰花”为时一周为新加坡的自治独立的谈判,在内部安全的问题上,林清祥与马绍尔始终站在同一阵线,与李光耀见解不同。林清祥自己的分析主要原因是英国方面对新加坡的内部治安控制权毫不退让;而代表团内部的步调各异也是一大弱点。(南洋商报,1956年4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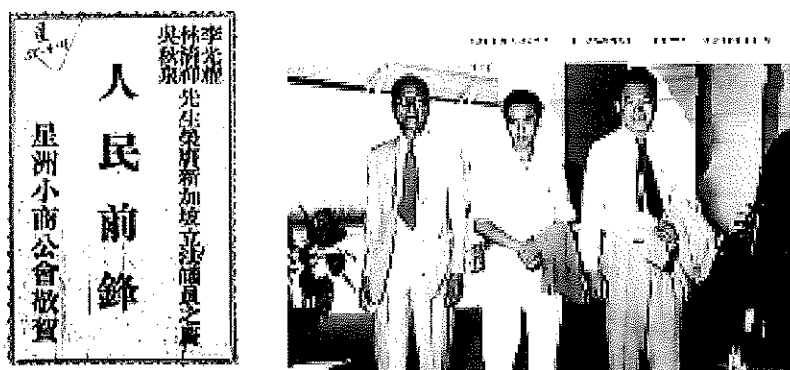
照片十四：1955年4月2日凌晨大选揭晓，中选者向欢呼的民众致意。

前排左一：李光耀，右二：林清祥。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4。

照片十五：人民行动党中选的3名立法议员：左起吴秋泉、林清祥、李光耀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4。

照片十六：马绍尔率领新加坡各党派13人代表团前往英国进行争取自治独立的宪制谈判。中：林清祥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4。

（二）左派政党的“承”：人民行动党（1959）

在 1957 年林有福与英方的第二次宪制谈判同意新加坡的局部自治，内部治安由英国控制，也同意政治拘留者不能参选。⁶⁴有鉴于林清祥的影响力，李光耀大概也预测到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为防止他有再度被选上的机会，而附带条件限制政治拘留者参与选举，英方表示这只是用来对付“共产份子”。左派人士原认为在争取自治的过程，这只是暂时性的条款。保有左派色彩的李光耀与此同时推出一个很吸引人的竞选承诺“如果当选就职前释放拘留者”。（南洋商报，1959 年 6 月 1 日）1959 年 5 月 30 日新加坡的自治选举（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中李光耀获选当总理。（南洋商报，1959 年 6 月 3 日）这场选举总共 51 席，行动党派出 51 名参选人，赢得 43 席，剩下的 8 席，4 席归新加坡人民联盟（Singapore People's Alliance, SPA），3 席归巫统马华联盟（UMNO/MCA Alliance），1 席为独立人士胜出。

取得政权后，党内左派和右派分化，行动党领导层感到兴趣的，不是兑现大选前的承诺释放政治拘留者，而是如何与亲共势力划清界线并进而将之铲除。他们重组了职工总会，当时表现得十分投靠行动党领导层的蒂凡那被委以重任，出任秘书长。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则被安插在政治部门担任有名无实的“政治秘书”。但他迟迟才接受。其实，林清祥并不热衷于高官厚禄，也不在乎同人民行动党当权派争夺什么领导权或地盘。

⁶⁴ 受访者：傅树介提到：“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个时代非洲的独立运动，加纳的恩克鲁玛，由于领导罢工和反帝运动而 1950 年 1 月被捕。在 1951 年大选中，他当选为立法会议员，提前获释，并被任命担任政府事务领导人，次年改称总理。在非洲的独立运动中，加纳的恩克鲁玛即是一位在狱中参选立法议员而获得释放的政治家，后来成为该国的总理，1960 年 7 月 1 日宣布成立加纳共和国，他当选总统。1964 年举行全民公投，宣布加纳为一党制国家，恩克鲁玛为终身总统。而，英殖民部不希望林清祥有在狱中参选的机会”。2013 年 7 月 1 日，晚上 7 点-11 点，吉隆坡傅树介住家，采访者：严秋霞。

他仍然真诚地期望行动党政府能够完成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争取马新的真正统一和独立。（南洋商报，2001年8月26日）

这是那个时代人的两个政治目标。在他的演讲稿中指出要努力的方向：

“在1963年检讨宪制的谈判，从“半内部自治”到争取实现“完全内部自治”。民选政府应该掌握内部治安的权力；内部治安委员必须取；英国代表超越立法议会和全面干涉内阁事务的特权应该废除；民选政府和文化、贸易方面，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权利等等。”

党内分裂逐一浮现台面，最明显的例子是“释放政治拘留者”的议题⁶⁵（傅树介，2013：150-154）。李光耀避重就轻。先是对经历芳林补选和安顺补选的失败，甚至在后来以“大合并”计划都模糊了本来所持有“反殖民”的立场。在左派眼中，行动党逐渐褪去“反殖民”的外衣，两场补选在二个月内相继进行，群众对执政者投下不信任票。补选的结果显示广大群众默默认同的是左倾反殖民主义，更重要的是在每一个阶段中启发人民政治意识。

5月27日马来亚首相东姑提出了“大马来西亚计划”（Malaysia Plan）（简称“合并”，计划中的成员包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砂劳越、沙巴和汶莱共5个邦）而合并的具体方案却迟迟未公布。这个提议，在当时被视为是英殖民政府的去殖民化策略，因为这样的独立未能充份摆脱英国的控制。当执政者宣布呼应东姑的合并主张时，而林清祥提出“反殖民”的

⁶⁵ 释放政治拘留者议题：

行动党政府却迟迟未兑现1959年释放政治拘留者的诺言，林清祥感于朋友们还在狱中，奔走于殖民部和自治政府之间，但仍然不得其果。李光耀深知这群势力不容忽视，行动党没有把释放拘留者名单提呈给英国，却掩饰成是英方不释放。群众一直关心着这个议题，后来这个关注点却被行动党以大马合并的计划模糊了焦点。（傅树介，2013：150-154）

措施，这可视为左派提出作为跟马来亚联合邦合并的纲领（六职工领袖的联合声明，1961：67）：

- （一）立即释放现尚受拘禁之全部政治犯
- （二）从速协助职工运动之统一
- （三）给公民权及选举权予忠于反殖民地斗争之人士
- （四）准许出版、言论、集合及结社自由，以促进反殖民地斗争

热衷于倡议中的“大马计划”行动党却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林清祥和左派朋友们跟行动党分道扬镳。“社阵”未成立之前，林清祥在多场职工会的演讲中强调透过“宪制途径”来摆脱殖民统治，并提出具体指导性的原则和方法来应对，号召民众认清时局⁶⁶，如：〈畅谈当前新加坡政局〉、〈当前宪制斗争的任务〉、〈宪制进展与民族问题〉，提倡在1963年检讨宪制的谈判“争取实现完全内部自治”；在演讲中大众所采取的策略。“人民群众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只有大力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合并问题也是这样，一定要依靠新加坡人民群众，同样要依靠联合邦的人民群众”。

行动党右倾的举动让党内两股势力形成对立，政治资本面临岌岌可危的挑战。另一方面，英国为了保障经济和军事基地的掌控权，也对李光耀施加压力，他们希望行动党能排除左派成员⁶⁷。所以林清祥和左派的朋友

⁶⁶ 受访者：丘长生，根据丘校长的回忆“当时我在高师就读，如果当天电视有播放林清祥的讲话，如：在立法议会的发言，咖啡店一定座无虚席，第二天报纸刊出他的讲话内容，同学们会到图书馆争着传阅报章。他很敢讲话，是大家的偶像”。由此可知，当年林清祥的演讲是大家关注的焦点。2011年8月30日，下午1点-2点，新山丘长生住家。采访者：严秋霞。

⁶⁷ 档案文件对这段时局的说明如下：我问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如何看待职工会领由的六项声明，而他们是否允许在安顺补选中为行动党站台。关于这一点他的回答是令人惊讶的，那一刻很可能是与林清祥决裂的时刻。我说，我们一直很关注有关建议他用什

们被对付是迟早的事。而此时李光耀在电台陆续发表著名的《电台十二讲》，刻意夸大马共在新加坡的影响力，指出如果东姑不接受合并计划，新加坡必然会被赤化。1961年7月21日左倾的13位立法议员被开除。

从历史的另一面来看，取得自治权之后的行动党逐渐退去“反殖民主义”的外衣是嬗变的关键。林清祥本来没有离开行动党的打算，因为党内还有广大支持他的左派成员。但走到这一步时，左派为了承续“反殖民”路线必需要另起炉灶，决定组织新政党（星洲日报，1961年7月27日），党名为“社会主义阵线”。（星洲日报星期刊，1961年7月30日）

（三）左派政党的“转”：社会主义阵线（1961）

1961年9月3日，“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正式成立，这是林清祥和13名原属行动党的议员组成。李绍祖为主席、秘书长林清祥、副秘书长傅树介和组织秘书方水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包括多米尼·布都遮里、陈炎成、陈新荣、林福寿；詹姆士·布都遮里是社阵的顾问。社会主义阵线立意为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最终目标是和马来亚合并，以通过民主、合并及宪制手段达致。政纲是：（一）党要为建立公平、民主、进步的社会；（二）废除内安法令及释放全部政治犯；（三）取消不合理的劳工条例；争取马新重新统一等重大课题而奋

么方式来分裂与在新加坡可能是最强大政治力量的关系。(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as reported by Lord Selkirk,with PBC Moore,5 June 1961, FO1901/104)

英文原文：I asked him,therefore, what he proposed to do about the six`s statement,and whether they would be allowed to speak on the PAP platform at Anson.To this he replied,rather surprisingly that the moment might well have come to break with Lim and Co. I said that we have always been very chary about advising him to break with what was probably the strongest political force in Singapore,.(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as reported by Lord Selkirk,with PBC Moore,5 June 1961, FO1901/104)

斗。这个纲领深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许多行动党的基层党员跳槽到社阵，许多工会也由社阵控制。

在政治未定型的年代，1958年时行动党采取“干部选举制”，左派已被排除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而根据社阵的党章，所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都是在党的常年大会上经过民主程序由票选产生。⁶⁸社阵领导层相信民主，落实“以民为本”的理念。二份党纲的差异即可显示李林二人的作风截然不同。

左派主张先有自治政府而后再谈大马计划，这样各邦才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组成新兴的国家，从而摆脱殖民统治。当时五邦人民因强烈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而召开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于1962年1月22日到28日在吉隆坡召开。参与的政党包括：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新加坡社阵、汶莱人民党、新加坡工人党、新加坡人民党、砂人民联合党、人民行动党。1月28日林清祥代表新加坡社阵在大会上发表对马新合并的看法：“我们坚决反对假合并，竭力提倡真正的马新完整统一，但是，鉴于这一种真正的统一不容易被倡导假合并的人所接受，马新真正完整的统一在短时间内难以到来。因此，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根据宪制的道路，争取1963年新加坡完全内部自治，这是最低的要求。”

⁶⁸ 社阵的决策方式是民主的：“这反映在章程及组织结构上。党的决策是经过支部和中央工委讨论后被采纳的，非常公开、透明和民主。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如果你没有发言权也不必冒险。我们有的是信任，没有阴谋诡计。我们与支部和党部保持密切的民主关系，也不需要两类党员。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组织、国家的指示，不管是苏联、中国、英国或美国。领导层当中有许多是来自职工会和其他民间及注册团体。是的，我们也有偏见，我们是偏袒工人阶级的。”（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主编，2009：136）

前后七天的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除了行动党代表半途退席，达成了以下共识（朱齐英，2001：243-253）：

- 使大会形成一个主题鲜明、对象明确的反对英殖民主义大会；
- 以亲殖或反殖作为辨别真假左翼的标准，进一步暴露行动党假左翼的真面目；
- 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在反殖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使左翼力量向前跨进一大步，社会主义政党的威信也提升到另一个高度；
- 接受万隆亚非会议的大原则，使反马来西亚运动成为世界反殖运动的一个重要部份。

为了争取独立，左派所坚守的反殖民路线在民间成为主流。当就“马新合并”议题与行动党决裂时，林清祥率众所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对于合并的条件和方式展开激烈的辩驳，如：〈处理合并的基本原则〉、〈论公民权与政治权〉、〈人民行动党将往那里去〉、〈斗争成绩辉煌，左羽前途灿烂〉，篇篇都是掷地有声教育民众，说明“反对合并”是“反对马新不对等合并”，强调反殖与争取马新统一是相辅相成。⁶⁹“社阵”认为马来西亚的成立是建立在新殖民主义的利益上，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当行动党政府要通过《马新合并白皮书》方式加入“大马来西亚”而使新加坡独立。1963年9月1日，加入马来西亚“全民公投”（Merger Referendum）的三项选择让选民只能选择合并方式，而非让人民投票决定要不要合并。林清祥决定号召选民抵制这项公投，以投“空白票”表示抗

⁶⁹ 林清祥代表新加坡社阵于1962年1月28日在大会上发表对马新合并的看法，他提出马新真正统一的三项最低原则为：（一）新加坡公民在合并后自动成为联合邦公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力；（二）根据选民与人口的比例，实行比例代表制，选派代表出席国会；（三）人民得在各方面享有共同生活，不得有所隔绝。

议。⁷⁰然而，票选结果执政党获胜，赞成 A 项 70.8%，赞成 B 项 1.1%，赞成 C 项 1.4%，投空白票 25.7%。

当合并已成定局，林清祥并没有对左派的局势采取消极的态度，相反的，面对这个时局他提出“未来斗争的主要对象，将不是行动党而是马新右翼反动联盟”，在这几篇讲稿中，如：〈全民投票后的斗争方向〉、〈第一届社阵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右派眼里的国会民主是什么？〉、〈马来亚应追随亚非拉不结盟政策〉，面对现实环境，他引导党的任务是：把活动扩大到新加坡以外，取得与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的左翼和反殖力量的共同合作，以便通过宪制途径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大多数人民的中央政府。“社阵”原本想要在 1963 年的大选中竞逐，并有把握他们会获胜。

社阵的成立，开启了新加坡两党政治，成为行动党的反对党，社阵的起落可视为新加坡“执政党”对付“在野党”的先声。这段时期二党针锋相对的辩论，刺激五邦地区群众积极的关注政局的发展。由于熟悉执政者的运作方式，左派领导人都预感将有大逮捕，但他们没有人逃开。从后来事态发展，如：以“内部安全法令”拘留领导人、以“法律”来制约反对

⁷⁰ 行动党政府要通过《马新合并白皮书》方式加入“大马来西亚”而使新加坡独立。白皮书的内容说明新加坡政府只保留劳工与教育的权力，外交、国防、财政及内部安全等重要事物由中央政府掌管。新加坡公民只享有在岛内的选举权，国会议席分配比例不对等。林清祥及其同伴认为这种“假合并”不长远。行动党却坚持举行“全民公投”，给予选民三种都接受合并的 A、B、C 选择。

A：接受新马合并白皮书（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联邦公民，保留教育与劳工的治理权）

B：让新加坡成为像马六甲或檳城，以西马各州的方式合并（一些人不能成为联邦公民）

C：接受不差于北婆三州的条件：

林清祥认为这一场全民公投是一个闹剧，而决定号召选民抵制这项公投，以投“空白票”表示抗议。行动党政府再度立法通过投空白票意味人民将合并的问题交由大多数党去决定。1962 年 9 月 1 日举行投票，结果是赞成票有 70.8%，空白票 25.7%，据官方公布的约 62 万名有投票权的选民中，投票率超过 90%，然而林清祥认为全民公投的结果是在不民主的程序下进行，并没有表达真正的民意。（《林清祥与他的时代》编委会（下册），2002：277）。

党的发展，“控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使反对党的言论受到限制，都逐一的在一年多内发生在林清祥和“社阵”身上。

照片十七：林清祥在吉隆坡举行的五邦社会主义大会上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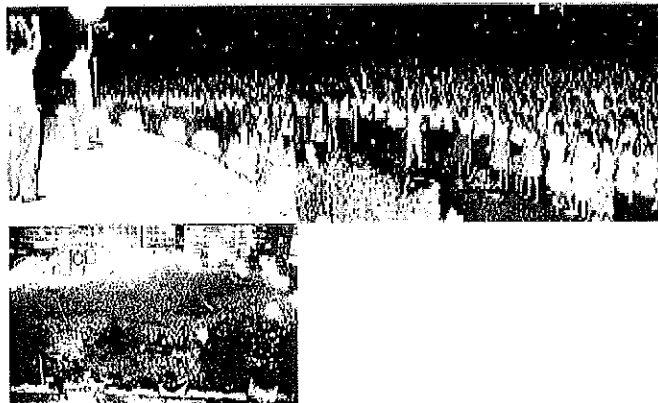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 15。

照片十八：林清祥演讲，背景为社阵的党徽。



资料来源：家属提供。

照片十九：全民投票前夕。社阵召开芳林公园大会，林清祥带领 3 万群众高呼“默迪卡”及大会场面。（1962 年 8 月 29 日）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 4。

（四）左派政党的“折”：社会主义阵线（1963）

为了保证马来西亚计划不致胎死腹中，英殖民主义及其同谋者决定先扑灭所有反殖势力，他们一直在寻找进行大逮捕的机会，林清祥对加里曼丹的声援活动被视为一个理由。1962年12月23日，林清祥在一个支持加里曼丹反殖斗争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政义斗争〉。对于这次起义，他重申社阵是在精神上支援反殖民主义，而非直接涉及武装起义。⁷¹

1963年2月2日在内部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英国人、行动党及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的代表）的策划进行“冷藏行动”，总共拘扣133人，被视为是共产党员的林清祥首当其冲，从此失去自我申辩的机会，也不再参政。开始他长达6年多的囚禁日子。

“冷藏行动”改变了新加坡政治环境的生态，透过逮捕社阵的领导层，摧毁了新加坡当年最强大的反对党。当时报章媒体的报导偏向于“新加坡、马来亚和英国当权者组成的内部安全理事会在新加坡对共产党份子展开大逮捕行动”，有关当局称“已经破获共产党策划要推翻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行动党政府，进而威胁马来亚的安全阴谋”，企图制造一个新闻效应，

⁷¹ 对于北加里曼丹，社阵是在精神上支援反殖民主义，而非直接涉及武装起义。〈社阵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正义斗争〉讲稿中提到“由于我们坚持反殖的立场，由于我们支持北加里曼丹的人民，本地的反动势力已经指责我们主张暴力和武装斗争。这是故意撒谎。社阵是要进行和平宪制斗争，我们同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样，希望通过最少痛苦的可能途径结束殖民主义和改革社会。如果有和平宪制的途径可循，那只有疯子或愚人才要走流血的道路。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方式不是决定在被统治人民的愿望，而主要是决定在殖民地主义者的态度”。如果殖民地主义者要暴力和流血，那暴力和流血就难免。没有人会怀疑阿尔及利亚人民是要通过和平途径获得独立，避免连年死亡和痛苦的残酷牺牲。但是斗争方式是不是单由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呢？绝对不是的。殖民地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殖民地人民希望看到他们的房屋被烧，看到他们的家人被枪枪杀。殖民地战争是被用来智护殖民地制度。因此我们得弄清楚使用暴力的责任，如在北加里曼丹所发生者一样，完全要由殖民地统治者来负起。”（林清祥，1962：172-173）。

让人们相信马来亚、新加坡和英国殖民地政府当局已经成功把新加坡从“共产党”中解救了出来。在左派眼中这是他们无能为力控制左倾风潮所采取的方式，正如其中一位前拘留者陈国防所写的文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逮捕行动是软弱与绝望的象征”。（陈国防，2013：351）

“冷藏行动”距今 50 年，资料陆续曝光而对事过境迁的这段历史有了比较完整的讯息，这样的诠释能还林清祥一个公道：

“1960 年初期，某些重要的英方人物，譬如英国驻新加坡专员薛尔克（Selkirk），因为无法得到有关林清祥等人与马共勾结的真凭实据，打算以其走宪制路线为由，反对、镇压激进左派。他的副手穆尔（Moore）也持有相同的看法。1962 年 6 月，他在审阅了英方情报机关针对统一战线及林清祥的报告之后，向伦敦报告：“虽然我们接受林清祥是一个共产党主义者，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他正在听从马共、北京或莫斯科的指挥。我们的印象是林清祥是独立运作的，而他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通过宪制手段当权。我们根本不确定林清祥在达到这个目标过后，会不会必然地成为北京或莫斯科的傀儡。”（Moore to Secretary of State, 18 July 1962, CO1030/1160）⁷²

一衣带水的新加坡与马来亚，原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1950 至 1960 年代初民间普遍上都不认为新加坡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国家。林清祥等左派人士认为合并的条件不平等，将造成民族的分裂。马新在 1963 年合并，在 1964 年新加坡发生的种族纠纷、1965 年马新分家，这些在林清祥被拘

⁷² While we accept that Lim Chin Siong is a Communist, there is no evidence he is receiving his orders from the CPM, Peking or Moscow. Our impression is that Lim is working very much on his own and that his primary objective is not the Communist millennium but to obtain control of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t is far from certain that having obtained this objective Lim would necessarily prove a compliant tool of Peking or Moscow. (Moore to Secretary of State, 18 July 1962, CO1030/1160)

留之后发生的事，都足证明林清祥当初政治观察的准确性。然而被镇压后，林清祥在狱中精神崩溃，心情抑郁并且有自杀倾向。林清祥忍受了6年多的牢狱折磨，1969年，公开宣布放弃政治，流放到英国。

为避免受牵连，那段时期曾见证或参与过上千万人群众大会的参与者在往后的日子都这段历史三缄其口，表现出对政治冷漠。民众于是倾向于把精力专注于在经济发展。与联合邦合并已经是肯定的事。华族商业社会的反应是放弃他们的政治抱负，退守他们的私人业务。也是可说他们把新加坡的统治权承包给受英文教育的精英。（拉惹古玛 M.K.Rajakumar, 2002: 161）

总括来说，政治运动是群众力量、组织工作及资源汇聚等的发挥，才有望完成特定时期的政治目标，在1950至1960年代的政治主题是摆脱英国殖民地的统治。面对普罗大众的工农阶级，林清祥一早就确立的信念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林清祥的文章与讲演录，1961：81）。

作为时代青年，他把握了群众大会演讲的舞台，以他的政治信念、魅力、勇气，招贤纳士，组织运作，在他和同伴们的带领下，左派政党率众推动反殖民主义。在反殖民主义的大原则下，林清祥政治活动的中心内容，不在于压制不同意见，而在于寻求互相沟通。这种政治形式，越来越受欢迎。（哈本 T.N.Harper, 2004: 36）

李光耀却把这段与左派人士合作的经验形容成“骑在共产党的虎背上”。面对“骑虎难下”的局面，却因为借助与殖民部和反共力量对共产党镇压，把所有左派一网打进而取得政权。⁷³镇压确实已简便地取代了辛

⁷³ 受访者：陈凯希，陈先生这么形容左派被对付的经历“在你还没有成长之前他就捻死你，就像割葱，今天割了葱三天后长出来，就把它割了，三天后长出来，又割掉。如果

苦劳作和组织工作。（孔莉莎，2013：9）从“行动党”到“社阵”，左派领袖先后在“解放行动”和“冷藏行动”中被逮捕。社阵原有的组织大受挫折，1964年李绍祖时期领导“社阵”改用议会外的斗争的方式已是另一个阶段。到1968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所举行的第一次选举，社阵和左派人士不愿参选，于是李光耀终结新加坡所有的反对势力从而独霸政坛至今。而对付重要反对党人士的工具仍继续使用。从这一点，可以了解新加坡自建国以来执政者取得政权和巩固其政权统治方式的历史缘由。

照片二十：社阵举行支持汶莱反英殖斗争群众大会。23-12-1962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17。

你看看劳工党的历史或是新加坡的历史，它是阶段性不断的逮捕，当忽然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时，他没有办法解决时，他就来个中逮捕，逮捕是执政者最后的武器。像我们这些人都是那个历史时代，我们都是政权的受害者。政治是完全无情的，他没有给我们机会来辩驳。抓进就丢进黑牢，在里面又压又迫，要使你到你要去讲你反对共产党，第一我不是共产党，我怎么可能去反对共产党，我如何去批评别人。假如我是共产党，我才来讲，共产党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多少人绝对不是共产党，他一定要他讲，很多人最后去讲，他一生就毁了。这个人你不是共产党，你去讲共产党的坏话，你现在很懊悔等等。这是人格的毁灭。”2012年1月14日，上午10点半-下午2点，吉隆坡海歌大厦，采访者：严秋霞。

照片二十一：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林清祥首当其次。



资料来源：家属提供。

第二节 林清祥与左派政党的建党本意

从报章的讯息得知 50 年来官方发出不经审讯理由的论述一概是“他们积极参与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共产党统一战线活动，一心一意要以暴力推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合法民选政府”。(孔莉莎，2013：10)然而，左派领袖真是如官方所呈献的那么具有颠覆性吗？

根据《辞源》“颠覆”指的是：（一）翻跌，败坏。（二）颠倒。（商务印书馆，2010：3709）

林清祥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这么说：

“一般来说，颠覆指的是通过各种行动破坏现存制度。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不仅我们新加坡人民，亚非拉人民都风起云涌献身于破坏存在着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制度，行动党的成立及其建党宣言也反映这一时代精神实质。”（林清祥，2014：400）

林清祥和左派政党既不为私人利益，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武器，他们是要带领群众遵循宪制途径摆脱殖民地统治。从原始资料与官方历史相对照会发现其中的差异，然而要对左派历史作修正性的诠释，就像对整个独立建国史的重新描述，都是对当权者的挑战，需要多元化的论证。

筹组政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取得政权，建立一个符合本身纲领的政府，要理清左派政党的党史，即需追溯行动党和社阵的二份建党宣言：

人民行动党建党宣言原文⁷⁴ (30-11-1958 第 4 版)

- 摆脱殖民地的桎梏，建立一个包括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的独立自主国家；
- 要创建一个经由全民投票而选出的统一政府，凡是所有在马来亚出生或拥有马来亚公民权的都有投票权。
- 废除财富分配不均和就业不平等制度；建立一个人人皆有工作机会的经济制度，以取得个人工作成果；对于老弱、残障、疾病等不能工作的人，实施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使其能够过安定的生活；
- 灌输人民国家统一、自尊与自立更生的精神，并鼓舞他们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繁荣、公平与安定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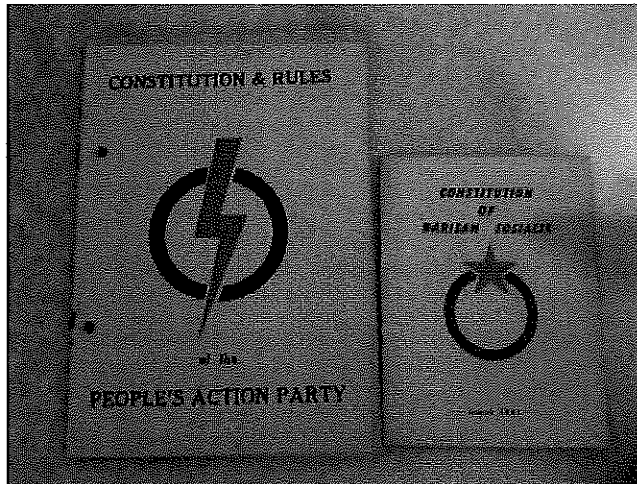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阵线建党宣言原文⁷⁵ (1961 年 8 月)

⁷⁴ Party objects of People's Action Party: (30-11-1958 4th edition)

- To end colonialism and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state of Malaya comprising the territories now known as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 To create a democratic unitary Government of Malaya based on universal adult suffrage of all those who are born Malaya or who adopt Malayan nationality.
- To abolish the unjust inequalities of wealth and opportunity inherent in the present system; to establish an economic order which will give to all citizens the right to work and full economic returns for their labour and skill; to ensure a decent living, and social security to all those who through sickness, infirmity or old age can no longer work.
- To infuse into the people of Malaya a spirit of national unity, self-respect and self-reliance, and to inspire them with a sense of endeavor in the creation of a prosperous, stable and just society.

- 要消灭殖民主义，并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这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联合邦。
- 建立一个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凡是出生或能效忠马来亚都能全民投票。
- 带入一个能确保繁荣、稳定和公正社会的经济体系。
- 要动员各阶层人民共同建立一个马来亚国家。

照片二十二：“人民行动党”和“社会主义阵线”的章程封面照片



资料来源：傅树介医生提供。

从二个政党的建党宣言中看出，“社阵”秉持“行动党”的“反殖民主义”的建党理念。这二份雷同的建党宣言，甚至在注册时还成为被拒绝登记的理由。后来社阵修改了一些文字，特别是在经济的部份，才注册成功。在当时，马新本是一家，可以从中理解他和左派朋友们都是在反殖民统治的基础，建立和经营一个新兴国家的理想。

⁷⁵ Party object of Barisan Sosialis(August 1961):
 To eradic colonialism and set up a 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t state comprising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To establish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of Malay based on universal adult suffrage of all those who are born in or owe their allegiance to Malaya.
 To bring into being an economic system that will ensure a prosperous, stable and just society.
 To mobilise all sections of the people for the building of a Malayan nation.

笔者认为当“官方”所形塑的建国史，长年累月透过教科书、文宣、媒体等向民众灌输，都是在行动党的规范下建构起来。在民间的集体意识，口述历史更传神为这段历史作补充。年龄比林清祥小的同乡严文灿这么说：

76

“林清祥在工会活动时，我念小学五年级。之后，我出席过几场群众大会，每次都四到五个人发言，林清祥都是最后的总结，他以福建话演讲，具有理论和指导性。1955年林清祥当选成立法委员时，轰动全笨珍，大家都感到光荣。他第二次轰动全笨珍的新闻则是他从牢中被放出来的时候。林清祥的出现，是唤醒更多人对政治的觉醒和参与。他的立场鲜明，且为人正直。他被关时，大家都是觉得气愤的！他当时所提出建国的理念是表现在国家、民族、语言和宗教都能互相尊重，让所有人民都能接受。”

在周伟立的文章〈探讨新加坡 1950 与 1960 年代的激进左派：他们是不是共产党的同谋？〉中探讨官方的历史叙述并提出质疑：（周伟立，2003：30-33）。

“《李光耀回忆录》的读者必定认为，新加坡 1950 与 1960 年代的激进左派是直接或间接由马来亚共产党控制的，而激进左派的领袖林清祥是最主要的亲共份子，但是在学术界，这个观点是受到挑战的。他们真的与马共同谋吗？”……

“若考虑 1960 年代初期的情况，即可看出激进左派与马共同谋的论述是有问题的。它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马共在新加坡的影响，在 1950 与 1960 年代初期之间已渐渐转弱。激进左派认识到，在 1950 年代中后期，

⁷⁶ 受访者：严文灿，2012 年 1 月 1 日，下午 1 点-2 点，新山严文灿住家，采访者：严秋霞。

民主化的态势所带来的希望，因此稳固地走着宪制路线。尤其林清祥，到了1960年代初期，更是转为温和，与其1950年代中期的激进取向，形成鲜明的对比。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仅仅是个借口，在它背后存在着权力斗争及政治生存的考虑。”

此外，经过档案文件和当事人的现身说法，透露“冷藏行动”是个“政治理由”大于“安全理由”的镇压行动。林清祥被对付，真正的原因是他坚持反殖民的主张，反对“大马来西亚”计划，在媒体的渲染中指他是共产党的同谋，会造成国家不安，这是不正确的。“大马来西亚”计划是英殖民部、李光耀和东姑所属意的。在个人的层面，李光耀想要以镇压行动对付他的政敌，另一方面，英国所青睐的“代理人”是能够配合、能顾及英国长期利益的政治领袖。反观执政后的行动党，它原本虽然是在殖民体制内产生的政党，秉持着“反殖民”的立场，但它却要改变原有的体制，并利用殖民统治下政治生态所提供的游戏规则取得执政地位。虽然林清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且从他历次演讲中强调是遵循着殖民政府的宪制途径争取国家独立。详见附件一：林清祥政治概念列表（整理自演讲稿）。这位爱国之士却被冠上“反国家”的罪名。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正呼应张景云在〈建国史的撰写与身分政治〉一文中把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史对左翼边缘化的一种描述：

“当年马来权贵/精英集团与英国殖民地主子是如何狡猾的勾结起来，把生机蓬勃的马来草根左翼运动和跨族群民政治联盟活生生的连根根拔起，从而在半岛得垄断政权以及夸耀虚假的多族共治的合理性。”（张景云，2012：7）

新加坡对林清祥和左派运动的诠释，可以看到国家历史论述价值颠倒的荒唐逻辑，也正显示马新两地的左派成为“他者”的共同点。

回顾林清祥 20 岁到 30 岁最辉煌的日子，他迅速的从最耀眼的政治舞台中退场。在群众和华文报章认为他能表达民意，他的言论符合时代所要求的改革和自由，是位了不起的政治人物；亲英的英文媒体则把他形容为一位蛊惑人心的政客，一心想制造暴乱，这种论述最可能让行动党从中获得政治利益。李光耀把林清祥当作头号敌人，二人的关系从政治伙伴变成政敌，林清祥成为新加坡政治史上“反对党”的先驱。在冷战的年代，被扣上红帽子是最容易被对付，左派人士完全没有申辩的机会，也因此主流历史易形成以下片面的论述和误导：

- 他是一位共产党的同谋，会发动武装斗争来争取国家独立，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 他在行动党内发动集体脱离，以筹组社会主义阵线
- 他反对大马计划⁷⁷
- 他涉及加里曼丹反对大马计划活动的武装起义⁷⁸

把林清祥从“行动党”到“社阵”的作为和经历来进行梳理，可以理出他的政治概念和主张，为历来偏颇的论述进行平反：

⁷⁷ 主流历史如此描述“当时，内部安全委员会启动了“冷藏行动”，在第一阶段，他们拘禁了 100 多名左翼政治家、工会活跃分子和学生领袖，这些人均反对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而且可能与汶莱人民党领导人阿札哈里（A.M.Azahari）有联系。阿札哈里率领人民党赢得了汶莱立法会议中所有由选举产生的席位，之后，开始反对汶莱加入提议建立的马来西亚联邦，要求汶莱独立。该党于 1962 年发动了一场暴动，想要推翻苏丹奥马伙，但被马来亚、英国和英联邦的军队联手镇压下去。阿札哈里逃往雅加达避难，那里已经成为整个地区反对成立马来西亚的人、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团体聚集的地方。在“冷藏行动”中被拘禁的新加坡人包括林清祥、社会主义阵线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半的成员，以及与该党走得很近的人士，比如塞礼哈里……”（C.M. Turnbull, 2013: 378）

⁷⁸ 此项控诉被视为“冷藏行动”拘留林清祥等左翼人士的理由，详见〈内部治安委员会采取保安行动昨晨在星展开逮捕总共拘扣九十七人社阵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等在内当局根据维护公共治安法令加以拘禁〉《星洲日报》，（1963 年 2 月 3 日）

- 他多次公开否认自己是共产党。早在 22 岁的当选为最年轻的立法委员的林清祥即以满腔热血进入议会“作为行动党党员，我支持通过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的马来亚。”（哈本 T.N.Harper, 2004: 37）。从他后来的行为和言说，特别是 1961 年到 1962 年的演讲稿所提出的政治概念，他一直都坚持透过“宪制途径”立场，而非透过共产党所采行的“武装斗争”，来带领群众认清时局。
- 林清祥和同伴是被行动党开除党籍。当执政后的行动党不再坚守“反殖民”的路线时，他们才另筹组“社阵”，从建党宣言中可以看出，其所秉持的精神是沿袭“行动党”最初的宣言。
- 他反对大马计划，因为“合并白皮书”中新加坡人的公民权及在马来西亚的参政权条件不平等。当时左派认定那是当时殖民主义者的产物，更何况“大合并”的条件对新加坡不利。时至今日，左翼人士仍认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应该是在同一个民主、自由、多元、独立的国度里。

79

⁷⁹ 傅树介出席 2014 年 3 月 1 日在檳城所举行《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新书发表会的午宴所发表的谈话：“当时马来半岛和岛国一起被称为马来亚。英帝国主义决定作为政治实体的这两个地方，是否要连在一起或分开。英帝国主义在做决定时，他们所考量的不是基于两地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愿，而是以当时军事战略和经济利益在地方上和区域条件为思考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把新加坡从半岛分割开来，透过马来亚联合邦的模式把檳城和马六甲（早期是海峡殖民地）加入半岛，而不让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联合邦的计划。然而却在 1963 年，即使合并的条件并不利于团结，它似乎透过把与新加坡并入大马来西亚的计划，来实现马来亚一定要团结的长远梦想。然而，在短短的 2 年间，新加坡再度从半岛分离开来。而从此我们就一直分开了... 即使新加坡努力寻求与马来西亚半岛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自 1960 年代以来，两地的文化已走远。然而，它似乎有迹象表明，长堤两岸的年轻人都开始质疑英国帝国主义赐给我们遗产。因此，让我们用心和重新期待半岛和岛国可以再次走得更近，这就是我们的天赋使命！”（傅树介，2014）

英文原文：The peninsula and the island together was known as Malaya. British imperialism decided whether the two territories were together or separated as political entities. British imperialism made those determinations not based on the desires of the people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se two territories, but based on its military and economic strategic interest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The British kept Singapore out of the peninsul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cheme that saw

- 对于加里曼丹爆发的反马来西亚计划起义，林清祥重申社阵是在精神上支援反殖民主义，而非直接涉及武装起义，更没有给予任何实质帮助。⁸⁰

第三节 林清祥对左派政党的影响

李光耀的政权未稳定之前，反殖浪潮由人民群众，如：学生、劳工阶级所掀起，左派是当时的中流砥柱。坚守反殖民主义的林清祥周旋在行动党和殖民部官员和群众之间，他清楚殖民部所想占有的利益，自治政府与殖民部之间利益的关系，与群众权益的差距，他始终与左派的朋友们怀着摆脱殖民统治，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憧憬，希望自己的爱国热诚、在广大群众的拥戴和支持，能够透过宪制途径，换得政权上的改变。左派人士寄望于1963年9月的大选能获胜。然而，而越坚守反殖民主义的角色，却是最不能为当时的既得利益者所容，另一方，自治政府对劳工运动的法令修订是如此频密，在“紧急法令”的逮捕令下，林清祥等左派人士纷纷经历牢狱之灾，被驱逐出境等严厉的对付，可说是把左派的势力彻底摧毁，他成了悲剧英雄。

Penang and Malacca (previous colonie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joining the Federation without Singapore. Then in 1963, it would seem that the life-long wishes of Malaysians to be united were realized with the merger of Singapore into a greater Malaysia, though the terms of the merger were unfavourable for unity. However, after a short spell of 2 years, Singapore became separated from the peninsula again. And we have been separated ever since ... Even while Singapore seeks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peninsula Malaysia, the two territories has, since the 1960s, moved further apart culturally. Yet, it would seem that there are signs that young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causeway are beginning to question the legacies that British imperialism has bestowed on us. Let us, therefore, take heart and aspire anew that the peninsula and the island can come closer together again for this is our manifest destiny! (Poh Soo Kai, 2014)

⁸⁰ 详见附件一：林清祥政治概念列表（整理自演讲稿）〈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正义斗争〉。

林清祥具有保卫国家民主与多元种族的基本价值，多次号召群众争取国家独立。他以一位平民的身份，带领群众喊出极具代表性的独立之声，在人民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声音是从基层民众的心里出发，极具震撼力。尽管他在反殖民历程的三度跌宕起伏，但仍不改他的人格本色，面对预知将会有大逮捕的危机能坚定承担。用群众魅力、演讲家来认识林清祥，或许只能是他表面的风采，而他所坚守的反殖民主义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一直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与他合作过的人都信任他，在他身上汇集了工运、华教，组成强大的反英殖民统治的势力，这才是他的价值所在。他在有着群众基础的条件下，推动反殖民主义，挥动时代的大旗，政治视野超越新加坡，而掌握了马来西亚国家的真正意义，真切的回应了时代的需要。林福寿说：“清祥的领导一直鼓舞着新加坡人，让我们能汇集力量从外来的支配势力挣脱出来。这股澎湃的力量终于在 1950 年代初，逼使英政府不得不交出新加坡政权”。（星洲日报，2001 年 6 月 17 日）

目前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林清祥在新加坡左翼运动时期的所扮演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可归纳成以下几点：

（一）他发动群众运动，唤醒人民的政治意识，要勇敢的站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

（二）他推动政党的发展，所激起民族意识率众摆脱殖民统治，从而加速殖民地政府进行从自治到独立的宪制改革。

（三）催化超种族政党的出现

（四）展现自由辩证的精神。

表八：林耀祥与新加坡大选会议历史 (1954-1963)

新加坡大选日期	选举成果	选举结果	政治体制	林耀祥的生涯
<p>第一阶段(1945-1954) 难以取得政治为主体，参与者为少数上层，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尤其是海峡殖民地土人）。因此，Rene Peritz 将本时期的政治发展描述为“个人的政治时期”。Yeo Kim Wah 也认为，在该时期，除了人民行动党（1954年成立）以外，其他的政党不仅“没有组织，而且缺乏群众支持”。</p> <p>第二阶段 (1955-1959) 是五届激进的群众政党争取选票的漫长过程，而且学生与工人运动也成为50年代中后期的新加坡政治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华人社群也大规模地卷入政治进程中。</p>	<p>1955年4月2日 特选委员会 (The Rendel Constitution General Elections) 或称立法议会选举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p> <p>1957年12月21日 市议会选举</p>	<p>总共25个席位： - 劳工阵线 (Labour Front, LF) 得10席，大卫马绍尔领导。 - 人民行动党 (People Action Party, PAP) 派出4名候选人参选得3席 (李光耀、吴秋泉和林清祥，蒂凡那 Deven Nair 落选) - 独立人士3名参选，其中伊布拉克在三位当选中，公布投向PAP， - 进步党 (Progressive Party, PP) 得4席， - 劳工阵线 (Labour Front, LF) 得4席， - 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DP) 2席。</p> <p>总共32席： - 人民行动党(PAP)派出14名参选人，赢得13席。 - 自由社会党 (Liberal Socialist Party, LSP) 由进步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成) 32人得7席 - 劳工阵线 (Labour Front, LF) 16人得4席， - 工人党 (Workers Party, WP) 9人得4席， - 进步党 (Progressive Party, PP) 3人得2个席位， - 独立人士11人只2人当选。</p>	<p>1945-1954 殖民政府</p> <p>1955-1956 民选政府， 马绍尔政府 (Chief Minister)。</p> <p>1957-1958 半自治政府 ：林有福政府 1959年6月4日</p>	<p>林耀祥的生涯</p> <p>1946-1954 李光耀到被开除学籍 (1949年-1952年)</p> <p>工会领袖 (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1954年5月-1955-1956) 1957年2月)；政治盟友 (Marshall) 出任首席部长 (Chief Minister)。</p> <p>人民行动党的王永元 (Ong Eng Guan) 担任部长。</p>
<p>1959年5月30日 立法议会大选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p>	<p>1959年5月30日 立法议会大选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p>	<p>总共31席： - 人民行动党(PAP) 派出51名参选人，赢得49席， - 新加坡人民联盟 (Singapore People's Alliance, SPA) 派39人只赢得4席， - 进步党 (Progressive Party, PP) 得9席， - 在34名独立人士中只有花拉公园的A.P. Rajah 一人胜出， - 自由社会党 (Liberal Socialist Party) 的32人全部落选， - 工人党全部落选。</p>	<p>李光耀先生 (Lee Kuan Yew) 担任自治邦总理。</p>	
<p>1961年4月29日 芬林区议员王永元辞职，芬林区举行补选</p>	<p>执政党PAP 40，反对党阵营11 (SPA 4, UPP 3, UMNQ 3, Ind 1)</p>			
<p>1961年7月15日 安南区补选</p>	<p>执政党PAP 39，反对党阵营12 (SPA 4, UPP 3, UMNQ 3, WP 1, Ind 1)</p>			
<p>第三阶段 (1965-1969) 随着新加坡独立政府的成立，与马来西亚合并问题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议题。它直接影响到新加坡内部不同政治势力分化与重组。而1963年至1965年的政治危机是合并之后的种族冲突和不信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于国家层面和不同的政党之间。</p>	<p>1965年7月21日，13名反对党议员组成另外组织社会主义阵线 (Barisan Sosialis) 形势：执政党PAP 26席，反对党阵营25席 (S 13, SPA 4, UPP 3, UMNQ 3, WP 1, Ind 1) 1962年8月，PAP向马来亚加入投票，UPP/PSY/UMQ 回到PAP阵营 26席；反对党阵营25席 (S 13, SPA 4, UPP 2, UMNQ 3, WP 1, Ind 1)</p> <p>A: 接受马来合并的投票 (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联邦公民，保留教育与劳工的治理权)：71% B: 让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联邦，以马来各州的方式合并 (一些不能成为联邦公民)：1.7% C: 接受不合并于马来西亚的条件：1.4% 空票：25% (拒绝上述三项都不支持，当时号召人民投票自票以示抗议)。</p> <p>1963年9月1日 加入马来西亚公投 (Referendum Day)</p> <p>1963年9月21日 全国大选</p>	<p>王永元以独立人士身份在补选中击败人民行动党的易炳基当选议员。</p> <p>工人党大卫马绍尔 (David Marshall) 险胜人民行动党的阿末何庭 (Mahmud Awang)。</p>	<p>1959-1963 自治政府</p> <p>1963-1969 工委会期间 (劳工工友联合会)：1963年6月-1963年10月底)；政治秘书 (人民行动党，1963年6月-1963年7月)</p>	
		<p>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日 (Malaysia Day) 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沙巴、沙捞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p>	<p>马绍尔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日 (Malaysia Day) 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沙巴、沙捞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p>	<p>致被拘留者 (扣留6年7个月，1963年2月2日至1969年9月，并于1969年7月28日获释到英国。)</p>
			新加坡建国	

编者整理自：
1. 刘宏 (2003)。《转型期的华埠与政治：“在商而不市商”的策略和困境》。《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演变：本土智识、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81。
2. 吴庆瑞。《海峡地带的年代 - 民主议会制选举》15-04-2008 <http://biog.com.sg/gsterny/archive/366>

第五章：结论

1945年二战后到取得独立期间，新加坡的政治课题是“如何摆脱英殖民统治”。1950至1960年代林清祥是学运领袖、工会领导人、政治领袖、演说家，他投身于反殖民地浪潮，历经殖民政府、民选政府、自治政府、国家独立，他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马新分家时他已被拘留。身处在多元文化的国度，林清祥在当时就敏锐的指出“社会的敌我矛盾关系及重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林清祥与他的时代》编者按语，2002：51）。他曾经在一个集会上说，马来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不是你的我的，所以你必须了解每一个族群的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互相尊重，从而避免出现种种妨碍创立一个新生国家的人为问题。他一直站在群众中，秉持坚强的个人政治信念、对时局的认识及敏锐的政治判断，和勤奋的投入政治工作，成为挥动左派时代的旗手。回首半个世纪的历史，林清祥所全心投入的组织：“各业”、“泛星”、“社阵”早已不覆存在，他在政坛只是昙花一现，在他苦心经营下的成就是团结不同的族群，让马新成功的摆脱殖民地统治。总结，林清祥活跃于工会和政坛的十年间，合作对象可以分为三类：

（一）中学同学一起从事“各业”的职工运动者会，如：华裔的方水双、陈世鉴；

（二）“行动党”时期左翼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如：华裔的李光耀、印裔的兀哈尔（S. Woodhull）、蒂凡那（Devan Nair）、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

(三) “社阵”的菁英，如：受英文教育的华裔：林福寿、傅树介、陈仁贵、受英文教育的印裔：T.T 拉惹(T.T.Rajah)

根据何启良把“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人物类型”的架构来理解(何启良，2003： xxxvi-xxxvii)：

- A. 在政权之内的受华文教育者，
- B. 在政权之外的受华文教育者，
- C. 在政权之内的受英文教育者，
- D. 在政权之外的受英文教育者，

笔者将此概念运用在与林清祥合作的朋友们身上，加入了“族群”的资料。在1954年行动党刚成立之时，面对殖民部，他们都是在政权之外。1959年新加坡取得半自治权时，行动党以李光耀为总理，成功拉拢了蒂凡那成为“政权之内”的人物，其他左派领袖皆在“政权之外”并于1963年“冷藏行动”经历不经审讯的拘留。在李光耀政权的掌控下，华文教育者在政坛上无立足之地，因此除了“在政权之内的受华文教育者”这一类型没有资料，可将当时活跃于政党上的人物综合整理成下表九、新加坡政治人物类型总表（1963）。

表九、新加坡政治人物类型总表 (1963年)

	姓名	族群	职业	拘留日期	获释日期
在政权之外的 受华文教育者	方水双	华族	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秘书 职工总会中委, 社阵中委	1956.10.26. 1963.02.02.	1959.06.04 被行动党释放 1963.02.00 被遣返到马来亚 1967.08.25释放
	陈世鉴	华族	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秘书	1957.08.22.	1959 被行动党释放
	林清祥	华族	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 总务 新加坡各业工友联合会秘书, 行动党议员	1963.02.02. 1956.10.26.	1967.1.16 被行动党释放 1959.06.04 被行动党释放
	李光耀	华族	社会主义阵线秘书长 律师, 行动党议员	1963.02.02.	1969.07.28 流放到英国
在政权之内的 受英文教育者	蒂凡那 Devan Nair	印族	教师, 新加坡教师总会秘书	1951.01.08	1953.03.00 被释放
	詹姆斯·普都遮里 James Puthucheary	印族	职工运动者, 行动党中委 马来亚大学在籍学生 职工运动者, 社阵顾问	1956.10.26. 1951.01.08.	1959.06.04 被行动党释放, 虽曾任新国总统, 但1987年流 放到加拿大。
在政权之外的 受英文教育者	兀哈尔 S. Woodhull	印族	职工运动者 社会主义阵线副主席	1956.10.26. 1963.02.02.	1959.06.04 被行动党释放 被遣返马来亚
	傅树介	华族	医生, 社会主义阵线副秘书长 医生	1963.02.02. 1976.06.04.	被遣返马来亚 1973.12.13 被释放
	林福寿	华族	医生, 社会主义阵线中委	1963.02.02.	1982.08.26 被释放 1978.11.17. 限制居留于德广岛 1982.09.07. 被释放
	T.T. 拉惹 Thampoe Thamby Rajah.	印族	律师, 社会主义阵线	1974.06.20	1975.12.12 被释放
	赛札哈里 Said Zahari	巫族	马来前锋报主编, 人民党主席	1963.02.02.	1978.11.17 限制居留于乌敏岛 1979.08.22 被释放
	陈仁贵	华族	新加坡职工总会副秘书长, 社阵候选人 律师	1963.10.08 1977.02.15	1966.05.04 被释放 1977.05.14 被释放

笔者整理自:

卢妙萍 (2013) 编录政治拘留 (1950-2013)。〈历史的真相, 不容被淹没〉, 《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352-400。

无论是在工会或政党，林清祥一心一意想要团结不同种族，以便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民主公平的国家。从他的社交和对于语言的掌握，可以发现他以身作则的融入不同族群的生活中。这是因为反殖人士预想到殖民统治的结束，将带来全新的区域秩序和认同，他们所面临的“马来亚人”的概念，是需要有愿意和有能力与其他不同母语和不同社经地位的马来亚人沟通。非马来族的马来亚人，要有双语的能力，一方面是以马来语取代英语作为共同的语言，来跟其他族群的公民沟通，另一方面则保留和滋养各自的母语。这将标志着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与殖民传统有决定性的断裂，也重新将马来亚与区域内其他地区连结起来。（孔莉莎，2011：143）。对于语言权力的分析，是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联系到语文问题上。他们希望各国的母语能够获得全面发展后，取代殖民主义的语言。刚出道时，林清祥以福建话演讲。为了在议会中能以英语发言，他勤学英文。1956年被拘留期间，他努力学习和掌握马来文，这段期间他读遍古典及现代马来文学的代表作。他甚至有意学淡米尔文。1959年后，他甚至能用马来文进行演讲。在“社阵”时期，在他的坚持下，出版的党报就有兼顾不同的语言：每周出版一次的华文《阵线报》、每两周出版一次的英文《大众报》、淡米尔及孟拉取南文的《人民报》和每四周出版一次的马来文《人民报》。可见，这也正是林清祥能在来自不同的背景同志中脱颖而出，组织五湖四海的反殖势力，成为大家信赖的政治人物的原因。

然而却有人把林清祥形容为“华人种族主义者”，指他的斗争只是突出华文教育和华人文化。（赛·札哈里 Said Zahari，2001年：109）关于这一点，赛·札哈里在回忆中提到他和林清祥曾多次讨论各族，尤其是马

来亚（包括新加坡）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团结问题，他们相信种族之间，尤其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如果不是因为殖民主义者和资本家介入和挑拨，是不可能爆发大规模冲突的。他们这些阴谋将在人民分裂时获益，因为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统治和剥削。（赛·札哈里，2002年：194）

林清祥生活在多元种族的环境，也因此懂得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他第一次在立法议院发言时就已经提倡：

“现在的政府必须采用尊重与鼓励人民母语文化充分发展的民主教育政策，以代替殖民教育政策。本地人民母语文化即是巫文、中文与淡米尔文，人民行动党绝不接受一种以制造黄色和黑色的欧洲人为目的的教育政策。”（南洋商报，1955年4月22日）

由此可知，他并不是一位沙文主义者，而是推崇“多元民族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左派华人关注马来文的发展，林清祥是少数扶持马来文地位的领袖，他支持1956年10月在新加坡和柔佛新山举行的第三届马来文化文学大会的宗旨，“各业”由阿都拉·马吉（Abdullah Majid）向大会提呈论文，重申新加坡工人群众支持国语的立场。这场会议通过了马来语成为共同语、国语和媒介语的议案。当这项议案提出时，好多马来人，尤其是精英集团和政府官员都对马来语是否有这个能耐不具信心。这段期间，华校生开始学习马来文，马来族和华族文化工作者携手推展“反黄色文化运动”。马来作家和文化组织推动国家舞蹈和歌曲，朱比尔·沙益写下了“前进吧新加坡”，后来成了新加坡的国歌。（沙末·伊斯迈 Samad

Ismail, 2002: 231) 林清祥的历史性贡献是催化了超种族政党的出现。(拉惹古玛 M.K.Rajakumar, 2002 年: 165)

在新加坡政治觉悟形成的那几年，他影响新加坡华人和受英文教育者及其族群，共同组织以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的政党。他开创一个政治气候，华校生主动学习马来文，融入在地的文化。反观现今，无论是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摆脱不了种族政治的国家特性，林清祥对于多元种族都能携手共同发展的概念，也许只能是停留在风起云涌的那几年。

从林清祥所交往的对象都是当时来自不同族群的精英份子，他们秉持共同的理想凝聚在一起，既要摆脱殖民统治，也要思考多元文化共存的建国方案。局势的发展让林清祥等人虽想要遵循宪制途径为国家争取独立的人，却是永在政权之外。“冷藏行动”指他们要采取“武装斗争”取得国家独立，呈献出建国史对这群“时不予我”的精英作出颠倒的论述。与他同样坚守左派的同志们，被关进监狱经历不经审讯的拘留，驱逐出境等。他们被拘留在 4 年到 20 年之间。

这位 20 出头的年青小伙子，站在群众大会的讲台上发言时，总是能汇聚大家的目光，集中精神的听他所发表的言论。他总是谦和的对待身边所有的人。有不同族群的朋友，以小原则服从大原则的道理，团结大部份反殖人士，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实建立民族国家的理念。在动荡不安的每个关键时刻，他都引领大家认清时局并提供指导性原则。他所提出的治国理念，是尊重多元种族的社会，摒除西方主流的价值观。透过他的政见，让大家深信有一个可以属于这片土地人民的建国方案。可惜没有足够的养

份让左翼思潮有发挥的可能性。总结他在新加坡反殖斗争中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可以分为以下几项特点：

- 1) 遵循宪制途径，摆脱殖民统治
- 2) 以群众为主，下情上达的沟通和表决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
- 3) 奉行“多元民族主义”

政治的结论不能成为历史的定论。在执政者和英殖民部眼中，在野的林清祥代表一股强大势力的威胁。主流历史对他的贡献完全否定，甚至加以诋毁，他被赋予的称号有：极端左派、武装斗争派、颠覆份子、共产党、爱罢工、暴力行为、华人沙文主义。相反的，另一些人则持赞赏的态度，他被冠上称号：新加坡最好的华语演说家、左派工会领袖、最年轻的立法议员、开国元勋、多元民族主义者。1996年他过世时报章大篇幅的报导，是他沉寂多年之后再度声名大噪。在逝世盖棺定论之时得到政友、政敌和曾与他合作过的人的高度评价。除了马绍尔夫人亲笔写信给林清祥太太黄翠云说：“大卫（指马绍尔）对他（指林清祥）的真诚向来十分尊敬。数月前大卫和他共进午餐后也显得很快活。虽然他的气色不好，但他仍然出席了大卫的葬礼，我对此十分感动。”（联合早报，1996年2月9日）最难得的评价是来自把他当成政敌的李光耀，在发出的悼文中说：“我欣赏而且尊敬他朴素的生活方式和无私的精神。他从不贪图金钱上的利益或政治上的荣耀，而是全心献身于实现他的斗争目标。他和他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同志，教会我和我的那批受英文教育的行动党领袖为本身奋斗献身的意义。”（南洋商报，1996年2月10日）

综合来说，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前总统蒂凡那⁸¹、行动党元老也是前外交部长拉惹勒南⁸²、方水双⁸³，倾向“官方的评论”，除了赞赏他当年的作为和贡献，都带有“若不是政治路线错误”的但书；“他者的评论”来自左派具有拘留背景的同伴，如：陈仁贵⁸⁴、拉惹古玛⁸⁵、《马来前锋报》前总编辑赛·札哈里⁸⁶、林福寿⁸⁷、赛·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⁸⁸、

⁸¹ 曾经是他的同志，后来当了新加坡前总统的蒂凡那，离开新加坡远走他乡，在加拿大定居，在得知林清祥逝世，他捎了一封信：“五十到六十年代中期，反殖民主义震撼了新加坡，在这股势不可挡的浪潮下，林清祥站了起来，发出了他最具有说服力的声音。而我也没后悔曾经成为他的亲密战友之一。乘着这股浪潮的巅峰，人民行动党成为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第一个民选政府。早期以及后期的政见分歧都不足以抹杀历史的事实。”（联合早报，1996年2月9日）。

⁸² 行动党元老、前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亲自出席他的追思礼指出他们那一代人，从政纯粹出于一种政治理想，从未想过赚钱，在他印象中，马绍尔从来不计较金钱，林清祥也一样，从不谈钱。他说“他属于创造新加坡历史的那一代，我们也许不同意他的做法、政见，无论如何，他属于新加坡历史的一部份”。（新明日报，1996年2月6日）

⁸³ 早期学运、工运到政坛都与他同进退的朋友方水双说，在那时代，林清祥全心投入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全民的利益，丝毫没有想到个人。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像林清祥那般的无私精神，是不可能锲而不舍地进行政治斗争的。所以，林清祥在那个时代的民族自觉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推动角色，也发挥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方氏指出，林清祥一向来不计较名利，从不与人争地位。当年在集中营里，林清祥曾说过，如果他存在新加坡会对大家造成不便，他可以离开新加坡。由此可见林清祥具有的是大我的精神。在为老友作出盖棺定论的评价时，方水双说：“林清祥和李光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各都发挥了推动作用。新加坡在后期的建国发展中，如果没有李光耀，新加坡相信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如果新加坡在建国初期没有林清祥，她的历史演变也许另有不同的景观。”

⁸⁴ 过去的工会领袖陈仁贵在致林清祥的丧礼上致词时叙述了他的政治路程“长堤两岸的人民将会记得他是马新最紧要关头时的政治领袖；他在新加坡的劳工运动中以及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说“我们尊敬他因为他是个忠诚的朋友，我们尊敬他因为作为一个领袖他牺牲了个人的前程。”（联合早报，1996年2月10日）

⁸⁵ 来自马来西亚，曾经活跃于学生运动的拉惹古玛说：“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大家都没有合作的传统，我们都不知道应做些什么，就在那时刻林清祥出现了。我们都需要指引和领导，他就在那个时候带领我们。”“我们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区，他发动了一个政治运动将我们组织起来去创造一个新的国家，他给我们的远景甚至还包括了马来亚。他说出了我们的想法，不同背景的人都向他认同。今天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个好朋友，而是个历史人物，他的贡献和影响力将永远不会被遗忘。”（联合早报，1996年2月10日）

⁸⁶ 《马来前锋报》前总编辑赛·札哈里在以马来语致颂词时说：“有人企图毒害我的想法，把林清祥说成是个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者，可是我从来就不相信。在领导我们的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意愿是纯洁的，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联合早报，1996年2月10日）

⁸⁷ 林福寿赞扬林清祥过去所作的贡献，他说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将生命奉献给崇高的事业。他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过去他就在密驼路的工会总部，坐在板凳上吃饭。工人们会记得他在五六十年伐他们所做的一切。”“他是个不畏惧、最不能妥协的反殖民主义者。他能以简单的语言向民众解释复杂的政治课题，这就是他的政治领导才能。”（联合早报，1996年2月10日）

陈凯希⁸⁹都怀念跟他合作的日子，也信任他是位能打天下和坐江山的人，只是时局给他的时间太短促。朋友们在回忆他所展现的魅力时，一方面对他表现出崇敬的精神，一方面惋惜他的遭遇。当他的政治舞台被拆除，时年才 30 岁，是否时代寄托在这一位年轻人身上的任务太沉重？从笔者所接触他的家人、同志、晚辈等人口中，都对他有一致性的赞赏。新加坡出席的人数有 700 人，马来西亚则有 500 多人，则可说明在“一般人民”心目中仍然认同他是一位精神领袖。

从政治家的角度而言，与同一时期的政治领袖，如：马绍尔、李光耀都是英文菁英教育的律师，林清祥与他们最大的不同点是，他是一位中学都未毕业的布衣华校生，却能将复杂的政治局势以一般民众能理解的语言清楚的概括，展现对于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领悟力和执行力；与其他工运领袖，如：方水双比较，他最特殊的地方是，除了能融入不同的族群，并且成功走入英文菁英的主流。

回顾当时风起云涌的人物，当时持有同样立场的伙伴们，后来有走着不一样的路线。中学联的筹委会主席孙罗文(陈仁贵、陈国相、孔莉莎，2011: 145-147)，当时同样在学生群中深具影响力且具有演说家风范。

⁸⁸ 赛·胡先阿里 (Syed Husin Ali) 这么形容他“他是人民，尤其是劳动群众的伟大和可敬的领袖。他建立了强大的人民运动，为人类的解放和社会公正而斗争。不幸的是，这个传统并没有维持太久。林清祥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现场，随时行动。他总是在现场为被时势所混淆的人士提供咨询、劝告和指引。他无私、谦虚、献身而洁身自爱。他是真正的朋友，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付出惨重的代价。他所争取的，已经被无数次地争取过，虽然是以种种不同形式进行。只要是不公正、残暴和滥权继续存在的话，同样的斗争在未来还会在许多地方继续下去。我们需要象林清祥这样的人成为青年的学习对象，不只是在新加坡，也在整个区域，不应该是全世界” (赛·胡先阿里，2002: 209)

⁸⁹ 陈凯希说“许多人说，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而马新左翼人士认为，没有林清祥就没有今天的李光耀。整体来说，左翼运动对马新两地独立建国的贡献不可抹灭。” (《亚洲周刊》，1996: 11)。

他出狱之后，与学生运动的同僚们决裂，变成虔诚的基督教徒，结交教会里说英语的朋友，他成家后的亲人，并不知道他曾是华校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林清祥终其一生所秉持的反殖理念更显得弥足珍贵。

台北《联合报》对于他的去世，新闻标题是“林清祥本应是新加坡“开国元勋”左派华人领袖、星洲独立运动人物凋零”（《联合报》，民国 85 年 2 月 14 日（1996 年），可见其地位之高。左派的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林清祥在火化后竟出现舍利子。如果在佛家来看这是一位修行者的圣洁指标，虽然在政治事业被打击，被流放到英国，重返新加坡之后低调生活，这位苦行僧的遭遇无损于他在朋友、家人中所维持着的正面形象和地位。英国学者哈本（T.N.Harper）所写的 *Comet in the sky*，形容他是一颗划过历史长河的彗星，以指导性的原则带领群众认识英殖民统治的政治局势，给予努力的方向。他点燃智慧的光芒，明亮闪烁却短暂。

1969 年流放到英国之后，大家都不容易知道他的消息。局势的演变，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坛独领风骚至今，马绍尔走出新加坡担任出使法国的大使，林有福强行镇压手段使他失去选民支持而后淡出新加坡政坛。林清祥流放至英国终其一生郁郁寡欢。与他同代的伙伴们面对不同的政治局面，都保持低调的生活。若以董狐之笔来看新加坡的建国史，在争取独立的领袖中，除了马绍尔、林有福、李光耀之外，不要忘了，还有一位林清祥。

新加坡独立建国史经历不同的阶段：首先反殖民主义群众运动蓬勃时期，英国必需采取去殖民化的策略，林清祥挥动时代的大旗，在群众中其所代表的威望胜过李光耀⁹⁰(FCO 141/7373 Singapore intelligence

⁹⁰ 最明显的是，行动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于 1956 年 7 月 8 日举行时，左翼候

committee report 4-26 July 1956); 其次在新兴国家建设的阶段，右派独揽政权后，林清祥及左派运动已完全被排除在外。在马新独立运动热潮纷涌，土生土长的林清祥把青春献给反帝反殖运动，却成了独立后特定的政治环境的牺牲品。从政约 15 年，其中有 8 年的时间是在狱中渡过。他在政坛的时间短暂，年轻一代在课本上没有读过他的名字，也少有机会听闻他的事迹。同一时代的伙伴在时局和环境的转变后，大部份人都低调生活。二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是所有人民共同的心愿，他以身示范保卫国家民主和多元种族群的基本价值，虽然立足于新加坡，但政治视野超越新加坡，真正掌握了马来亚（含新加坡）国家的真正意义。纵然他的政治思想和斗争目标曾经被扭曲，但他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却是屹立不倒。当他去世之后在新、马两地出席他的追思礼的人数共达一千四百多人，多为有识之士。从林清祥跌宕起伏的生涯中，他的生命历程记载着许多英殖民统治时期的集体记忆，也承载了许多左翼反殖民主义者的时代悲剧命

选人赢得了 12 席中的 5 席，增强了他们的地位。林清祥高票当选，成为党的副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左翼成员有蒂凡那、谢奕田、吴文斗和 TT 拉惹。律师陈伟忠并不认同左派，但他没有反对左派。像李光耀，经常和他在一起，他是学生组织的法律顾问。他和 TT 拉惹同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权力的平衡是相当微妙的。新加坡情报委员会报告说，李光耀和王永元现在不能组成一个没有林清祥和蒂凡那在内的影子内阁，必需要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以提升党内的工作。对李来说，这意味着党的架构越来越集中，而林清祥被赋予下放更多的权力。当时公众所热切期待的是第二个重要的默迪卡谈判将在 1957 年 4 月重新开展。(FCO 141/7373 Singapor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report 4-26 July 1956).

英文原文：Most significantly, the left wing presented candidates for the PAP's third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election on 8 July 1956, and won 5 of the 12 position, greatly strengthening its position. Lim Chin Siong won the highest number of votes, and became the party's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Other new CEC members from the left were Devan Nair, Chia Ek Tian, Goh Boon Toh and TT Rajah. Lawyer Tann Wee Tiong was not identified with the left, but neither was he anti-left. Like Lee, and often with him, he was the legal advisor of students organizations. He and TT Rajah were partners of their law firm. The balance of power was a delicate one. The Singapor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reported that Lee Kuan Yew and Ong Eng Guan were now unable to move without consulting a 'shadow cabinet, which included Lim Chin Siong and Devan Nair, and that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e was set up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working of the party. To Lee, this meant increasing centralization of the party apparatus, whereas Lim Chin Siong was pushing for greater decentralization. The heat was on; the public was expecting that the re-opening of the second serious of Merdeka talks would be in April 1957. (FCO 141/7373 Singapor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report 4-26 July 1956).

运。

1959年行动党能上台执政全靠由林清祥领军的左翼群众以开展宪制上争的支持。到了1960年代林清祥已经被行动党开除出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准备参加63年的大选。林清祥在当时的声望，如日中天，他受欢迎的热度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学家孔莉莎博士撰写的，刊登在微博上的一篇文章：《永远消失的握手》中指出：63年大选之前，行动党就将林与他的团队送进牢房，剥夺了林清祥一个在大选中与李光耀对垒的机会。世界上执政最长久的民选政党，没有经过选票站严格检验，林清祥广受民众的欢迎，可能成为新加坡总理的神话继续流传下去。林在1996年逝世，《白衣人》来得有点迟了。林清祥（如果今天他还健在）会和李光耀握手吗？如果他拒绝，《白衣人》不能书写成书。没有了林的握手，冷藏行动有效地毁灭了左派参加新加坡政治选举将继续受争议。行动党通过白衣人宣称一个无瑕疵的神话，不是最终的结论。（卢妙萍，2013：351）

历史不能重来，如果不是执政者的强行镇压，林清祥这么一位草根领袖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经历和地位。他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反殖民主义，使他成为反对党的先驱，挑战着执政党的政治主张，二度处在政治高峰，都先后在“内安法令”和“紧急法令”下被拘留，甚至遭到流放，最后重返岛国，一位叱咤风云的左派红人仅成为一位寻常百姓。

吊诡的是，这与他原本的个性和意愿是相违的，若不是在被压迫中成长，他不会在冷战的年代打着反殖民的正义旗帜，就不会在这股浪潮上发出最宏亮的声音，成为多项“政治不正确”而承受“反对党”的遭遇。从

一位左派人士口中得知林清祥很喜欢《大海中的一滴水》（佚名）这一首诗，仿佛也正是他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生写照：

《大海中的一滴水》：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然而我骄傲 我为大海所包容

当风暴袭击了海面 我是急流中飞奔的浪花 我是波涛上突出的水柱

风平浪静的时候 人们只看到一片无际的蔚蓝 看不见我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然而我骄傲 我为大海所包容

新加坡“密驼路”的现在和过去都是繁华的大街。半个世纪之前，这里是新加坡人文荟萃的集中地，几排双层楼的店屋楼上是各左派工会领袖的基地，带动着工会的发展，被称为“密驼路集团”。这里是群众参与从劳资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反殖民事业的发祥地。新加坡的发展轨迹是在依循英美的脚步，积极响应全球化时，也极力的排除本土化。当这段历史被封尘多年，大部份人都不熟知这段历史时，在中国的文章甚至直译其名为“中间道路”，忽略了 Middle Road 这个路名，其实是有时代意义的地标。在过去，林清祥是这个集团的中坚份子。在资本家和劳工之间、殖民部和群众之间、华校生和英校生之间、华族、马来族和印裔朋友之间，可以说，是穿梭在这些团体“中间”的林清祥，共同与大家携手谱成动人壮阔的反殖民乐章。回顾这段“他者”的历史，只有参与这个时代的人民记得这些人的崇高形象。林清祥所处的时代固然有其限制，把它指责颠覆份子、暴民是一种偏见。事实上，林清祥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从文献史料的对比、亲身经历者的回忆所表明的观点，有力的澄清事件的本来面目，也让我们从中一窥时代青年的建国理想 and 情操。政治是一时的，

历史是事件序列的过程,真相有待还原,笔者认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林清祥在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地位给予公平的评价。

照片二十三：1995年1月11日，在吉隆坡举行“50/60年代职工运动领袖詹密星追悼会”。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15。
左起：林清祥、沙末·伊斯迈、林使宾、兀哈尔、多米尼在都遮里、拉惹古马。

照片二十四：1996年2月9日林清祥丧礼在新加坡举行。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24。
说明：林福寿在灵前致词。

照片二十五：“林清祥追悼会”在吉隆坡举行。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25。
说明：T拉惹的儿子在台上发言，在其旁站立者为追悼会的7位发起人，左起依次为：赛·札哈里、方水双、沙末·伊斯迈、多米尼·布都遮里、乌斯曼·阿旺、陈凯希、李思东。

照片二十六：1996年3月17日，“林清祥追悼会”在吉隆坡举行。



资料来源：《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2002，页 25。

参考书目与资料:

中文报章

《联合晚报》，（1996年2月6日）。〈五六十年代政坛人物心脏病发作林清祥猝逝〉。

《联合晚报》，（1996年2月9日）。〈李资政：林清祥品格高为目标而献身〉。

《联合早报》，（1996年2月9日）。〈政界人士吊唁林清祥〉。

《联合报》，（民国85年2月14日1996年）。〈林清祥本应是新加坡“开国元勋”左派华人领袖、星洲独立运动人物凋零〉。

《南洋商报》，（1955年4月21日）。〈人民行动党议员林清祥在立法院语惊四座：他对紧急法令，民众服务法令，教育政策，职工会运动及中央公积金法令，一一加以强烈抨击〉。

《南洋商报》，（1955年4月22日）。〈人民行动党议员林清祥在立法院语惊四座〉。

《南洋商报》，（1955年4月28日）。〈福利联合巴士公司工潮发生剧变六巴士公司罢工抗议警方派镇暴队莅场驱散罢工工友十五名工友被殴伤前往慰问者达数千人〉。

《南洋商报》，（1955年4月30日）。〈海港局职员千余人今晨开始总罢工为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第一次白领职员罢工行动因要求改善待遇共谈判八次俱无结果〉。

《南洋商报》，（1956年4月28日）。〈宪制谈判第三次只费廿五分钟五一始提反建议不接受英殖相所提供管内部治安之建议可能代表团最后摊牌林清祥被誉为“强人”殖相赠以红玫瑰花〉。

《南洋商报星期刊》，（1956年10月28日）。〈林有福吁民众勿听信谣言免生种族牴牾戒严令昼夜延长祇上午八时至十时内解禁两小时连日骚动中死十五人伤一百余人政府大举围捕“各业”总分部林清祥亦被拘〉。

《南洋商报》，（1959年6月1日）。〈人民行动党组织自治政府李光耀将任总理特别干部会议派渠今日谒见总督将要求立即释放林清祥等执政后必将考虑其他被扣留者〉。

《南洋商报》，（1959年6月3日）。〈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新加坡国今晨诞生新宪制于同时实施首届自治政府后日宣誓就职庆祝大会今日傍晚在市政厅前举行林清祥等将于明日恢复自由〉。

《南洋商报》，（1996年2月10日）。〈李光耀发悼文：推崇林清祥人格〉。

《南洋商报》，（1996年2月11日）。〈700人掌声歌声送别林清祥〉。

《南洋商报》，（1996年3月17日）。〈林清祥是天生领袖谦冲有礼辩才滔滔〉。

《南洋商报》，（1996年3月18日）。〈星沉了，光仍在三大民族追思林清祥生荣死哀〉。

《南洋商报》，（2001年8月26日）。叶敬林：〈探索林清祥二三事〉。

《新报》，1955年6月14日。〈警方引用紧急法令拘捕职工会数领袖职工会发表声明宣布事实真相〉。

《新报》，（1955年6月18日）。〈新市大罢工告一段落职工会宣告今日复工以两星期时间让政府表明其政策，厂商亦主张被拘者应释放或受审〉。

《新报》，（1955年7月26日）。〈纺织工友一周年林清祥演讲劳资合作〉。

《新报》，（1955年8月13日）。〈将近包罗全新的职工组织指职总各业及军港工会三机构明天分别集会西报制造摩擦谓乃工会大斗争职工运动健全性正受认真考验〉。

《新报》，（1955年8月16日）。〈华印巫工人团结的标志各业工会周年会盛况号召劳资团结主张废除紧急法令二万余工友捐薪一日赞助南大〉。

《新报》，（1955年8月18日）。〈数职工会领袖代表数万工友向殖相波德呈备忘录请注意本邦工人问题，从工人生活谈到一般法律政治，支持自治及废除语言限制动议〉。

《新报》，（1957年3月14日）。〈林清祥在狱中致函职工注册官声明各业不提上诉让三万会员加入他会或重新组织各业基金产业由李光耀负责清理〉。

《新明日报》，（1996年2月6日）。〈拉惹勒南：我们那一代人从政不是为钱〉。

《新明日报》，（1996年2月9日）。〈林清祥今早出殡千多人出席追悼会拉惹勒南送他最后一程〉。

《星洲日报》，（1955年4月3日）。〈星洲政治史上新页立法议院大选顺利完成廿五选区议员全部揭晓劳工阵线十席进步党四席行动党三席华巫三席无党派三席民主党二席〉。

《星洲日报》，（1955年5月14日）。〈福利工潮全面扩大 二万人昨响应罢工〉。

《新报》，（1955年6月9日）。〈新市工潮彼伏此起谦拜派士盾两厂工友为改善待遇相继罢工海港局职员工潮如日内不能解决各业七万名工友将实行同情罢工〉。

《新报》，（1955年6月11日）〈武力对付和平罢工工友重演，谦拜厂门前警员行动百余工友被分批拘捕工会领袖交涉准予继续纠察〉。

《星洲日报》，（1956年3月19日）。〈全星人民要求独立大会加兰机场人山人海默迪卡声震彻云霄——群众情绪空前高涨主席台亦被冲倒塌各政党认大会成功骚乱係不肖者破坏〉。

《星洲日报》，（1961年7月10日）。〈未来宪制问题辩论成安顺补选主力战行动党主席坚持合并或大合并立场认否则将陷星加坡孤立影响人民生计工人党马绍尔力称“大合并”乃一陷阱〉。

《星洲日报》，（1961年7月10日）。〈马绍尔批评大马来西亚指陈合并前途地位难望平等星加坡只是“婢女”并非“太太”〉。

《星洲日报》，（1961年7月27日）。〈被解职次长政治秘书受薪秘书暨八名议员决组新政党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政治主张与行动党领导层划清政治界线〉。

《星洲日报星期刊》，（1961年7月30日）。〈行动党前五次长八议员组党申请注册党名为“社会主义阵线”〉。

《星洲日报》，（1963年2月3日）〈内部治安委员会采取保安行动昨晨在星展开逮捕总共拘扣九十七人社阵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等在内当局根据维护公共治安法令加以拘禁〉。

《星洲日报》，（1996年3月18日）。〈林清祥追思会充满掌声热泪逾500人出席〉。

《星洲日报》，（2001年6月17日）。〈林福寿医生：历史不能夺去英雄的荣誉——《林清祥评传》推介礼上的谈话〉。

《亚洲周刊》，（1996年3月10日）。陈凯希：〈马来半岛政治巨星陨落〉，11。

《阵线报》，（1962年5月9日）。〈全星工友团结紧 轰轰烈烈庆五一〉。

英文报章：

The Straits Times (8 March 2006), 'Ex-detainees took part in communist subversion'.

Lim Chin Siong (1955) "The Fact Behind the crisis" *Fajar*, 4.

档案资料：

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as reported by Lord Selkirk, with PBC Moore, 5 June 1961, FO1901/104

FCO 141/7373 Singapor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report 4-26 July 1956

SLAD 12 July 1962, col. 430.

H.G.L Poppit, assistant labour adviser, 'The Labour scene in Singapore, August 1961', May 1961, CO 1150, 'Political situation, Singapore, 1960-62'.

Moore to Secretary of State, 18 July 1962, CO1030/1160.

专书与论文：

编者按语：〈林清祥的政治遗产〉（2002）。《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下册），吉隆坡：社会分析学会朝花企业：50-52。。

陈国防（2013）。〈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逮捕行动是软弱与绝望的象征〉，《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71-285。

陈仁贵【著】、杨培根【译】（2002）。〈林清祥的政治生涯〉，载《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委会：《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吉隆坡：朝花企业出版：93-149。

_____、陈国相、孔莉莎（2011）。〈孙罗文：其人其事〉，载《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145-147。

《辞源》（2010）北京：商务印书馆：1583。

方水双（2007）。《方水双回忆录》，新山：陶德书香楼。

方仪力（2011）。〈口述历史：一种新的翻译史研究方法〉，《译苑新谭》：82-90。

方壮璧（2007）。《“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回忆录》，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编】、高波等【译】（2009）。《“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马新政治的影响》，吉隆坡：文运企业。

_____【著】、严秋霞【译】（2013）。〈生活在欺瞒之中〉，载《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131-167。

_____讲稿（2014）。2014 年 3 月 1 日在檳城所举行《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新书发表会午宴的讲稿。

哈本（T.N. Harper）【著】、北方【译】（2004）。《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李里峰（2009）。〈新政治史的视畴与方法〉，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80。

何启才（2012）。〈马来西亚历史上的左翼运动〉：载《当代评论：重写历史》，吉隆坡：林连玉基金：13-19。

何启良（2003 a）。〈匡政与流变〉绪论：《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xxxvi-xxxvii。

_____（2003 b）。〈寻找新加坡政治“他者”的历史〉，载：《圆切线：双语特辑：历史众声》，新加坡：圆切线，第 6 期：62-75。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C.M. Turnbull）【著】、欧阳敏【译】（2013）。〈通往“默迪卡”之路〉，载《新加坡史》：346-402。

孔莉莎（2011）。〈1950 年代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的政治：紧急状态时期身份归属的叙事〉：《情系五一三》，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5-45。

_____【著】、王凤娇【译】（2013）。〈“冷藏行动”的历史反思〉导言，《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1-11。

拉惹古马（M.K.RajaKumar）【著】、李万千【译】（2002）。〈林清祥在新加坡历史上的地位〉，载《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委会：《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吉隆坡：朝花企业出版：150-167。

梁启超（1911）。《中国历史研究法（附补编）》总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19-450。

林福寿【著】、伍德南【译】（201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绝不轻易苟同拘禁我的正当性〉，《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168-196。

〈林清祥生平年表及时代背景纪略〉(2002)。《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下册), 吉隆坡: 社会分析学会朝花企业: 257-300。

林清祥演讲稿(2002)。载《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下册), 吉隆坡: 社会分析学会朝花企业: 63-176。

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2014)。载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 新加坡: 长河书局: 366-442。

卢妙萍(2013)。〈历史的真相, 不容被淹没〉, 载《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 吉隆坡: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345-402。

马哈迪娃(A.Mahadeva)【著】、赖顺吉【译】(2002)。〈回忆林清祥〉, 载《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委会:《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吉隆坡: 朝花企业出版: 页 211-219。

刘宏(2003)。〈转型期的华商与政治:“在商而不言商”的策略和困境〉, 载《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 本土情怀. 区域网络. 全球视野》。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81。

刘广斌、宋飞(2003)。〈二战后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演变(1945~1964)〉,《广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总第 91 期): 145-147。

刘燕燕(2003)。〈课本与身分建构的政治——教材中建构的历史叙事与集体认同〉, 载《圆切线》2003 年 4 月第 6 期: 7-17。

赛·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著】、赖顺吉【译】(2002)。〈我所认识的林清祥〉,载《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上册), 吉隆坡: 社会分析学会朝花企业: 201-210。

赛·札哈里(Said Zahari)【著】、赖顺吉【译】(2001)。《人间正道——赛札哈里政治回忆录》, 吉隆坡: 社会分析学会。

(2002)【著】、赖顺吉【译】。〈林清祥——我难以忘怀的战友〉,载《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上册), 吉隆坡: 社会分析学会朝花企业: 190-200。

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2002)。〈林清祥: 片片回忆录〉,载《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上册), 吉隆坡: 社会分析学会朝花企业: 229-231。

苏群松(2002)。〈开国三公的三角关系〉, 载《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委会:《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下册), 吉隆坡: 朝花企业出版: 207-212。

孙景峰(2005 a)。〈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合法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6-27。

_____ (2005 b)。〈人民行动党政府与工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85-189。

许艾丁 (2002) 【著】、赖顺吉【译】。〈被历史遗忘的人〉，载《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委会：《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吉隆坡：朝花企业出版：220-228。

邬情 (2003)。〈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学术月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第 6 期：77-82。

吴新慧 (2003)。〈重返 1950-1960 年代——解构新加坡历史的政治话语〉，载《圆切线》第 6 期：39-49。

颜清煌 (2005)。〈一年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所走过的道路〉，载《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5-8。

杨进发 (1969)。〈新加坡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层〉，载《从开埠到建国》，南洋学会印行：27-45。

张顺洪 (1996)。〈论英国的非殖民化〉；北京：《世界历史》，第 6 期：2-10。

张景云 (2012)。〈建国史的撰写与身分政治〉：载《当代评论：重写历史》，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12。

郑振清 (2009)。《工会体系与国家发展——新加坡工业化的政治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朱齐英 (2001)。〈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 年-1972 年)》：243-253。

周伟立 (2003)。〈探讨新加坡 1950 与 1960 年代的激进左派：他们是不是共产党的同谋？〉，载《圆切线》，第 6 期：30-33。

Albert Lau (2004)“Nationalism’ in the Decolonization of Singapore”*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colonization*, NUS Press,p180-196

Greg Poulgrain(2001),Lim Chin Siong in Britain’s Southeast Asian De-colonisation, *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INSAN,p114-124.

Karl Popper (1962)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Routhsge and Kegan Paul.

Lysa Hong ,Jianli Huang (2008) *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Singapore and Its pasts*, HKU.

Michael D.Barr and Zlatko Skrbis(2008),*Construcing Singapore: Elistism, Ethnicity and the Naztion-Building Project*,NIAS Press.

Michael Fernandez,Loh Kah Seng (2008),"The left-wing Trade Unions in Singapore,1945-1970", *Paths Not Taken-Political Pluralism in Post- War Singapore*, NUS Press,P.206-226.

Tan Jing Quee, Jomo K.S.(2001) ,*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INSAN.

网站

蔡存堆：〈当年新加坡的工运对我们的启发〉 08-08-2007

<http://www.ehornbill.com/v12/2012-11-06-11-34-34/2012-11-06-11-36-04/85-2012-11-06-16-11-57>

吴庆辉：〈喊默迪卡的年代 – 民主议会制选举〉 15-04-2008

<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369>

新加坡教育部网上的国民教育内容：

<http://www1.moe.edu.sg/ne/SGstory/HockLeeBusRiots.html>

庄明湖：〈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纪念“二·二事件”五十周年〉 15-01-2013

<http://suaramjb1.blogspot.com/2013/01/50th-anniversary-of-operation-cold-st-ore.html>

表十、口述资料

受访者姓名	性别	受访 时年 龄	受访者身份、职业	采访者	采访时间	采访日期	采访地点
一、丘长生	男	76	退休校长	严秋霞	下午1点-2点	30/08/2011	新山, 丘校长住家
二、叶静林	男	78	工会时期的朋友	严秋霞	晚上8点-11点	17/9/2011	吉隆坡, 叶先生住家
三、林清吉	男	80	林清祥的大哥, 中医师	严秋霞	下午2点-4点	21/10/2011	新加坡, 林清吉住家。
四、陈凯希	男	74	新加坡五一三学潮学生领袖, 商人	严秋霞	上午10点半- 下午2点	14/1/2012	吉隆坡, 海欧大厦办公室。
五、严文灿	男	69	同乡, 退休人士	严秋霞	下午1点-2点	1/1/2012	新山, 严文灿住家。
六、Rose女士	女	67	陈仁贵先生(前政治拘留者)的太太, 商人	严秋霞	下午4点-5点半	29/5/2013	吉隆坡, 富贵纪念馆。
七、傅树介	男	81	社阵时期的副秘书长, 前政治拘留者, 医 生	严秋霞	晚上7点-11点	1/7/2013	吉隆坡, 傅树介住家。
八、赛·札哈里	男	85	《马来前锋报》总编辑, 前政治拘留者	严秋霞	上午11点半- 下午1点	11/8/2013	莎亚南, 赛·札哈里住家

[1]丘长生：林清祥活跃于政坛时，他在高师受训，朋友们都把林清祥视为偶像，非常关注他在立法议会和群众大会上的发言。

[2]叶敬林：为左派的一员，投身工会活动，曾多次参与林清祥所召集的群众大会。

[3]林清吉：比林清祥长二岁，访谈中呈献林清祥在家人和生活中的一面。

[4]陈凯希：曾是新加坡学生运动的领袖，在马来西亚从商，与林清祥晚年共同关照左派朋友老年的生活。谈起他和林清祥的关系时这么表示：“林清祥长我4岁，很早出道是进步份子。我们处于同样的环境，血气方刚、对正义的追求、受到国际的鼓舞，我受他影响。

[5]严文灿：同乡，但并没有与林清祥有交往，他的政治生涯开始到结束时，是他小学到中学的阶段。

[6]Rose 女士：她告诉笔者先生陈仁贵一直为年轻时发生过的事努力，像在抢救那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都曾到过他们的家要资料。询问相关的事。这是他临终之前想要完成的事之一。当他们在伦敦时，林清祥的妹妹在医院上班，不能去接机，所以打了通电话，请仁贵帮忙。此访谈是她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出席亲人的追思礼时进行。

[7] 傅树介：二次被拘留，前后共期17年。“我决定一头栽进政治圈，于是加入在1961年所成立的社阵。我是党的副秘书长。我辞去在政府医院担任医疗人员的职位，为此，我还放弃了到英国继续深造医学的奖学金。在被人民行动党逐出之前，在当时我有两个实习的机会，分别是：外科和妇科，而要成为一名专科医生我必需要专注在医学领域，所以我并没有进入政坛打算。如果当时只有13位脱离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我并不会加入

政坛。由于林清祥一切都变了。社阵需要擅长讲英语的领袖和一些官员沟通，也要向党和民众提供他们的观点、策略和意见。林清祥的思想特别开放，他能接受我们前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员。让党也和世界各地的反殖民地和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紧密的联系”。（傅树介，2013：142）

[8] 赛·札哈里：1961年认识林清祥，他本来是要到他原本是为《马来前锋报》去新加坡筹钱，他们才相识一年多，却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他会说中文。在二二逮捕前他与林清祥在一起，拘留17年之后才获释。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林清祥显然认识到及很关心种族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华人跟马来人。在为新加坡或马来亚寻求政治方案的任何努力，都必须好好处理华巫关系的问题。林清祥说，建立幸福、和谐、和平和繁荣的独立马来亚，先决条件是华、巫、印及其他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合作和谅解。林清祥的见解，跟我本身要见到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实现这么一个社会的想法和愿望相符。林清祥对新加坡人民党的关怀和寄望，似乎刺激和鼓励我加入决定新、马前途的斗争，并作出贡献。”详见《人间正道》，页。赛·札哈里（Said Zahari）2001：121-122）。

附件一：林清祥政治概念列表（整理自演讲稿）

	序	讲题	背景	摘录自讲稿的主张或诉求
半自治政府(社阵成立前)	一	六职工领袖联合声明(日期: 1961年6月至7月)	林清祥联合其他五位工运领袖(兀哈尔、方水双、多米尼、詹密星和巴尼)发表了几篇联合声明,要求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即将举行的宪制谈判中争取新加坡的内部自治权,当时人民行动党政府正热衷于拟议中的马来西亚计划,对这项要求置之不理。“大马来西亚计划”被提出,左派认为新马合并不符合新、马、婆人民的利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争取实现完全内部自治(1961年6月2日) • 反殖的四项先决条件(1961年6月12日) (一)立即释放现尚受拘禁之全部政治犯 (二)速协助职工运动之统一 (三)给公民权及选举权予忠于反殖民地斗争之人士(四)准许出版、言论、集合及结社自由,以促进反殖民地斗争 • 争取进步的宪制前途(1961年7月7日)
	二	林清祥等16人发表联合声明(日期: 23-07-6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我们号召全体人民保持镇静,不要被人挑拨。我们有宪制的途径可用来把残忍的人从执政中清除出去。人民可以满意地凭著宪制的方法拒绝那些野蛮的人执政。 • 我们呼吁全体党员,坚决站稳党的原则,记住群众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尽力抗拒领导层的独断独行和反动的政策与行动。我们相信党员只是对党的目标和原则负有效忠的义务,而不是对那些追求保持统治党的个人负有效忠的义务。
	三	畅谈当前新加坡政局(日期: 27-07-61)	受邀于商店工联会演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加坡今后将往何处去?有人说应该完全独立; 有人说应先合并然后独立,我们是主张在一九六三年的宪制谈判中争取真正的内部完全自治。但不管怎样,三者都必须要向殖民主义者斗争才能赢得。

	序	讲题	背景	摘录自讲稿的主张或诉求
半自治政府(社阵成立前)	四	当前宪制斗争的任务(日期:04-08-61)	在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小坡区分会干事座谈会上的专题演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当前宪制斗争是一种反殖斗争。 • 人民群众是斗争力量的泉源。 • 展开斗争就是发动群众。 • 宪制斗争与民主自由的关系。 • 最低的宪制要求。 • 合并问题人人要过问。 • 乱套“反合并”。 • 恢复国家统一是建国最终目标。
	五	宪制进展与民族问题(日期:12-08-61)	应木器、火电器、建筑、造船及砖业工联之邀在其联合干事座谈会上所发表的演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我们的建国目标是恢复新马的统一。 • 一件必须做的,就是坚决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努力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控制。 • 反殖与新马统一是相辅相成的。

说明:林清祥受委为政治秘书,以“泛星”顾问的身份提出以宪制途径摆脱殖民地统治。

序	讲题	背景	摘录自讲稿的主张或诉求
一	处理合并的基本原则 (日期: 13-08-61)	社会主义阵线十三位立法议员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讲稿。	恢复统一, 结束分裂。新加坡必须在宪制上继续前进。合并与反殖斗争应结合起来。反掉殖民主义的合并, 达到统一的马来亚独立、繁荣的合并; 民主、自由和进步的合并, 由人民群来决定的合并。
二	论公民权与政治权 (日期: 26-10-61)	丹絨百加社阵支部成立大会时发表演讲。	指出李光耀的“联合邦公民”有三种不同等级的公民, 分析出最少一半公民无权选派国会代表。无政治权就无自主权。实质上就是让联合邦政府对新加坡实行绝对的政治统治, 却又不必负担管理和照顾新加坡人民的生活。这是在公民权问题上有意出卖人民的利益并企图用欺骗手段使人民上当。
三	人民行动党将往那里去 (日期: 17-06-1962) (日期: 17-06-62)	在史丹福区社阵群众大会演讲词。	在法律上, 人民行动党还是执政党, 但在处理合并公民权问题的道义上, 已无威信。社阵对自己的前途是满信心的。不管目前的政治发展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依赖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与利用, 而是在于广大人民的坚决支持。这是任何政治运动的真正实力。不管人民将需面对如何的暂时的挫折, 历史已证明他们永生不灭。
四	斗争成绩辉煌, 左羽前途灿烂 (日期: 08-07-62)	在社阵中委及支部联席会议上演讲。	党成立一年来, 组织、思想及政治方面的成就。社阵在群众中影响加深, 范围扩大, 群众越来越多。表明群众运动的成绩有些一时是看不到的, 但到了一定阶段, 就会发生巨大的作用。群众运动是一项长期的政治运动, 需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 坚持不懈地斗争, 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将通过议会内联合其他反对党、行动理事会、工会及民间团体联系, 加强党内团结及教育、动员群众, 采取最有效的办法, 继续争取更大自由民主的宪制进展。 新的斗争中心, 表现在对外方面是反对: 美国建立军事基地, 外国经济支配。国内方面, 政治上: 实行中立和平的外交政策; 要求平等的公民权; 反对政治迫害, 反对一切阻止人民民主自由的法令; 要求双会、结社、言论及出版的自由。经济上: 发展工农业, 提高工农阶级生活水平; 反对外资垄断, 要求发展民族资本; 文化教育上: 反对歧视民族教育, 反对歧视民族文化, 争取国家真正平等对待各民族文化的文化的发展。

(半自治政府)社阵时期

说明: 林清祥离开“人民行动党”成立“社会主义阵线”, 对“马新合并”议题展开热烈辩驳。

	序	讲题	背景	摘录自讲稿的主张或诉求
(半自治政府)社阵时期	一	全民投票后的斗争方向 (日期: 12-09-62)	于社阵工作人员慰劳会上发表长篇演讲,	总结一班人对于全民投票结果的看法, 并分析左派运动今后斗争的原则、方针以及最近将来的斗争目标。 第一、只要和平宪制斗争的条件还存在, 我们就必需坚持和平宪制的斗争。 第二、 加强接好民族团结的工作。 第三、 在以工农为基础上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
	二	第一届社阵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日期: 11-10-62)	新加坡社阵召开党第一届常年代表大会, 从全新 34 个支部所推选的代表中,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执委会。秘书长林清祥代表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向大会提呈常年报告书, 作为一年的工作总结及指出未来斗争的目标。	四项任务: 一、与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的左翼和反殖力量共同合作。和亚非国家建立持久的关系。 二、 通过宪制途径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大多数人民的中央政府, 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民主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国家的和平和繁荣才能建立。 三、 争取赢得在白皮书规定下分配给新加坡所有中央国会代表的席位。 四、健全组织、加深政治教育来巩固和加强党的力量。改进党和扩大群众之间的关系。
	三	右派眼里的国会民主是什么? (日期: 21-10-62)	林清祥向社阵第一届代表大会提呈的工作报告发表后, 右翼阵营的领导人物和报刊的反应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迅速。紧接著联合邦代首相敦拉札的一份文告之后, 《马来先锋报》、《马来亚时报》、《海峡时报》等代表马来官僚势力或英国垄断资本家讲话的报纸, 纷纷发表社论, 对党秘书长常年报告书猛加污蔑和攻击。针对反动派的这种反应, 《阵线	七项目标和原则: 一、 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 清除所有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殖民地势力。 二、在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上建立统一的马来亚, 以及接受出生地主义的原则。 三、 尊重言论、组织、结社和旅行的自由, 必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以及废除如公安法令的不民主法律。 四、 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 以符合亚非国家所遵照的原则, 以及废除所有军事条约。

		报》记者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廿一日会见了林清祥。请他谈谈他的意见。	<p>五、 给予使本邦工业化的当地的资本以优先权，对于合作社的进展给予经济上的协助，以帮助农人和渔民。</p> <p>六、发展国语以及承认各种族教授和应用本身母语的权利。</p> <p>七、 改善工人、书记和公务员等的生活水准。</p>
四	<p>马来亚应追随亚非拉不结盟政策</p> <p>(日期: 14-11-62)</p>	社阵党庆大会上的演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国际事务方面，社阵主张马来亚应采取一项不结盟的政策。我们应追随亚非不结盟国家所立下的榜样，争取和平和自由，在制定本国政策和形成自己国家的观念形态上，不受到外来压力和干预所阻挠。 • 不结盟就是积极献身于争取独立，永久和平，社会正义、自由的崇高事业。决心为这事业效劳；它是与人的社会意识相一致的。

说明：当合并已成定局，林清祥提出需与其他地区的反殖势力合作，建立以群众为基础的国家政策。

序	讲题	背景	摘录自讲稿的主张或诉求
一	<p>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正义斗争</p> <p>(日期: 23-12-62)</p>	在一个支持汶莱反殖斗争群众大会上的演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支持汶莱反殖斗争，因为这是一项正义的斗争，是反对殖民地主义的斗争，是为自由的斗争，是争取根据人民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掌握民族命运的斗争，是争取自由权力以根据民族愿望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立国家制度的斗争。 • 社阵是要进行和平宪制斗争，我们同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样，希望通过最少痛苦的可能途径结束殖民地主义和改革社会。

说明：“社阵”坚守反殖民的路线，林清祥声援支持汶莱反殖斗争。